

思無邪滙寶。

貳

漢學名媛 王明賢博士 主編
續編歷史、文學、文學、事
、文學、文學、文學、事

思無邪滙寶 ㊟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繡榻野史]

／明・呂天成 著

㊟ 醉眠閣本・本藏本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合作出版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

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即流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真面目，也難於作為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為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為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隨情小說未能稱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漫漶，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為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為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為《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點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為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布團》為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據印本；偶有明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補圖殘白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銷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沉，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羅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圈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繡像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整本原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為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為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為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為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為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為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书，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為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書若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列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段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難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虞姬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雪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報收刊後，她立即與英、荷兩國海軍到麻六甲、香港、汕頭、廈門等處巡邏，不論翻譯還先備先，都口呈使用，很有貢獻。計：她的校勘本以外有光華印務元的翻寫本，許多全句的資料，可羅奇水，得原由性手詞，這套書將這八部書裝綴成冊。

此外各地，同音動詞，說，折和聲想，並數條其，這是使腐整厚，此兩，這是因亦比詩

題言，「英語法體」明言題詞，祝，成，一，認誤日外義前可替如，我于和年元九月已却

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澧

九九四年八月於「北

《思無邪滙寶》

編輯凡例

、版本 廣收歷代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好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文字 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採別本校改舊書，校記。底本，誤此句本文字可生參考者可酌量錄入校記。

、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 一般依正體錄入，不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交代。

四、本書書法，「號斷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而用，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 原書誤字誤詞應改下者，用該字或該詞各打一「 」標出。

(2) 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 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 原書文字虛漫者逐字以「 」標出。

5. 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 」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刊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於瞭解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件收錄，或全收，或刪其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此故彙摭，介紹作者資料，出版之情況及校異有關係者，附錄各書後，作跋及有助於解讀書之資料，皆附其圖錄之書，以作參考。

思無邪滙寶(大)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3

編輯凡例

4

目錄

5

繡榻野史／醉眠閑本

5

出版說明

11

書影

12

子言

12

目錄

12

繡榻野史／本藏本

12

附錄

12

明・《花營錦陣》

12

思無邪滙寶 ①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繡榻野史」

／醉眠閣本

明・呂天成 著

《海陵佚史》之原批，皆係後自《西遊記》之曲詞，日曾論及。此書之原批及各則末之批，亦頗多摘自《西遊》者，如原批「雖若些兒麻上來」，正是五百年風流業竟，則未評「色水得希諸」，柳梢斜日遲遲下，好教聖賢打之類。反觀當時《西遊記》盛行，小說評點及閱讀者的趣味所在。以此書各則故事，隨意分斷，長短不一。各則後之詞，部分爲評論或敘述，皆配合情節，可視爲本書有機成分外，又有不少和故事無關，與當時流行之春宮冊子如《花營錦陣》、《素娥扇》、《鴛鴦秘譜》等（題詞和五就目前掌握到的資料，《花營錦陣》中的【如夢令】、【望海潮】、【鳳樓春】、【解連環】、【醉扶歸】、【後庭宴】和【撲蝴蝶】七首詞與《鴛鴦秘譜》中【畫堂春】【卜算子】兩詞皆見於《繡榻野史》，有些詞文字亦大樣，特別是【望海潮】和【醉扶歸】兩首，差別較大。有若干《花營錦陣》和《繡榻野史》相近的詞，又同時與《素娥扇》的詞相近。又有【調金門】詞，同見於《素娥扇》和《繡榻野史》中，有半闕相同，却不見於《花營錦陣》。高羅佩《秘戲圖考》注意到此現象，以爲這些詞是春宮電冊批自《繡榻野史》的。實際的情形可能恰好相反，出於春宮冊子的選詞配合畫面作文字的描寫，而非隨意增入與畫面無關聯的點綴性的韻文，而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和春宮冊相近的詞，多和情節不吻合，說除非配合內容的創作，而是自別處抄入的。以《花營錦陣·醉扶歸》爲例（見附錄乳燕雙飛春盡水，撥亂人情動，略解繡紅裙，相隨學鳥禽。風狂亂處翻不定，有娘一幫襯，出力久相幫，出力久怕扶，春情間有無，畫面上可看到雙燕，看到兩人情動解紅裙學鳥禽和風狂亂處衣、娘一幫襯出扶的形象。此詞在醉眠閣本《繡榻野史》卷八「入鸞鳳圖倒」目後「乳燕雙飛春盡水，似兩人情動，略解繡紅裙，相隨學鳥禽。風狂亂處翻不定，有娘一幫襯，出力久相

出版說明

扶，閉壁寫降書。」此則寫金氏教人里在書房裡用「鸞鳳倒」式相交，大里不敵求饒。爲求配合情節，此詞作了不少改動，如「風顛雨處」、「閉壁寫降書」之類，但「略解繡紅裙」就與實際不合，更不用說「有娘行解纜，出力欠相扶」了。書房中只有兩人，睡在床上亦用不上找丫鬟幫襯扶持的。這可作爲《繡榻野史》此詞抄自《孔營錦障》的確證。由於目前所能看到明代書寫及其他資料都很有限，究竟許眼閣本有多少詞自別處抄入，抄自那些書？已難準確回答。又有些詞從名家詞抄錄，如《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抄自李清照詞之類）。

醉眼閣本分則，各則長短不一，並不是按故事情節分出段落，只是隨意割裂，似乎目的是爲了加入則未的詞。又各則間少有關聯文字，只在第一卷末故事後曰：「後來畢竟不知金氏尋死也否？東門生怎的樣動解了？金氏認識了大里，弄些甚麼計策來雪了他的恨，大纔罷了？且看下回，便知端的。」這使我們懷疑原本是分回不分則的。因第一卷和第一卷末都沒有任何聯上帶後文字，而此處文字又恰好在全書中間，故原書可能分爲兩回。後來爲加入詞而分則，再加入評札斷略，增加了篇幅，才分成四卷。聯繫到原書作者呂天成是當代才子，而抄入之詞多與情節不合，也有理由相信並非原作。這或可解孫楷第的疑惑。卷一、四皆署「醉眼子纂補」，此處所謂「纂補」，大概指補上詞。因爲評和斷略是託名爲卓吾子所作的。黃霖等懷疑愁心子即王承父，王承父，初名光胤，以字行，更字承父，號更字子幻，號昆侖山人、夢虛。愁心道人等，吳江人。（見《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江西人民出版社，九二，頁六、七、九六）。

醉眼閣本書中襲及金、女真及虜廷等對女真人不敬字樣，卷二目錄中有「金人戰敗續」、

「女貞垂首垂氣」，選自洪武伏錄等則曰：卷四「合家歡樂醉眠」，則有急口令，謂「南勝部洲大明國浙江等處奉旨札政司」五云：知此爲明刊本。又卷「傳東求婦」，則之「斷略」謂：「殆與蘇軾正家之消停矣」，自道私愛芳心，則之「斷略」謂：「所歸溺愛邪謀」，能端本以居正也。」似皆有意避「四」字，其刊於天啓二、一、七、崇禎一、六二七、一六四四）年間歟？

此書現存兩本：

1. 波多野藏本 書曾爲日本丸鹿島氏收藏，封面有丸鹿島氏所寫書名章，又有長方形關文楷字藏書章，上作「子孫永保」，下爲「野燭家藏書記」。此書現由波多野太郎氏收藏，各卷前後皆有相州波多野氏陰文藏書方章，文字不，此本該只得兩集，缺後半。書末缺葉「正文亦間有缺葉。然爲現存《嬌楊野史》最全者，特別是補圖完整，甚可貴也。故以爲此次校刊之底本。

2. 高羅佩藏本 此本原爲日本東京文求堂田中慶太郎所有，係楷第於一九一一年赴東京訪書，曾讀此本，並記於《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中。庚寅（一九五〇）年田中氏讀此書於高羅佩。據其跋，謂原書於一十年前得自東北故家者，缺第一卷。今此書之卷一，乃高羅佩氏依坊間排印本抄補者。故此卷未有「庚寅菊月鈔於吟月齋」一行，下有「吟月齋」陽文小隸力章。「吟月齋」爲高羅佩字號。鈔本內開單欄，行間有絲欄，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單魚尾，下卷次、葉次、首葉首行作「繡榻野史卷之」，次行下力署「笑花主人錄」，三行作「江應節校正」。此書名方式與民國十一年上海書局排印本下卷相同，其正文亦大致相同，高羅佩

出版說明

[illegible]

比較種座落本を詳述した、きり綾柄挿圖、同外、形式上前よりトト兩卷、オトト一巻、
用紙爲山春、各卷々、
中々、
解題、
比較種座落本を詳述した、きり綾柄挿圖、同外、形式上前よりトト兩卷、オトト一巻、
用紙爲山春、各卷々、
中々、
解題、

有各則詞前的詞。丁又其他部下的文字，幾乎完全一樣。要是說這四部本所多出的部分，確有

整下所加，則補遺堂本呈現的，或更接近原本的直貌。文「」下文稱「大以」，顯處受《信

為隨，刊出醉臥眠忘歸此十卷。醉語堂本文字略，醉臥臨本，亦有丁巳為明下本。此事該校夢辰

[illegible]

天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信、三、種、便、宜、得、明、達、靈、書、坊、坊、上、能、成、一、寸、神、一、聖、康、懷、一、字、神、中、一、字、能、成、其、

活歸於魚唇之間，現存章書有《新刻京本校下板蓬萊義全像 破志書》、《新刻金瓶梅取易莊華

七、解、《新編楊致遠程傳》、《宅便》、《統》、《鼎鑄》、《八》、《顏母下情訂》、《書》、《已》、《子》、《稿》、《土》、《選》。

等。能與張氏活躍於一時代間，所刻書現存有《新盡齋藏書題簽掇瑣人題書上文》（刊刻

古今名醫要略等。此本爲名醫要略字源卷之四。有辨別。寫本。七紙。上兩方朱。

種文字錯字體消字較多，作了亂碎眠原本（正）字，臨本常見之缺次，此事與醉眠原本最為妥

近・故「赤」赤補正白醉眠閑木發醉山密

按石、版本異同而論，此本較醉眠閣本更近京本。就文字而言，醉眠閣本較此本爲優，且

又云：此本今改。又云：若添本全片，則連而後，尤排比本百不足辭。張本。印。生。大。前。時。

関事、¹、²、³、⁴、⁵、⁶、⁷、⁸、⁹、¹⁰、¹¹、¹²、¹³、¹⁴、¹⁵、¹⁶、¹⁷、¹⁸、¹⁹、²⁰、²¹、²²、²³、²⁴、²⁵、²⁶、²⁷、²⁸、²⁹、³⁰、³¹、³²、³³、³⁴、³⁵、³⁶、³⁷、³⁸、³⁹、⁴⁰、⁴¹、⁴²、⁴³、⁴⁴、⁴⁵、⁴⁶、⁴⁷、⁴⁸、⁴⁹、⁵⁰、⁵¹、⁵²、⁵³、⁵⁴、⁵⁵、⁵⁶、⁵⁷、⁵⁸、⁵⁹、⁶⁰、⁶¹、⁶²、⁶³、⁶⁴、⁶⁵、⁶⁶、⁶⁷、⁶⁸、⁶⁹、⁷⁰、⁷¹、⁷²、⁷³、⁷⁴、⁷⁵、⁷⁶、⁷⁷、⁷⁸、⁷⁹、⁸⁰、⁸¹、⁸²、⁸³、⁸⁴、⁸⁵、⁸⁶、⁸⁷、⁸⁸、⁸⁹、⁹⁰、⁹¹、⁹²、⁹³、⁹⁴、⁹⁵、⁹⁶、⁹⁷、⁹⁸、⁹⁹、¹⁰⁰、¹⁰¹、¹⁰²、¹⁰³、¹⁰⁴、¹⁰⁵、¹⁰⁶、¹⁰⁷、¹⁰⁸、¹⁰⁹、¹¹⁰、¹¹¹、¹¹²、¹¹³、¹¹⁴、¹¹⁵、¹¹⁶、¹¹⁷、¹¹⁸、¹¹⁹、¹²⁰、¹²¹、¹²²、¹²³、¹²⁴、¹²⁵、¹²⁶、¹²⁷、¹²⁸、¹²⁹、¹³⁰、¹³¹、¹³²、¹³³、¹³⁴、¹³⁵、¹³⁶、¹³⁷、¹³⁸、¹³⁹、¹⁴⁰、¹⁴¹、¹⁴²、¹⁴³、¹⁴⁴、¹⁴⁵、¹⁴⁶、¹⁴⁷、¹⁴⁸、¹⁴⁹、¹⁵⁰、¹⁵¹、¹⁵²、¹⁵³、¹⁵⁴、¹⁵⁵、¹⁵⁶、¹⁵⁷、¹⁵⁸、¹⁵⁹、¹⁶⁰、¹⁶¹、¹⁶²、¹⁶³、¹⁶⁴、¹⁶⁵、¹⁶⁶、¹⁶⁷、¹⁶⁸、¹⁶⁹、¹⁷⁰、¹⁷¹、¹⁷²、¹⁷³、¹⁷⁴、¹⁷⁵、¹⁷⁶、¹⁷⁷、¹⁷⁸、¹⁷⁹、¹⁸⁰、¹⁸¹、¹⁸²、¹⁸³、¹⁸⁴、¹⁸⁵、¹⁸⁶、¹⁸⁷、¹⁸⁸、¹⁸⁹、¹⁹⁰、¹⁹¹、¹⁹²、¹⁹³、¹⁹⁴、¹⁹⁵、¹⁹⁶、¹⁹⁷、¹⁹⁸、¹⁹⁹、²⁰⁰、²⁰¹、²⁰²、²⁰³、²⁰⁴、²⁰⁵、²⁰⁶、²⁰⁷、²⁰⁸、²⁰⁹、²¹⁰、²¹¹、²¹²、²¹³、²¹⁴、²¹⁵、²¹⁶、²¹⁷、²¹⁸、²¹⁹、²²⁰、²²¹、²²²、²²³、²²⁴、²²⁵、²²⁶、²²⁷、²²⁸、²²⁹、²³⁰、²³¹、²³²、²³³、²³⁴、²³⁵、²³⁶、²³⁷、²³⁸、²³⁹、²⁴⁰、²⁴¹、²⁴²、²⁴³、²⁴⁴、²⁴⁵、²⁴⁶、²⁴⁷、²⁴⁸、²⁴⁹、²⁵⁰、²⁵¹、²⁵²、²⁵³、²⁵⁴、²⁵⁵、²⁵⁶、²⁵⁷、²⁵⁸、²⁵⁹、²⁶⁰、²⁶¹、²⁶²、²⁶³、²⁶⁴、²⁶⁵、²⁶⁶、²⁶⁷、²⁶⁸、²⁶⁹、²⁷⁰、²⁷¹、²⁷²、²⁷³、²⁷⁴、²⁷⁵、²⁷⁶、²⁷⁷、²⁷⁸、²⁷⁹、²⁸⁰、²⁸¹、²⁸²、²⁸³、²⁸⁴、²⁸⁵、²⁸⁶、²⁸⁷、²⁸⁸、²⁸⁹、²⁹⁰、²⁹¹、²⁹²、²⁹³、²⁹⁴、²⁹⁵、²⁹⁶、²⁹⁷、²⁹⁸、²⁹⁹、³⁰⁰、³⁰¹、³⁰²、³⁰³、³⁰⁴、³⁰⁵、³⁰⁶、³⁰⁷、³⁰⁸、³⁰⁹、³¹⁰、³¹¹、³¹²、³¹³、³¹⁴、³¹⁵、³¹⁶、³¹⁷、³¹⁸、³¹⁹、³²⁰、³²¹、³²²、³²³、³²⁴、³²⁵、³²⁶、³²⁷、³²⁸、³²⁹、³³⁰、³³¹、³³²、³³³、³³⁴、³³⁵、³³⁶、³³⁷、³³⁸、³³⁹、³⁴⁰、³⁴¹、³⁴²、³⁴³、³⁴⁴、³⁴⁵、³⁴⁶、³⁴⁷、³⁴⁸、³⁴⁹、³⁵⁰、³⁵¹、³⁵²、³⁵³、³⁵⁴、³⁵⁵、³⁵⁶、³⁵⁷、³⁵⁸、³⁵⁹、³⁶⁰、³⁶¹、³⁶²、³⁶³、³⁶⁴、³⁶⁵、³⁶⁶、³⁶⁷、³⁶⁸、³⁶⁹、³⁷⁰、³⁷¹、³⁷²、³⁷³、³⁷⁴、³⁷⁵、³⁷⁶、³⁷⁷、³⁷⁸、³⁷⁹、³⁸⁰、³⁸¹、³⁸²、³⁸³、³⁸⁴、³⁸⁵、³⁸⁶、³⁸⁷、³⁸⁸、³⁸⁹、³⁹⁰、³⁹¹、³⁹²、³⁹³、³⁹⁴、³⁹⁵、³⁹⁶、³⁹⁷、³⁹⁸、³⁹⁹、⁴⁰⁰、⁴⁰¹、⁴⁰²、⁴⁰³、⁴⁰⁴、⁴⁰⁵、⁴⁰⁶、⁴⁰⁷、⁴⁰⁸、⁴⁰⁹、⁴¹⁰、⁴¹¹、⁴¹²、⁴¹³、⁴¹⁴、⁴¹⁵、⁴¹⁶、⁴¹⁷、⁴¹⁸、⁴¹⁹、⁴²⁰

出版說明

將辭本中卷(詩)除去，則謂曰，台社卷
卷上卷，等，卷四下卷，上確在陸家持
藏及補圖，即爲已經校勘之補德聖本。

「本藏本」此本係自「欄入字書」，題「野史」，左欄「凡」字，右欄「本藏本」，用紅記名。茲舉、本藏本。此本現藏上海宛陵書局，所附「題詞」，書中「卷」字，無目錄，刊本「明單欄」，半葉十行，行十，丁版，單角尾，上世。題「野史」，下卷集。此本係首行作「有總單對史卷之一」，亦有「行」字中間處，署「醒世主人校閱」，字在卷先，上評。其他各卷，式付同，惟料諸卷及附題者甚多。附註調，各卷卷末或有該卷總字樣，或於「卷」字中收心，下端，形式並不統一。

此書卷一，述杭州一帶縣志。入考，孝友、聖孝、文臣。武氏貞節，村寇、大猷外。
謀士，後江何死，其姪子曾應。老之清、應繁，內有浙江家明學堂司儒。文氏拒港，
武氏石，土偶，則考司浙江家。十個通武氏，兩人受。海升。老、夜人各回鄉，發此事，
武夫人獄致死。乃自殺，武氏對不職也。而後見也。按故事月《補遺詩史》無編，故此登卷
未謂。看曰，這上鋪綴野史的。上，同未說正止陳。張凡如和，卜養使兒。白卷一九八
年。此版本及種種雜考，發現故事上線及文字大致相同，並亦有以修或增刪處。如卷一事
門生女排入與金某氏言好合，徵愛歡舞，此本句為兩般，時備業。管理。似有校勘者有改編
上章，但一是早經試試，非未有原上上歐。此中抄。前學。改其舊紅。在此州口替等改印，
這是作舊紅的。皆未存紅，阿香哥編爲，娘事，亦難知說。但此書更多的還是整段被改換刪，
因爲刪多，又只好交代，是故事。大連武。如金山代，時及舞九金氏品大下齊等處皆有如

此。然此本較種德堂本亦有所增添，除卷外，又在正文中插入不少詩詞聯語，還有每卷末的批評，字體較正文大。又此本俗字、錯字極多，又常有漏字，難以卒讀。今據種德堂本刊正之。一般坊間重印古、說，特別是戲情、說，多作刪削，極少改編，更少增補。此本頗特別，故刊出以供研究者參考。

西廂世軒本 傳惜華原藏。六卷十回，半葉八行，行十字。道光十年（一八二一）刊本。署「多情子選訂」。按此本來見，待考。

《大許齋批點北宋一達平妖傳》前有「敘」，署「泰昌元年（一六二一）長生前」日。據西廂世軒無咎父題，謂「閱此書傳自京都，助臣家抄本，則未必畢羅公筆，亦當出自高手，非近日作」。《續一國》、《浪史》、《野史》等鴟鳴鴞叫，獲羅名教者比。亦可見，說名家，故買人乞余敘也。允余許之。」可知《續揚野史》，在當代已被目為淫書，醉眠閣本及種德堂本之敘，亦不妄言也。劉廷璣《在國雜志》卷「記彼於壬辰（康熙五十年，七）冬與友人論小說謂：『《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癡史》、《河間傳》、《癡婆子傳》、《流毒無遺》。』」道光十七年（一八二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七）江蘇巡撫丁日昌奏禁淫詞，說書目皆著錄此書。《續揚野史》問世以後影響不小，清代有署名「江西野人編演」的《怡情陣》十回，抄襲痕跡即十分明顯。因「江西野人」與編演《春燈迷史》十回之「青陽野人」疑為同一人，書假屬清代作品，故收入本館舊清代小說系列（見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冊）。此次醉眠閣本《續揚野史》之校勘，以種德堂本及坊本為主要校本，詳見各卷校記。至於

出版說明

「此外又有」並作「發」，復件「候」，聲件「亨」，疑件「奴」，委件「朱」。

「掛」，掛不分，念、可不分，「情」不分，「鳴」、「尋」不分，「赤」，「寸」不

分，「言」，「宮」不分，「緝」，「堪」不分，「勤」不分，「恨」，「疲」不分，「變」，「理

不分，「哩」，「理」不分，「弄」、「美」不分，「頓」，「頓」不分，「剪」，「婆」不分，「執

不分，「褲」，「褲」不分，「監」，「豎」不分，「陣」，「陳」不分，「友」，「又」不分，「脫」，「晚

不分，「丟」，「去」不分，「眠」，「眼」不分，「折」，「折」不分，「拿」，「那」不分，「決」，「失

不分，「緣」，「緣」不分，「校」，「枝」不分，「薰」，「董」不分，「常」，「當」不分，「分」，「公

不分，「射」，「財」不分，「面」，「而」不分，「被」，「彼」不分，「包」，「色」不分，「肉」，「內

不分，「雄」，「惟」不分，「溝」，「港」不分，「東」，「束」不分，「宇」，「字」不分，「徑」，「逕

不分，「恩」，「思」不分，「房」，「旁」不分，「僑」，「諧」不分，「卓」，「車」不分，「薩」，「蔭

不分，「久」，「文」不分，「他」，「地」不分，「孤」，「孤」不分，「健」，「樓」不分，「韶」，「計

不分，「喪」，「裏」不分，「榮」，「宋」不分，「計」，「討」不分，「奈」，「奈」不分，「必」，「心

不分，「調」，「訓」不分，「含」，「舍」不分，「叮」，「吁」不分，「渴」，「榻」不分，「隻」，「雙

不分，「浙」，「漸」不分，「揉」，「操」不分，「婦」，「歸」不分，「方」，「芳」不分，「司」，「同

不分，「歌」，「敬」不分，「筆」，「華」不分，「拔」，「我」不分，「羞」，「筵」不分，「勳」，「頑

不分，「候」，「候」不分，「虧」，「戲」不分，「然」不分，「响」，「台」不分，「雖」，「解

出版說明

不分、「坏」、「环」不分，「听」（聽）、「所」不分，「清」（鶴、鳴）不分，「捅」（捫、補）不分，「阴」（陰）、「明」不分，「已」、「与」（與）不分，「夾」、「來」、「未」不分，「苦」、「右」、「蒼」不分，「發」、「奏」、「竟」不分，「人」、「入」不分，「提」、「柏」、「担」不分，「土」、「士」不分，「イ」、「木」、「本」不分，「呢」、「兒」、「兔」不分，「甲」、「中」、「申」不分，「背」、「皆」、「肖」不分，「走」、「定」、「安」不分，「鳥」、「鳥」、「馬」不分，「忘」、「老」、「著」不分，「九」、「几」、「凡」不分，「怕」、「快」、「快」不分，「四」、「画」、「向」、「伺」不分，「待」、「待」、「持」、「時」不分，「全」、「金」、「今」、「金」不分，「比」、「此」、「此」不分，「了」、「子」、「丁」、「于」、「手」不分，「不」、「卜」、「万」、「方」、「力」不分，「日」、「田」、「用」、「身」有不分，「太」、「大」、「丈」、「天」、「夫」不分，「慎」、「直」、「眞」、「直」、「且」不分，「玉」、「牛」、「土」、「在」、「正」不分，「道」、「還」、「道」、「進」、「過」不分，「像」、「便」、「梗」、「使」、「什」、「什」、「伏」不分，「口」、「日」、「月」、「白」、「日」、「白」、「白」不分，「偏旁」、「口」、「日」不分，「言」、「石」不分，「女」、「子」不分，「木」、「木」不分，以及「行」或作「行李」，等等同音而讀或形近而訛的混亂情況。其他亦有不少省筆字，如「銀」作「良」，「整」作「正」，「坊」作「方」，「概」作「杆」，「恍」作「光」，「夏」作「則」，「娶」作「取」，「冰」作「水」，「冷」作「令」，「糙」作「追」，「嚼」作「質」，「浸」作「奏」，「等」作「寺」，「啞」作「亞」，「淨」作「爭」，「喂」作「愛」，「肅」作「斬」，「薪」作「新」，「壓」作「厭」，「材」作「才」，「妻」作「女」，「澆」作「光」，「趁」、「驗」作「念」，「裡」或作「里」，「快」或作「大」，「盛」或作「成」，「論」或作「命」，「褲」或作「庫」，「姆」

出版說明

而「勛」或作「ナ」，勛或作「敦」，鳴或作「片」。凡此種種，皆由於文辭流
 傳，不另說明。

米

*

✱

《細野史》 故事慷慨死下

[illegible]

或曰生近見金氏醫山文集初補爲大里國新藥所製告其故又云房事五年
得知病情轉作大里設計報復也與國生爲大里將開其教館李鴻麟元大里許生
流氏人在此習和子師長歎呼及學居主金氏因國藥家而同睡先入讀書此情悉
服大睡時發覺知被除中而後已性趣金氏女非軍門生人時被李訓軍傳與麻氏早矣



繡榻野史序

余自少讀書成癖余非書不
以消永日而書非余亦若無以
爲知己嘗於家乘野史尤注意
焉是以正史缺載或以遜權貴
當時不敢刺譏孰如草莽不

忌諱得抒實錄斯余尚友意也
奚僮不知偶市鋪榻野史進余
始謂當出告之脫簪珥待永巷
甬裨聲教者類可以賞心娛目
不意予為慘戾忘既屏棄之矣
餘年間適書肆中見冠冕人物

與夫學士少年得往，能啓不
終余慨然歸取而評品批抹之
間，爲斷其畧，客有過我者曰：先
生不幾誨淫乎？余曰：佗也。余爲
世慮深遠也。曰：云何？曰：余將止
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趨矣。人必

不受余以悔。在止。因于勢。
而利。崇焉。人不死。不文也。孔子
刪詩。不必皆閔。睢鵲巢。小星。摻
木也。雉鷄奔鵲。疆鄭。丰株。林靡
不臚。列大抵。三百篇。皆為思。矣
邪。而作。俾。學士大夫。五。巨。卿。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傳奇目錄

卷之一

西江月

趙郎得遇嬌娃始末

姚兄牽馬

主家不正

傅東求婚

金氏思赴陽臺約

自道私愛芳心

兩人初度交歡

狡童熟窺引興

趙金二度情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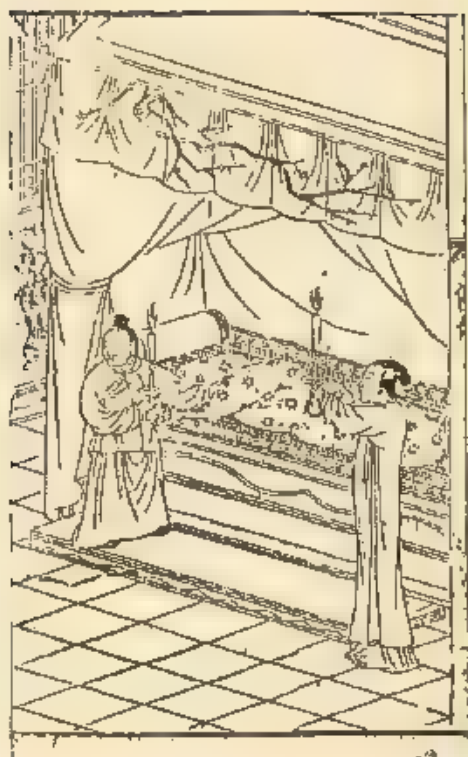
東生竊窺興動

金氏情濃訴衷

二人驚皇顛倒

議決翼日雌雄



















肥田園と輪囷野史圖像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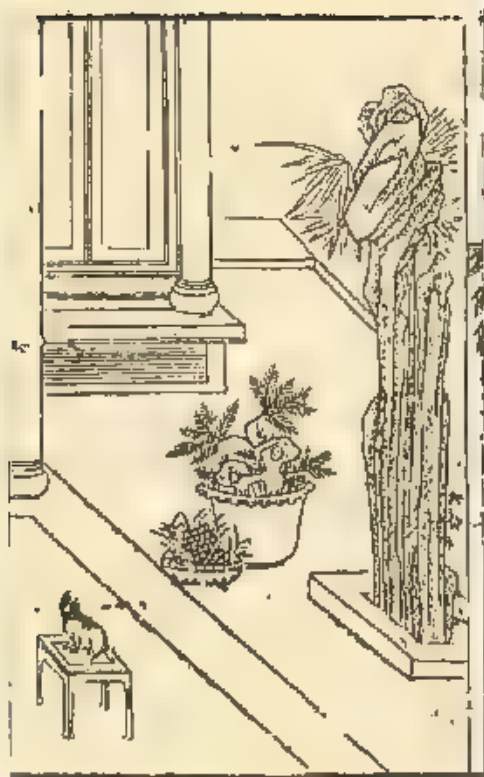


肥後宮や楠館野天御傳五之「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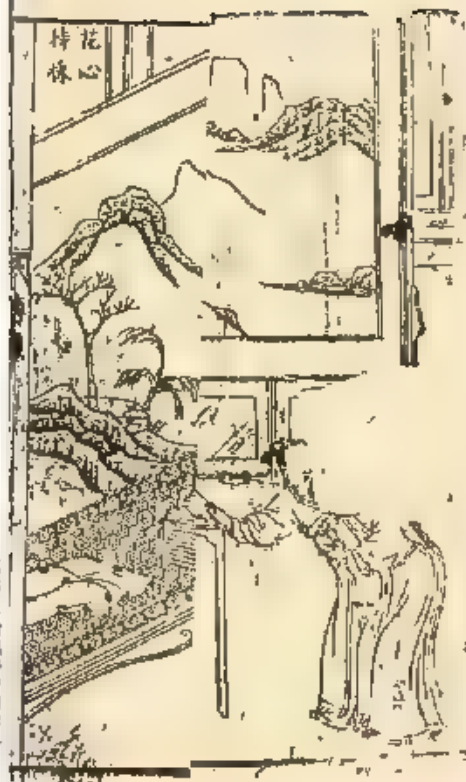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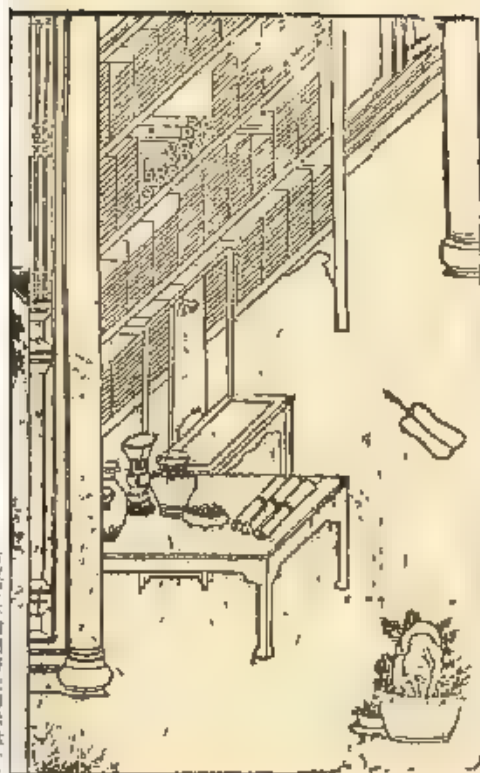




花
心
特
錄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卷之一

卓吾先生贊批評
斷取開懸懸子重梓

西江月

嬌說舊聞常見不填綺語文談奇情枯景寫來
難此事誰人看慣○都是貪嗔業帳休稱風
月機關防男戒女破淫頑空色色空皆幻
話說揚州地方有一箇秀才姓姚名同心因住
在東門便自家號做東門生真箇無書不讀

續
堀
野
史

山
丹

堀
野
史

元

新刊圖像

種德堂謹依京板

繡榻野史

卷之八 雜錄
綴野史小叙

客手一傳來曰李九溪傳也予曰傳

景以如意為神奇傳情以嬌紅

為雅妙他無取也客曰傳者

異於是予曰一過曰觀者何

客曰此醜藝予曰既已博淫
何嫌志藝人懸軒具可不醜
乎斯傳強撫以意而矯矯江
表此書建世書言復姚有兩事
二僂寺掘地掘床姚校裸侍

嗟何如慎郵膠假紅倚翠
錦勝陽春佳景一幅失經
之以符戊申秋日本凌雲長書



圖像繡榻野史上卷

江蘇省校

西江月

姬說舊聞常見不填綺語又云有情活

景寫來難此事誰人看慣都是貪嗔爭戰休稱

風月機關男男女女破澄頑空色空皆幻

話說楊州地方有一箇秀才姓施名同心因住在東

門便自家號做東門生。此門無書不讀天曉得佛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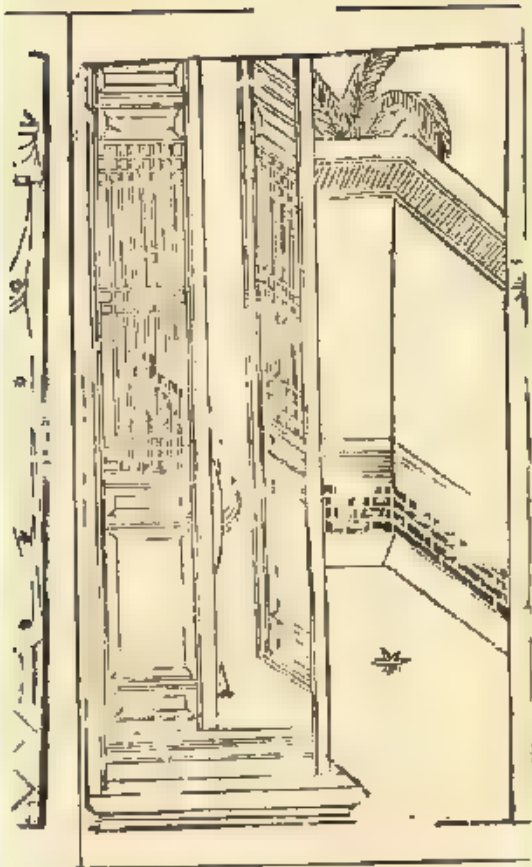
的道理又要鬧要做些歪詩又要吃酒原是一箇沒

搭煞的人先娶魏家的女兒做老婆這魏氏與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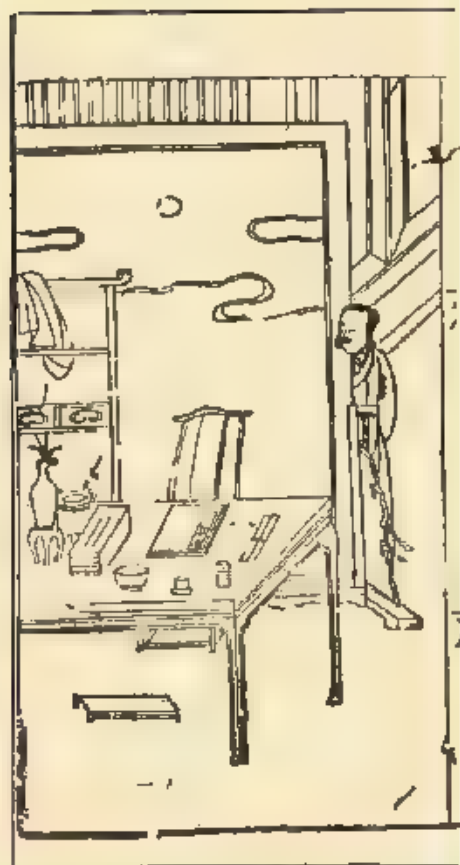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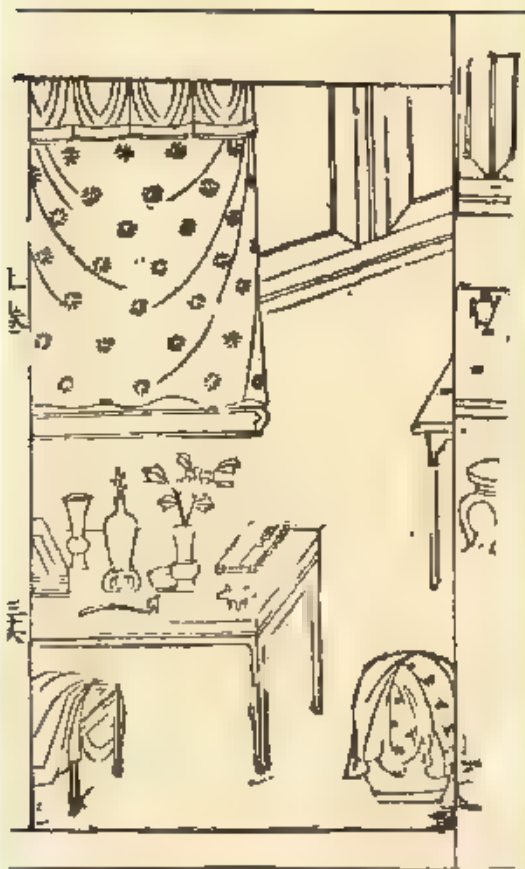
禮學堂中講學圖
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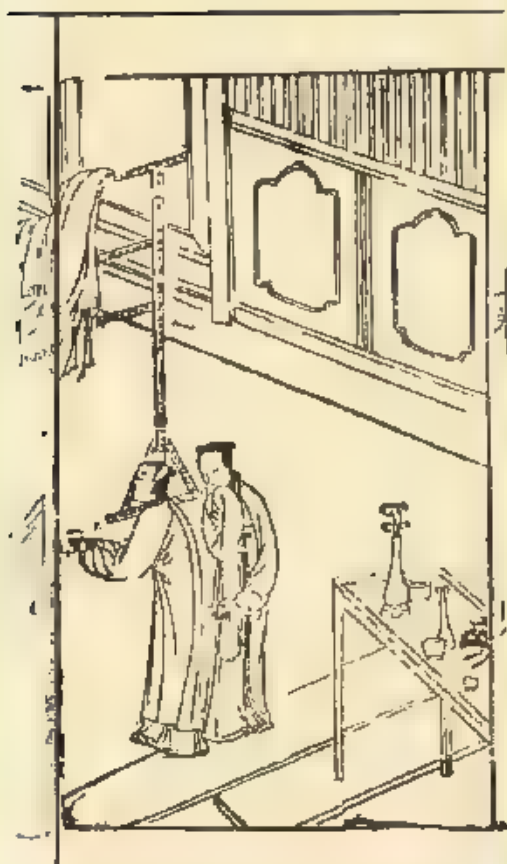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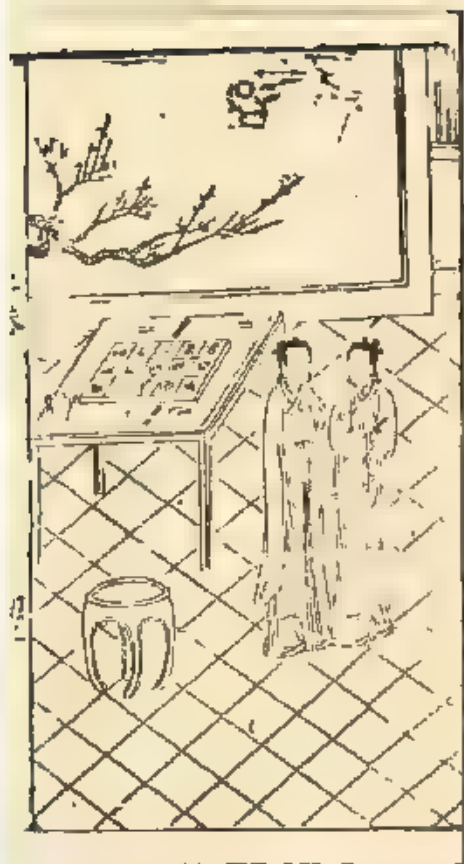






三六
 佛堂室、佛壇、野火桶、置五左半、右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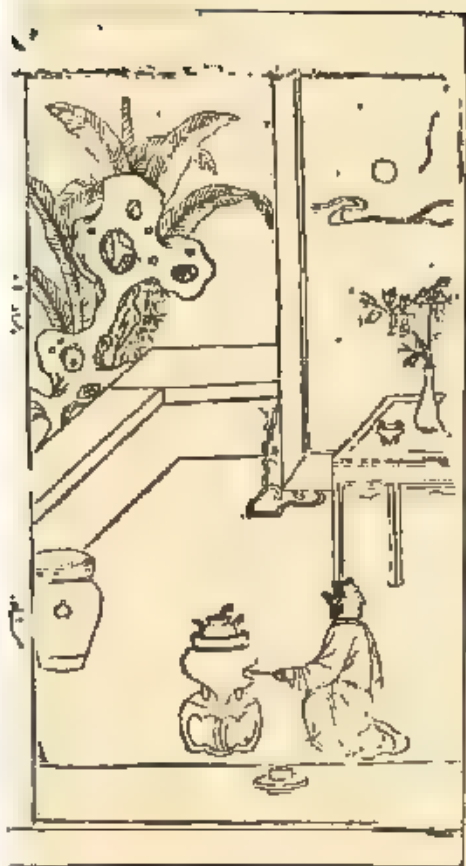
禮堂坐落福野寺地圖十五半・右段



理達室之繪場野史第圖八右半へ左辺



江戸時代末期の日本風景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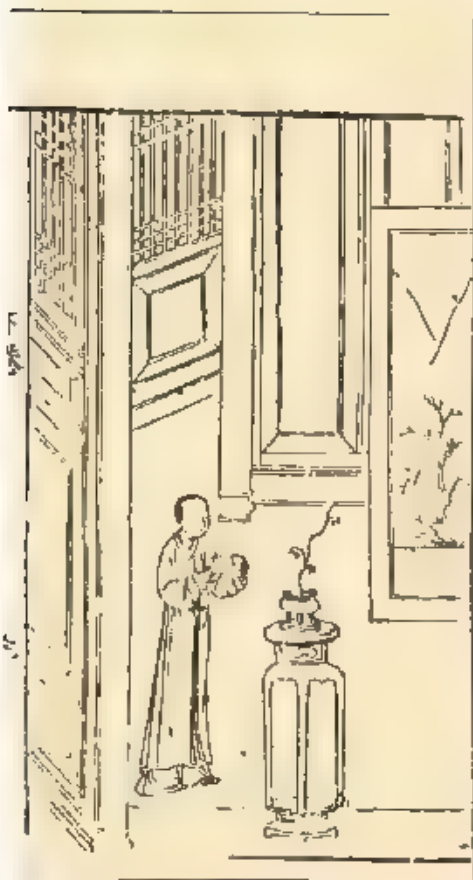


國朝續編野史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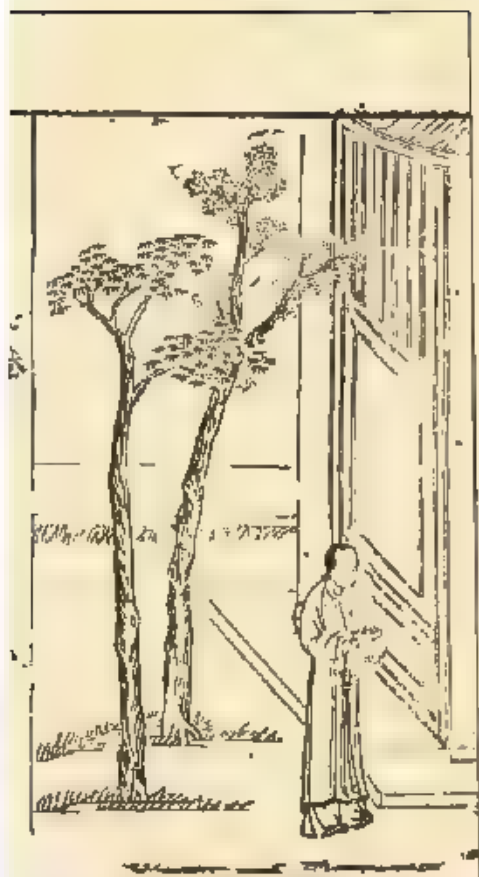
下海解板

金氏道我恨大里這箇狠心人你如今怎可
和他往來了若見他肉也有兩口咬吃哩東門生
笑道便今日惡識了他也便宜他了只是氣他不過
金氏思量一會道我有計了東門生道甚麼計策金
氏道他白白戲了你的老婆你戲他家裏誰還纏扯
直只是他沒有老婆如今他的娘纔三十多歲又守
了十多年寡安排得他的娘等你戲我心哩纔過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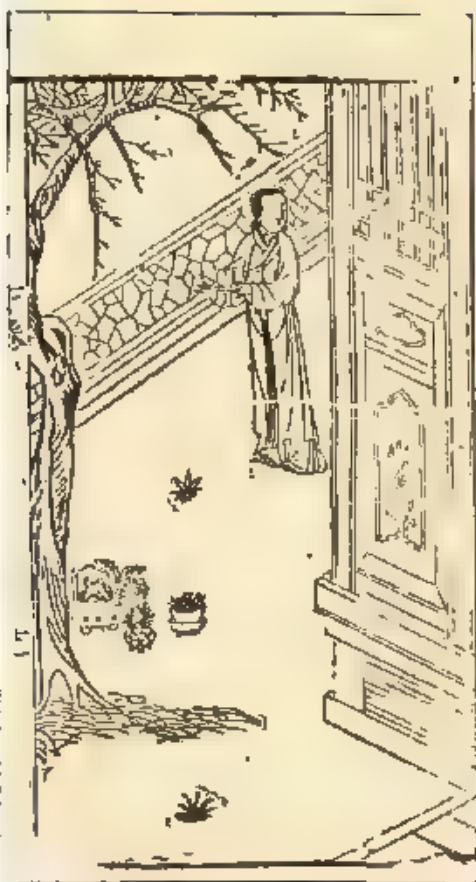


唐詩卷之四 對安海圖十 六半

這樣濕的麻氏公道大嫂我一向有些癩金氏笑道
痛難道倒有水流出還是有些癩聖麻氏笑道大嫂
我不瞞你說下面有些酸人不知因甚麼是這樣的
金氏道還有些麻木麼麻氏大於來道大嫂你怎麼
知道呢一定是你放甚麼東西在我裏頭了我真有
些麻痺金氏笑道婆婆我有一箇東西叫做細絲我
自家叫他賽毬頭這是我受用的因婆婆長久不得
這箇食吃了好要兒飲在婆婆裏頭麻氏道原來大
嫂捉弄我快些等我拿出了罷金氏笑道再等婆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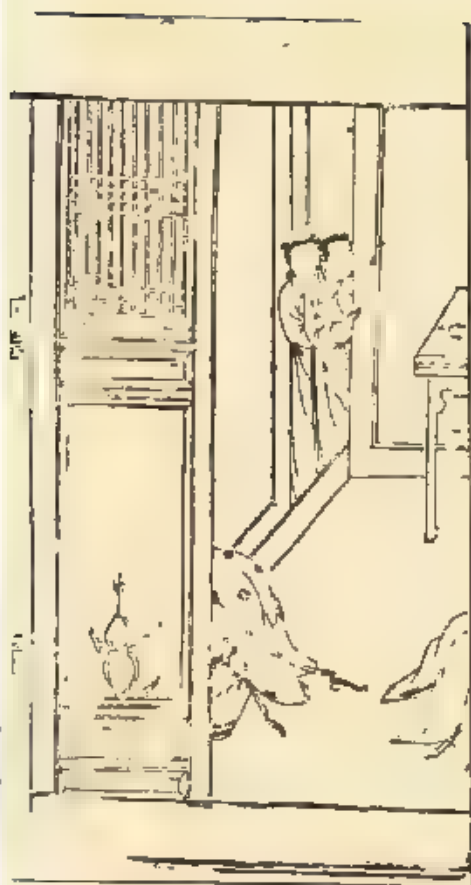
樓下並下欄欄野史圖十五在平一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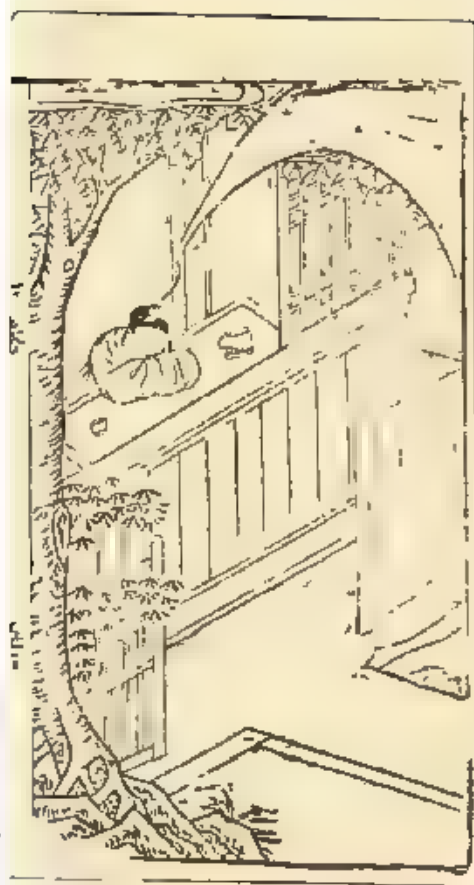


種々定本國圖外や池園十七を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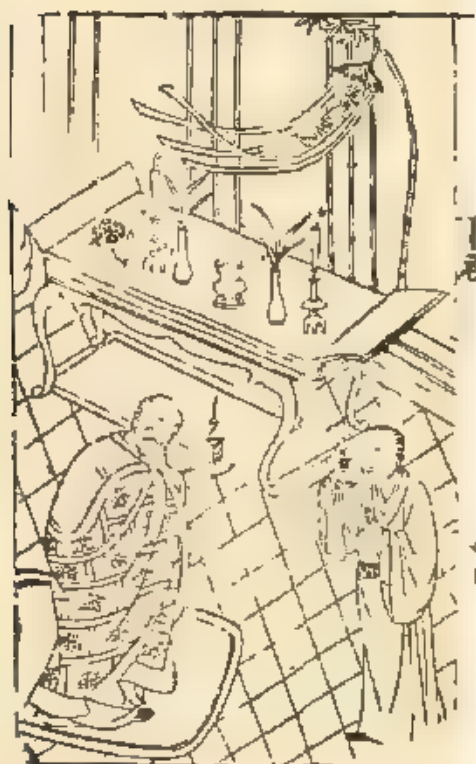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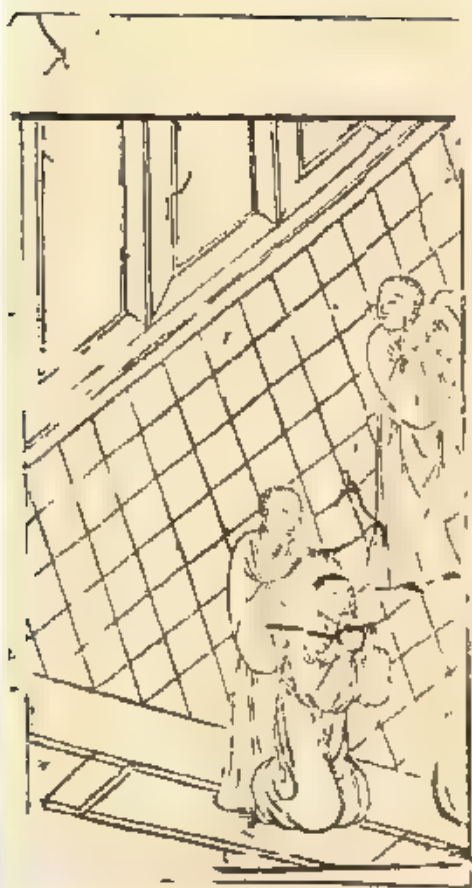
枕頭犯噁唾把些塗在金氏屁股邊，弄得滑滑的，
纔把東門生翹放進去。金氏問道：「好也不好？」東門
生道：「好便好，只是傢伙不大，帶不出洞宮來。」又取哄一
回，大家動了一回。東門生道：「我痒了，要來了。」金氏道：「
麼處痒？」東門生道：「在又不曾受胎，來在屁股後，甚一
發波。」我觀看是古時節義圖，理有此。之后和
張孝只算兩個做一個。同門及弟的故事兒，你兩個
是兄弟，算作同科就學。張孝兄弟奉承我做個太
師爺，教大軍兵，占起一半，把東門生的翹，擎進一





繪巻本 嵯峨野中 卷十 七





續楊野史

本漢板

禮世主人校閱

李卓吾先生評

只怕不春光若星春光白媚法奇驚之遊之遊去
揮如碑 饒他金屋好花枝莫不眠之腰但願芳

一得飽后填滿河洲內

正傳朱能先說一段奇聞話表江南蘇州府常熟縣

桑村有一个姓江的叫做江大老耕種為活娶妻之氏

極其貧惠尼第二老雖然說不驚人却也喜歡女客時

常到城中野棚內揮與打趣尋賣王氏小產期已便有

人以此合訂了二介協二婚頭老婆武氏肥之胖之肌

人以此合訂了二介協二婚頭老婆武氏肥之胖之肌

繡榻野史

情願主人著

小隱詩后校正

出江

論說舊雨新知。不增綺語。文談奇情。所寫事體。此下誰人看慣。都是
貪嗔之態。休顧風月機關。陽月破淨。顏色人空。皆如。

話說此地乃有個秀才。姓姚名同心。久在東門外。他自號叫做東門。
。這姚書不讀。又通假佛家道理。要做和尚。又喜吃些花酒。原是一個極
。滿酒的人。先娶魏家的女兒做媳婦。老邁道魏家女兒與東門生都是甲子
年同生人。容貌甚是醜陋。終日裏代他。故此。門。魚水。不和。認錯後來
到。十五歲上就死了。東門生恨前妻不要。又要尋個俊俏的做媳婦。這

繡榻野史序

余自少讀書成癖。余非書若無以消永日。而書非余亦若無以得知己。嘗於家乘野史。尤注意焉。蓋以正史所載。或以避權貴當時。不敢刺譏。孰如草莽不識忌諱。得抒實錄。斯余尙友意也。奚僮不知。偶市繡榻野史進余。始謂當出古之脫替珥。待永巷。有裨聲教者類。可以賞心娛目。不意其爲謬戾。亦旣屏置之矣。踰年問。適書肆中。見冠冕人物。與夫學士少年行。往往譏咨不絕。余慨然歸。取而評品批抹之。間亦斷其略。客有過我者曰。先生不幾誨淫乎。余曰。非也。余爲世慮深遠也。曰。云何。曰。余將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趨矣。人必不受。余以誨之者止之。因其勢而利導焉。人不必不受也。孔子刪詩。不必皆關雎鵲巢。小星樛木也。雞鶩奔鵲。鄭丰株林。靡不臚列。大抵三百篇。皆爲思無邪而作。傳學士大夫。王公巨卿。

繡榻野史

字

八四

思無牙泄寶

校記

●醉眠閣本此缺，缺佚。種德堂本另有繡榻野史，缺，云「客手」，傳來，曰「淫傳也」。

予曰：傳景以如意爲神奇，傳情以繡紅爲雅妙，此無取也。客曰：傳有異於是。予曰：

過，曰：「觀者云何？」客曰：「似醜衰。」予曰：「既已得淫，何嫌其衰？人懸好具，可不醜乎？」

斯極殆蹟（如意）而繡（繡紅）者也，其態如畫，言復婉肖，而事亦飽奇。抹燈擲床，蛾黛裸

侍。暗，何必愼紅腰價扛奇翠郎？過勝題臺庄景一百輕安。錄之以司。」署，戊申秋口五

鏡臺長書」。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傳奇目錄

卷之一

西江月

趙郭得遇嬌娃始末

姚兄牽馬

主家不正

傅東求婚

金氏思赴陽臺約

自道私愛芳心

兩人初度交歡

狡童熟窺引興

趙金一度情濃

東生竊窺興動

金氏情濃訴衷

一人獨臥

議美翌日

金氏情戀忘夫

金氏欲破無厭

同心東挑大里

狂童復東揭雄

繡榻野史

目錄

思無邪

姚金觀東喻意

淫娃自弄風情

自家準備後庭花

趙郎潛入閨門

卷之二

開門迎敵

趙郎借丹成功

嬌娃落於計中

大星再戰取勝

金人三戰敗績

女真垂首喪氣

金趙芳筵歡筵

趙君恣情嬉浪

兩人歡樂無已

嬌娘自願驚訝

金氏怒臂思逞

塞紅喜嘗滋味

丫鬟雲雨綢繆

金人緩兵求解

連金拱首伏降

將軍欲搗陰山後

趙宋直抵黃龍府

趙兵深入不毛回

少女知尋還信陣

少女聽戒求教

浪子無情可恨

阿秀預遣不勝堅銳

遠金勉強迎戰

強金猶對後期

金趙俱入夢裡

魂生探春敘舊

良人目視銷魂

細究行藏顛末

騷婆始終未悟

詭言真愛交攻

嬌生慇懃調護

夫妻籌策雪恨

卷之三

金氏謀議復仇

夫妻計間大里

同心薦館施謀

計引麻氏就黃

大里被賺為真

趙生愚而未悟

麻婆誤入牢籠

金氏巧言設騙

繡榻野史

目錄

思無牙泥雲

巧設機關探遠

麻氏①春心偶露

金氏乘機引誘

春心隱隱躍露

○○

麻婆婆心忍援救

項召○○○

春情

夏○

秋○

冬○

一色屬語②動人

麻氏野心動動

金氏謀成告生

楚裙波○新和

麻氏夢如雲雨約

麻氏興動難持

麻桃初度獻賞

麻婆婆發歡呼

講說昇仙

婦人羞取全無

駭婆翁想振援

卷之四

麻婆婆 ⑦ 許嫁曉生 兩婦兒唧不平

逃生 占瓦園新 合家歡樂祥環

東門生討醉家人 小婿被生嚇

小婿痛極就救 冤家難禁訴苦

婿生相恨沈睡 金氏妒婢分歡

王婢爭風提鬧 盡計分配均愛

起金曉麻今居新笑 兩婦人分慶有定 ⑧

兄弟同門及第 三人感情歡和

二情爭風喧鬧 姚氏挈家移居

衆生夢感姚東門 懺悔 ⑨ 解兒果證

東門生 被刺入空門

繡榻野史

目錄

九

思無邪匯纂

校記

- 鸞鳳「原作」鸞皇，據正文用語及上海書局排印本，以下簡稱「坊本」，改。正文則日亦據改。
- 翌日「原作」翼日，坊本作「翼日」，據正文文義改，正文則日亦據改。
- 續「原作」北，據正文則目改。
- 麻氏「原作」麻婆，據正文則目改。
- 益熾「原作」污澄，據正文則目改。
- 詔「原作」繼，據正文則目改。
- 麻婆婆「原作」麻婆，據正文則目加。
- 兩婦分屬有定，原作「兩婦人分屬有定」，置於「趙金姚麻合席歡笑」之上，據正文則目及坊本題改。
- 懷海「原作」懷海，據正文則目改。
- 東門生「原作」就生，據正文則目改。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卷之

卓吾子李 賢批評

醉臥閣愁愁子重梓

西江月

嬾說舊聞常見。不填綺語文談。奇情活景寫交難。此事誰人

看慣。都是賣鹽業帳（障）休稱風月機關防男戒女

破淫頑。空色色空皆幻。

話說揚州地方。有一個秀才。姓姚名同心。因住在東門。便自家號做東門生。真個無書不讀。又曉得佛家的道理。又要闢。要做些歪詩。又要吃酒。原是一個沒搭煞的人。先娶魏家的女兒做老婆。這魏氏與東門生。都是甲子年間生的。容貌十分醜陋。又整日是病。東門生再不得像意。

繡榻野史

卷

九

思無牙泥寶

戲弄。後來二十五歲死了。東門生恨前妻不好。定要尋一個標致的做繼娶老婆。又有一個小秀才。姓趙名大里。比東門生年紀小十二歲。生得標致。東門生千方百計說合他。畢竟等東門生哄上手了。日裡是弟兄。夜裡是夫妻一般。東門生雖則死了老婆。却得大里的屁股頂缸。又過了幾年。東門生廿八歲了。忽有個姓孫的媒婆來說。隔街瓊花巷西首。有姓金的緞鋪老兒。生個女兒。十九歲。又白又嫩。標致得緊。東門生十分歡喜。便將盛禮定下。揀了上好吉日。娶過門來。東門生見模樣真個美貌。發歡喜得緊。略打聽得金氏做女兒時節。和小廝們頑耍。有些不明不白的事。東門生也不計較這樣事。便是新婚。又不捨得丟了大里。大里日日在屋下走動。沒人疑忌他。大里的娘叫做麻氏。人都順口兒叫他做麻婆婆。十歲上寸了耳。教人里讀書。分嚴緊。照管自家身了。着實謹慎。大里供看他。也是極孝順的。癸巳年。東門生三十歲。

金氏二十歲。大里十八歲。麻氏二十三歲了。大里是麻氏十六歲的時節生的。麻氏要替大里尋親。大里說：「止要用心讀書。趕科舉。且不要妻小哩。」就棄了麻氏。出外邊尋朋友。依舊和東門生一塊兒看書。隔日纔回去望麻氏。東門生也常在外邊書房裡同宿。發親密了。大里因在他家讀書。常常見金氏。心中愛他。道：「天下怎麼有這樣標致的婦人。怎得等我雙手捧了亂弄不歇呢。」金氏也因見了大里。愛他俊俏。心裡道：「這樣小官人。等我一口水吞了他纔好。」兩人眉來眼去。都有了心。

浣溪沙

偶觀金蓮意。頭露玉笋緊相擎。可憎偷閒賺妮子。耍錢
前意。馬心猿不繫拴。眉來眼去把情傳。清白門庭雙賣

倩却風顚。

繡榻野史

卷

思
無
邦
霍
爾

繡榻野史

卷

思無邪

評入評

不學流芳百世。轉來處與萬年。

趙郎得遇嬌娃始末

此是東門損
命

假滿歸人將
會權而

偷弄手段似
黑一先筋

繡榻野史

卷

九

思無邪

東門生略略曉得些風聲。只因愛金氏得緊。意思倒要憑他快活的。又常恨自家年紀小的時節。刮童放手。就斷喪多了。如今到年紀長來。不會久弄。大里又是嫡親的好朋友。心裡道。便待他兩個有些手脚。倒有此趣。一日。東門生和大里正吃酒飯。來喚金氏同坐。金氏搖頭不肯。道。差人答答的。怎麼陪了人客坐。東門生笑起來道。他便叫做我的阿弟。就像你一樣的老婆。都是我戲過的。說甚麼羞人。金氏掩着口笑道。你和他有些緣故。我和他甚麼相干。怎麼好與他同坐呢。東門生道。不要論長論短了。方纔走來同坐。因此上三餐定同吃。後遇東門生生日。三人同坐吃酒。大里金氏偷眼調情。兩人慾火不能禁。大里假意將筋失落地上。拾起時。手將金氏脚尖一捏。金氏微微一笑。金氏取楊梅一個。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泥寶

時說桃梅是
神女撫笄

假仁假義

咬了半邊。剩半邊在桌上。大里見東門生不來看。即偷去吃了。金氏又微笑一聲。看晚酒散。兩下別了。雖日親近。只是有些礙東門生。又沒個冷靜處在兒。兩下裡思量。真是沒計較。一日。東門生和大里在書房裡。說起幾年幹事的趣向。東門生把桌拍的敲上一聲。道。我怎能夠天下極妙的婦人。着實一幹。方纔暢快我的心。大里道。阿嫂的標致。也是極妙了。哥還要尋那一個。真叫做得福不知。又叫做肉吃厭了。思量來吃。東門生道。阿嫂新來的時節。原好看。如今也不見怎的了。大里道。依我看起來。便是如今滿天下。也決沒有像阿嫂的。東門生笑道。阿弟道他美貌。怎麼不眼熱呢。大里笑道。親嫂嫂便眼熱也沒用。東門生道。我肯有甚麼難。當初着梧饒娶了老婆。因他標致。就讓與阿哥。難道我不好讓與阿弟麼。大里笑道。哥若做了蒼梧饒。小弟便是陳平了。只不知阿嫂的意思怎的。東門生道。婦人家都是水性的。若論阿嫂的心。比你還

要此哩

憶秦娥

去歲在蕩情。設宴。顧紅粧。顧紅粧。雖妬。勸飲。心尋難當。

殘花不復有餘香。佳人偏自愛才郎。愛才郎。那人垂釣。不此
(此)尋常。

評

分明自家惹個風流罪過。

繡榻野史

卷一

九八

思無牙泄寶

姚兄奉馬

你便晚頭依舊在這書房裡睡了。我就叫他出來。大里連忙作了兩個揖。道。哥有這樣好心。莫說屁股等哥日日戲。便戲做搗臼。一般直衝抽。也是甘心的。這好意思。怎麼敢忘記了。我且去望望娘又來。東門生道。正是。大里跳鑽鑽的去了。東門生就進房裡來。見金氏吃過中飯。正要脫下衣服去睡。東門生抱了親一個嘴。金氏問道。大里去不曾。東門生應道。去了。方纔被他說了許多扯風月的話。聽得十分興動。你可快些。脫得光光的拍開來。等我一射。出火氣。金氏笑道。這個是我與你本等事。那用別人攪哄。就脫了褲。仰眠在凳上。兩腳慌忙拍開。手捏了東門生龜棒進。急急抽送。金氏笑問道。方纔大里說甚麼風月的話。哄得你這樣興動。便說說與我聽。下待我發一發興。東門生道。當初我與他炒茹

茹。他還嫌我的毯大。又怪我射得長久。過了兩年。他的毯倒大似我的。又賣弄自家許多本事。道。會整夜不洩。和他戲的婦人。定弄得毯墮破。常州有一個小娘。極有本事。毯裡會吞鎖。男子漢。極會戲的。只好百來抽就洩了。被他弄了一夜。到五更。那小娘七死八活。討饒纔罷。金氏笑道。誰教那小娘沒廉恥。要和他歪廝纏呢。東門生道。看了大里。這根大毯。其實有趣。不要說婦人歡喜。便是我也喝采的。長八寸三分。周圍大四寸多些。硬像鐵棍。又火一般熱的。若是武則天娘娘在如今。定請他去和薛敖曹比試了。

長相思

逞風月。誤風月。淫詞浪語真難說。冤家從此結。

送人也。

愛人也。勾引妻兒效武則。無端禍自惹。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泄寶

評

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主家不正

好景

乃正

胎
是
部
胆

見書染人

繡榻野史

卷

思無邪集

東門生就搜了金氏道。我這心肝的騷腿。必須等這樣人種戲。纔有趣哩。金氏聽了。十分過不得道。你不要說了。我骨頭裡都酥去了。你稱贊他這樣本事。待他安排得我討饒。我方纔信哩。東門生道。晚些我教他來書房裡。和我心肝睡。好麼。金氏閉了眼。點頭道。我要死了。東門生道。我心肝這樣愛他。怎麼一向不和他弄弄。金氏道。方纔是你說的。怎麼道我愛他。便是我愛他。又十分愛你。怎麼分了愛與別人呢。東門生道。他和我極好的。你是我極愛惜的。你兩個便好好何妨。我就約他來。只是你用放出手段。弄得他倒。明日待我笑他。不要等他賣嘴纔好。金氏笑道。實不相瞞。我家爹爹有兩個小老婆。一個是南院的小娘。一個是杭州私窠子出身的。常常在家裡和嬌嬌嫂嫂姑姑姊姊們說笑話。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湘雲

兒也賣弄女人本事。我儘曉得些。我恐怕壞你精神。不捨得戲弄。若我肯做。隨他鎖鐵風磨銅鈴。●羊角金剛鑽變的毯。放進我的毯裡。不怕他不消磨哩。東門生道。我的心肝說得是。我如今不戲了。待你睡一睡。晚此。好和他征戰。東門生拭了毯。又替金氏拭了毯。邊滑着着的水。起身出房來。金氏自上床去睡了。

如夢令

一時雨狂雲鬢。濃興不知晝永。露滴牡丹心。骨節酥酸難動。情重情重。姑向華胥一夢。

評

男子漢不能白振綱常。反爲兒女了半狐媚。

古雅
幽靜
絕
妙
了

清
明
幽
靜
絕
妙
了

傳東求婚

却說大里回去望娘。在家裡心急。等不到夜。先寫一個帖兒與東門生道。

陽臺之會若何。古人云。得金千金。不如季布一諾。嫂之美。不啻千金。而兄之信。實堅於季布。即當披甲待戈。突入鴻門耳。先此打下戰書。呵呵。

東門生寫個帖兒回道。取笑他說。

撒毛弼主。已列陣齊丘。若無強弩利兵。恐不能突入重圍耳。必得訪僧貢寶。方可求和也。此復。

大里看過了帖。看看的日頭落山。好月亮上來了。大里來到東門生書房。東門生笑道。也嫌早此。你也忒要緊呢。大里笑道。哥發了善心。早

刻。也是快活一刻。東門生道。你在書房且坐着。到一更盡。纔好出來。大里道。嵩等嵩等。

眼兒嬌

雲情雨意兩綢繆。芙蓉逞艷秋。倦理琴書。和鳴鸞鳳。彼此同求。興到何妨在日晝。書館勝巫丘。暢懷準取。酥胸相貼。

玉臂相鉤。

評

昏夜乞哀。丈夫不爲。

斷略

余謂人情不甚相遠。有甚相遠者。明之蔽也。東門生僻溺一豎。不能預正。外內之防。反使妖男豔女共飲難坐。曰挑。曰招。已無丈夫之氣。而親爲牽。

引恬不自怪非下遇不移者乎。殆所競與工家之道悖矣。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浪

金氏思赴陽臺約

東門生進到房裡。金氏睡了方醒轉來。正要走下床來。東門生攔住叫。我的心肝。直睡這一日。把手去摸摸。驚問道。怎麼利這等濕的。金氏笑道。你方纔說了這許多話去。只管夢見戲。因此上這樣濕的。東門生道。你夢見做那個戲。金氏笑道。你管我做甚麼。一把手扯住東門生。穩道。好好來戲得我爽利纔歇。東門生攔了金氏道。我的心肝。我的穩欠大不爽利。就有大里的穩射進穩心裡去。我的心肝纔爽利哩。他來在書房裡了。我就同你去。金氏笑道。只好取笑。怎麼好當真。決使不得。東門生道。這些婦人家。慣會在丈大前撒清。背後使千方百計去養渙。你不要學這樣套子。金氏攔了東門生笑道。我的心肝。我要養漢。只怕你怪。你若不怪。我的心不瞞你說。那刻不是要和他弄的。

平江堂

一腔心事欲偷香。男兒恐目傷。背前也曾面後。行雲送雨多
万。心思鬱結。情牽肺腑。意惹肝腸。日日欲諧秦晉。時時
盼會襄王。

評

惺惺自古惜惺惺。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泥雲

自道私愛芳心

你前叫我同他坐了吃飯。我看了他嘴臉身材。十分愛着他。前日天氣
暖。他不穿褲子。看見他品(湖)羅裙子裡。那話兒硬骨骨的跳了起來。
毯裡騷水不知流了多少。把我一條銀紅軟紗褲兒都濕透了。還有
許多跡在上頭哩。你今當真不怪我。今晚我便出去。只是我和你好得
緊。便把心裡事。都說與你知道了。你切不可肚裡冷笑我。東門生道。是
我要你做的。決不怪你。決不笑你。我就同你出去。他等久了。金氏道。且
慢些。且慢些。那也不曾洗得。東門生笑道。你只管睡。早不起來洗。倒上
轎穿耳朵。這是要緊的。待我替你洗。便把金氏毯做好捏弄。搜洗了一
回。東門生道。可惜這樣一個好毯。等他受用。今晚只許你和他戲。
遭。便要進來。金氏笑道。不去由你。去了由我。便多。遭。也管我不得了。

拭燥起來。金氏要穿褲。東門生笑道。不要穿了。左右就要脫金氏。笑道。不要亂。婦人家。全。心。男。子。漢。來。扯。褲。下的時節。有趣。你不知。這幾頂妙處。當使穿衣完了。東門生又捏了金氏的腳。道。真個小得有趣。你可換了紅鞋。少不得要攔起大里肩頭上。等他看看也動興。金氏即將紅鞋換了。又叫東門生。去床頭。簾下。拿了汗巾來。東門生道。你真個停當。拿本錢的。便尋來。遞與金氏。手扯了手。到書房門邊。金氏笑道。實有些羞人。雖進去。東門生道。整日見的你。見了他。自然不羞了。就推着金氏。走到書房邊。東門生叫大里開門。道。今晚你倒快活。實費了我千萬斤的力氣。方安排得他出來。便把金氏推進房去。東門生忙把門反扣了。道。我自去不管了。

繡榻野史

卷

思無邪淫寶

一朶鮮花。滌除灌漑。付與冤家。嫋娜輕盈。風流乾淨。受用由他。嬌娃一度春華。興濃時。任意偷花。做作千般。推辭萬狀。願欲無涯。

評

好個撮合山。



聞之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丈夫苟能式化閨門。寡妻方且刑之。淫態何敢萌耶。截金不敢當真之語。見嗜之爲禍。所繇溺愛邪謀。不能端本以居正也。

兩人初度交歡

不設

伴推校書郎
靜思齋

金氏故意將身往外邊退。大里攙住道。我的心肝。就親一個嘴道。我的心肝。如今沒處去了。定用憑我弄了。東門生在窗外張他。只見大里抱了金氏在脚膀兒上。到燈底下椅子上坐了。看了金氏。叫。我的心肝。怎麼生得這等標致。連親了六七個嘴。把手去摸摸。金氏又將裙捻住。裝不肯的模樣。道。且慢些。就動身要去吹烏燈火。大里慌忙遮住道。全要他在此照你這個嬌滴滴模樣兒。着力扯褲。褲帶散了。脫下來。便把手捏住毯皮。叫。我的心肝。我好快活。就推金氏到床邊。替他解了裙。扯去了褲。把兩腿着實拍開。就把毯揀進。金氏裝出羞答答模樣。把衣袖來遮了臉兒。大里扯過道。我的心肝。我和你日日看見爛熟的。怕甚麼羞。發把上身衣服脫去。脫得金氏光光的。眠倒在床上。皮膚就是玉。

融於
水
中

一般可愛得緊。大里捧了金氏臉兒。細看了。道。我的心肝。每常見你。不知安排得我穩硬了多少。今日纔得到手。呷。那時金氏興已動。着實就鎖起來。一個狠命射進去。一個也當得起。緊抽數十抽。真個十分爽利。大里精使大泄了。金氏笑道。好沒用。好沒用。

石點頭

賞心燈下多樂事。恩情好。並頰口脂香。舉足金蓮小。橫衝直抵相當。點着花心湊巧。沾着雨歇雲收。反被佳人絕倒。

評

真不濟事。

狡童熟窺弓與

大里笑道。我的心肝。不要笑我。我的毯是午間硬起。直到如今。心中實等得緊了。又看了你這個標致模樣。怎麼忍得住。如今第一遭。你便見我的本事。金氏走起來。要穿衣服。大里道。今晚你還要到那裡去。我还不曾弄你起。跟哩。這時節大里實足起來。毯來毯離。不會就硬。又恐怕金氏看破。着力支撐。抱金氏到窗前。道。我與你凳上照了燈。做好弄。我今晚定要盡我的興。方纔罷哩。抱金氏仰眠在凳上。大里伏在金氏身上。細看一回。連親了一個嘴。啣得舌頭的搭實着的響。道。我的心肝的面貌兒。我日日見。看得明白了。身子和這毯。還不曾看得仔細。如今定要看看。先把兩個奶頭捏弄。又圓又光。滑滑的。貼在胸膛上。又把肚皮摸撻。金氏是不曾生產過的。並沒一些皺路。摸到腰裡。大里道。好個柳葉

繡榻野史

卷

四

思無邪淫

加
動
聲
陰
聲
列

腰兒摸到小肚子下頭。像個饅頭突起。上面生些軟細細的黑毛。稀稀幾根兒。大里百般捏弄。拍開看看。就是熟紅桃子開裂一般的。金氏把脚勾了大單的頭到毯邊。大單把口咬餒。把舌尖在毯裡面銹捲。金氏騷興大動。毯皮張開。兩片翕翕的動。騷水亂流。大里穩頭又硬起來。把金氏屁股撥相覓頭上。兩脚攔起肩頭。看了金氏一雙小腳兒。道。我的心肝。真個是金蓮二寸。卽把紅鞋兒脫了。裹脚解了。捏住道。我想前日吃酒時。假失了筋兒。得捏得一捏。道是快活了。不想今日待我解了裹脚。在此捏弄。

風樓春

春暖百花叢。魚水和同。兩情濃。高挑繡履鳳頭紅。雙玉柱。豎
當年。中間。一拘穿鑲住。一窺暗相通。好一似梳杆趁風

烏宿池邊。僧敲月下。道人夜撞金鐘。汗透紅綢。未已雙鬟漸
減。懽。這般滋味。肯放從容。

評

這頓分也要人消受。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邪淫

趙金二度情濃

張

金氏

張

張

張

就把毯盡根射進。金氏十分快活。笑道。你毯頭直頂到我裡頭。毯心裡。便不動也是快活的。大里盡力抽拽。一氣抽上二百。抽得金氏渾身酥麻了。摟住大里叫。我的嬌嬌親的心肝。弄得我過不得了。我怕這許多羞不得了。我要把從小兒手段。放些出來。你却不可笑我。只見金氏迭起腰來。迎着毯。腿又搖。屁股又顫。閉了眼。歪了頭。口中做出百般哼。啞啞的腔兒。只見毯裡會開。又會夾。把毯吞進吐出。緊抽緊鎖。慢抽慢鎖。口水流了許多。把毯子都是浸濕的。只聽得吁着響聲不歇。

狂郎太過。喚佳人側臥。隔山取火。牽玉乳。雙手前擎。起金蓮。

把一枝斜度曉肥轉貼吮朱唇亂窺香股好人玉連環到處牽連誰能解破。

評

係水寺和諧。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浪雲

東生竊窺興動

東門生在窗下看了半晌。也興動起來。把手緊擦自家毯。一邊看。一邊弄。一陣弄。弄得毯直攤在書房窗下。矮牆腳邊。心裡道。這樣一個標致老婆。等他這樣脫得光光的。拍了爽利戲射。瞞詎自家躲羞。那知道這樣折本。白白送他燥。脾胃。實有此氣。他不過。只是愛金氏得緊。又是送他出來的。把老婆丟去惹他了。悶昏昏回到房中。正見丫頭寒紅。靠着掛畫的桌兒打盹。東門生心裡道。這丫頭。向家上婆利害得緊。便是偷他。也只是戰兢兢的。如今好和他叙敘舊情哩。向前抱住了。親一個嘴。又把舌頭伸出。把寒紅牙齒上撬兩撬。只見寒紅夢裡驚醒道。啐啐。是那一個。東門生笑道。是我。你道是那一個。寒紅道。夜深了。睡倒不睡。只管胡纏做甚麼。東門生道。趁家主婆不在這裡。我和你正好弄。

哩。寒紅道。只恐怕娘就回來。東門生道。娘正在那裡快活。他丟了我和別人弄。我如今只和你心。路過了。寒紅道。你有心對我。只怕我沒福就窩了。東門生到金氏床上去。東門生就脫了衣服。和寒紅一頭睡。塞紅把裙子褲子都脫了。東門生便把毯射去。原來因方纔書房外邊把毯弄來了。陽氣不濟。下柱去。只見毯頭彎轉。就像蠅蚋般。把那繫毯頭攔了幾攔。寒紅啞的笑起來道。你的毯。倒把自家戲了。東門生過意不去。來是羞。來性急。連忙把手將毯。那裡弄得起來。只見毯眼裡有些鹹水兒流出。一發像個棉花團了。寒紅道。這樣個沒用的東西。也要我累這個名頭。我自去和阿秀去睡。你自家睡了罷。

望海潮

春興將闌。芳情欲倦。美人別具風光。誰願誰倒。誰吞誰吐。個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洞室

中滋味深長。可首望玉陽。任子沈。一聽造化。王張眼看此動。

魂斷難支。再商量。

評

敗軍之將。何可言勇。

金氏情濃訴衷

東門生道。弄便不弄你。且睡一會兒。只怕停一會兒。又會硬起來。我同你盡興罷。塞紅道。我便和你睡。就像宮女和內相睡。只好咬咬摸摸。倒弄人心裡嘈。有甚麼趣呢。東門生心裡說。留他同睡。其實支撐不過。因塞紅是這等說。假放手。等他下床。自家朝床裡邊睡去了。却說大里和金氏在凳上弄得臊水流來。又抽上一千多抽。叫道。我的心肝。爽利麼。金氏說道。不要說起。我的骨髓裡都癢去了。大里把毯抽出。又把口來銜咬一回。且仔細看弄。見毯門邊有一個黑痣。笑道。我決中了。金氏道。怎麼。大里道。我常聽見相命的說。毯上有個痣。決定做夫人。你做夫人。我定是做官的了。金氏道。不要亂話。起來做。好射得我快活。大里又把毯插進。着力重抽重墩。緊送了幾百。又盡根推進。抵住毯心。礮磨幾十

繡楊野史

卷

思無牙湘雲

轉。金氏滿身麻木。口和舌頭都冰冷。昏倒了不動。大里把口喘氣。金氏方纔開眼。攙住大里叫。我的親親心肝。幾乎射殺了我。且看了大里道。我的風流有趣的心肝。這個纔是我的老公。恨天怎麼不把我做了你的老婆。

■ ■ ■

錦屏春暖。喜任郎留戀。翠未斜倚。展金蓮雙瓣。儘教踏碎花
香。拚取翻殘。淡暖穿楊。授今番展。紅心顯。直任他破的
鬢華。任人無倦。一來一任。許多回整戰。馬蹄蹀躞東西。蝶翅
翩翩。近遠啼道是。愛羽箭。

評

潑戰取勝。

二人驚鳳顛倒

大里笑道。你如今不是我的老婆。是我甚麼。金氏道。是你的娘。大里笑道。娘字上面。用添一小字。金氏笑道。我既是小娘。今夜你用出闊錢。大里攙了叫道。我的心肝。天下若有這樣標致。又有風韻知趣的小娘。便是一百兩一夜也肯出的。金氏笑道。拿來拿來。譚了一回。金氏道。不要閒話。我有一件本事。要和你做一做。待試本事。還錢便了。大里道。你說來。金氏道。去床上去睡。兩人精赤赤的。抱了頭頸上床。教大里仰眠了。金氏騎跨在大里身上。把頭調轉。兩手捏了毯。把口來品啣。又把舌頭在毯頭上捲。把毯向大里口邊磨擦。要他餉。金氏道。這叫做鸞顛鳳倒。便是鐵漢子也弄矮了。你曉得麼。大里快活難當。應道。我曾聽見說。不曾做着如今真個過不得了。金氏咬住毯頭。只是不放。大里道。我

繡榻野史

卷

四

思無牙涎

緊鎖

寶降衣

的毯就來在你口裡。你不要怪。大里忍不住。毯就洩了。金氏一口。金氏都嚙下去了。大里道。我的心肝。怎麼弄得人這樣快活。如今調轉來。金氏道。我還要啗他硬起來纔罷。又含弄扯擦了一回。毯仍舊紅脹突起。金氏轉頭來。把毯正對毯。一下坐進。連戰連鎖。只管搖蕩。大里的毯又着實洩了。約莫一盞半來的。就覺得倦了。就摟住金氏在肚皮上。叫我的心肝。你的毯真個是世間少的。我的毯這等斃了。還是這等咬住在裡頭。真正叫做叶（吸）沙毯哩。就在我身上睡一睡也罷。金氏道。我還要你硬起來。大里笑道。我如今用討饒你了。我實倦得緊。不會硬了。明日晚頭再做心肝射哩。金氏道。虧你做買賣圖下來遭哩。

醉扶歸

乳燕雙飛春晝永。似兩人情動。略解繡紅裙。相隨學鳥禽。

風韻兩處翻不定有娘行體現出久久相扶想是寫筆書。

評

棄甲曳兵而走。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涇

議決翌日雌雄

大里道。今夜其實不曾盡我的本事。決用明日出來一試。纔是知趣的心肝哩。金氏道。我心裡也不曾盡興。我決對他說了。出來與心肝試本事哩。大里道。你若不來。我就要死了。金氏道。心肝若不信。把褲留與你做當頭。只待我穿了單裙進去罷。大里道。這個極妙。只聽見雞叫了。看看窗都亮了。金氏道。我用進去了。方纔起來穿了衣服。纏了裹腳。着了鞋。下床來。把手又扯住大里腿道。怎麼有你這一根棒槌樣長的鋸子樣糙的東西。塞進腿心裡。真個滿腿都是腿筋塞住。再沒一些漏風。擦不着的處在。妙得緊。妙得緊。人說腿五樣好。五樣不好。好的是緊煖香乾淺。不好的是寬寒臭濕深。我緊煖。不消說。若是香。定用我的親親纔知道。若乾淺的兩字。我自曉得沒分了。說有臭的。我只不信。大里道。心

明的縫紉緊也難道金氏道。不是我竟怎麼你這樣大繭射進去得順
流哩。你的繭比別人不同。繭也有五樣好。五樣不好。你的繭。再沒有短
小軟彎尖的病。只有長大硬渾太的妙處。實放他不落。

長相思

喜風月。愛風月。有些黏着最歡悅。此際難容說。 余自得。

我自得。香乾厚。這些些。任來成妙絕。

評

人心不化。

斷略

好色。尚不好學。自古有之。茲一人者。淫樂無度。姿俊無禮。爲客人道。歸

與尹子言也。雖有面目與會。歡笑異哉。

金氏情戀忘夫

東門生向戲我。來得快。像雄雞打水一般。他只來了就斃。這一夜裡。再不硬了。怎學得你這等妙。真是個活寶。憑你結髮夫妻也丟在腦後了。只恨你洩了三遭。也就不會得硬了。定用師。得我與過纔去。又把大里毬扶起。啣了一回。方纔出門。大里送到房門邊。又做金氏親五個嘴。噴得金氏舌頭辣焦焦的。又把毬捏弄。指頭攞進去。狠命挖了幾下。金氏也扯了大里不放。蹲倒身。把口來咬毬。口叫。我的心肝。待我咬落了纔快活。大里道。饒他咬落。今日晚早些出來咬他。金氏應道。曉得曉得。

山查子

粉伴佳人。情愈騷難住。快活有些些。意欲拋夫婦。收

心且歸來。足起心猶癢。不措王如人。相期早來顧。

評

好色無厭。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泄寶

金氏欲避無厭

兩人分別了。金氏進房裡來。東門生方一覺睡醒。金氏攙住東門生道。我的心肝。我的心肝。丟了你一夜。你不要怪我。東門生道。昨夜裡快活否。金氏道。不要你管。竟騎上東門生身上。把毯拍開。含住了鼈龜。連搓幾搓。纔有些硬。持放得進去。東門生說。你好好把夜來的事說與我知道。難道他弄了這一夜。還不爽利。又還要我來滿載哩。金氏便從頭細細告訴說。你去見他。用笑他怎麼這等沒用。直等我安排得討饒者。說他這根龜。不瞞你說。其是(實)極妙的。一射進毯裡。就覺爽利殺人。攙住東門生道。我今晚還要和他一睡。我的心肝肯不肯。東門生笑道。引你不得的。就像是小娃子吃糖。吃了一塊。又要一塊的。再去也不妨。只恐我的心肝吃力。一邊說。金氏一邊在上面動。東門生忍不過。毯又

來了金氏方纔下身只見日高一丈。

評

中間大有許多委婉精神。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泥寶

同心東挑大里

東門生道。這時節。大里必定還睡哩。等我寫一個帖兒笑他。東門生要起來寫。因芥了。這次頭暈眼花。只得叫塞紅把紫懷匣裡面硯瓦捧來。叫阿秀把古雕漆拜匣內羅龍文的墨磨起來。取出尊三館粉箋一幅。靠在牀邊。就寫道。

此語

吾弟一敗於金。可見潮客之弱矣。昔日跨鶴之興。安在哉。屈首請盜垂頭喪氣。微軼之辱。亦不是過可笑。弟即當招軍買馬。捲土重來。以圖恢復。毋使女真倖志。謂我兩朝無人也。

浣溪沙

東王嬈。心愛阿嬌無端勾。小兒曹。任菱輕揶笑。朝朝。

一紙墨痕竟未一香香斜日下花梢黃龍直鳴啼經巢

評

以虛名賈實禍

繡榻野史

卷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酒簪

狂童復東稱雄

寫完。叫小廝餘桃。分付他。你可送這帖兒到書房裡。趙小和公收拆。原來餘桃是北京舊蓮子銚衛學小唱出身。東門生見他生得好。新討在家裡炒茹茹的。餘桃拿了帖兒。送到書房裡來。正撞着大里梳頭。接了看完。呵呵的大笑。作回東道。

昨者輕敵。遂有街亭之恥。然亦佯敗以驕之。尊諭三復。不啻中調見意。令人怒氣勃勃。晚當披甲躍馬。誓與彼決一雌雄。必三犁虜廷。深入不毛。直搗其巢穴。而掃腥羶然後已。此後。

餘桃領了回帖。送到東門生。見了回帖。也呵呵的笑。讀與金氏聽。且說道。你怕不怕。金氏道。不怕不怕。包今夜定要他跳了討饒。

趙郎降敵心含取。終日徘徊獨自語。計上八頭。驕兵伴解差。佳人不知止。稱雄猶未已。安見九里山。教人難更難。

評

安排下十面埋伏。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汨寶

姚金觀東嶽意

聖朝批書

我聽他書裡說話。不過是要戲得我毬穿洞破的意思。又打戲我騷。可恨可恨。今晚你不待我出去。我定要去了。你可寫去道。定要斬了和尚的頭。剝了將軍的皮。搶了兩個雞蛋。放在熱鍋裡弄稀爛哩。東門生道。你真說得好。不消寫帖。我見他。就與他說。兩個方纔叫塞紅。拿衣服過來。穿了下床。又是中飯過了。那裡曉得大里。曾遇着一個方上人。會探戰的。把他丸藥一包。包上寫着字道。這藥搽在玉莖上。能使長大堅硬。通宵不跌倒。若不用解藥。便十日也不洩。包上又寫着。入於婦人陰戶內。能令陰戶緊燥。兩片脹熱。裡面只作酸癢。快樂不可勝言。陰精連洩不止。若進得多遭。不用解藥。陰戶腫痛。幾日不消。若男子要洩。含冷水一口。婦人陰戶上。把甘草水一洗。便平復如舊。又寫云。此藥只可

施於娼婦。人家女子不可用。此藥能損壽。多用則成弱症也。大里看完。
笑道。今晚也管不得。定用靠他見一番手段了。先取一粒抹在自家龜
頭上。又取一粒結在汗巾頭上。袖裡帶了揚州有名占回子做的象牙
角先生道。怎麼得個天色夜呢。

■ ■ ■

安排何事心狠毒。解甲投戈愈濃郁。雲雨細商量。恩情耐久

長。欲堅一時壘。滾戰恣誇嘴。婦人無正經。無情亦有情。

評

終不是好相識。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泥寶

淫娃自弄風情

却說東門生吃了午飯。正要睡覺。只見學裡差個齋夫來。叫道。明日學院到淮安去。打這裡經過。就用到瓜州地方去接。東門生慌忙叫餘桃取衣巾出門去。對金氏道。今日晚頭我不得回來了。等他走來。你就留在房中宿了。發便當。金氏道。你不在家裡。我決不幹這樣事。東門生道。只要你心裡不忘記我便是了。我如今去。就與他說你恨他的意思。教他晚些早進來。我明日晏後回來驗你的毯。看是好的。纔見你的本事。金氏笑了點頭。送了東門生出房門。回到房中。心裡十分歡喜道。天下有這等造化。晚頭纔好像意。弄哩。特特另鋪過了床上鋪蓋。就驟興動得緊。把門門了。脫了褲對窗兒坐在醉翁椅上。兩腳蹠起。把毯拍弄板看。道。真生得好。不要說新心肝看了愛他。便是我自家看了他也

愛的。又見牆旁邊兩片暗暗。翕動。笑道這兩片東西真不長進。昨夜裡戲了。夜還不厭。今日又這樣翕了。

卜算子

春透水波明。情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
四和裏金甌。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如酒。

評

怎奈玉人兒不見。

繡榻野史

卷

思無邪

自家準備後庭花

又看了屁股。道。男子漢喜歡男風的極多。他今夜裡必定要同我做這個事。只是弄屁眼。若還等他有些醞醞帶出。就極倒興了。我曾見小官說。把紫菜。塞進去。方好弄的。就拿紫菜一餅。把茉莉花浸的蜜水打濕。塞進好此去。又把茉莉花水。連襪和屁眼。前前後後都洗一遍。道。他怎知我這樣在這裡奉承他。拭乾了。又道。我那新心肝。便是這。歇來了。何妨得呢。怎麼定要直到夜裡。真個急殺人哩。

如夢令

門外夕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曉夢不覺風。回首落英無限。
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評

「樹屋」科「上」在「理」，「奸發」平買「上」。

繡榻野史

卷

四

思無卅匱寶

繡榻野史

卷

四

思無牙湘雲

趙郎潛入閨門

却說東門生出廳前書房中。尋大里說話。大里早出去了。也因學院過。打聽用接不用接。湊巧的撞着齋夫。送了他幾分銀子。不要他去了。東門生走到街上。正好遇着大里。說道。學院過。我學中有名的。定用去接。不得回家。你可去麼。大里方說撞見齋夫的緣故。東門生因輕輕道。你既不去。我已分付他備了床鋪等你。着夜進去就是了。他真個惱你不過哩。大里道。曉得曉得。別了東門生。心裡也十分歡喜道。他既不在家。那裨用到晚纔去。就一步步走到東門生家來。這兩個丫頭吃了午飯。都在那打盹。冷冷靜靜的。遲到金氏房門邊。金氏聽得有人走響。問是那個人。人里輕輕應道。是我。金氏歡喜得緊。慌忙穿了單裙。走到門邊。笑問道。你好大膽。也到這個所在。大里道。恐怕人來。快開門。金氏道。你

跪在外面我纔開。大里就雙膝兒跪下。

山查子

胡聿七尺軀。狐媚緣愛睺。下氣欲追歡。何惜黃金膝。

離

謂無人窺。難可欺白日。不識少年心。所懼惟配匹。

評

色不迷人。人自迷。

人非甚無恥。未有不自愛者。金氏。任恣其情欲。極人世取憐之狀。無所不爲。非甚無恥之人。何以至此。可爲長太息矣。

校記

●「鈴」原作「鈴」，據坊本改。

●「燦」原作「桑」，據坊本改。

●「師」原作「睡」，據坊本改。

●「狂」上原有「趙」字，「趙」字原無，據舊刊目錄刪補。

●「稿」原作「倒」，據上文及坊本改。文或作「入」，入贅。

●「你」原作「不」，據德池堂本、坊本改。

●「贈贈」原作「信信」，據坊本改，德池堂本作「信信」。

●「桑」原作「桑」，據坊本及下文改。

●「享」缺去一頁，小目據舊刊目錄補。

●正文至此，據德池堂本補。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卷之一

李卓吾子李贄批評

醉眠閣慈慈子校閱

開關迎敵

却說金氏開了門。就笑起來。連忙扯起。兩人同進了房。把房門門了。金氏扯了大里。叫我的心肝。我正在這裡想你。你又來了。大里道。今日是天作成我的。等我兩個快活。只見房裡靠東壁邊。掛着一幅仇十洲畫的美女兒。就是活的一般。大里看了。道。這倒就好做你的行樂圖兒。把張蘇州水磨的長桌。挨了盡。桌子上擺了許多古董。又擺着如意。君傳。嬌紅記。三妙傳。各樣的春意圖兒。梳頭桌上。放了象牙鑲嵌的荳蔻楠。減粧一個。上邊鋪了。一張斑竹卅字眠床。掛了一頂月白百蝶湖羅。

繡榻野史

卷一

四

思無牙泥寶

帳子。床上鋪一領廣東絕細的藤蓆。放了一個長藤枕。兩根花絲絨的單被。把沈速香薰得噴鼻子香的枕頭邊。放着一個宋朝金胎雕漆雙頭牡丹花的小圓盒兒。裡面盛着真正緬甸國來的緬鈴一個。原來東門生是不會久戰的。常常弄倒了。只得把這個東西放在毯裡頭。方纔了興。大里看了道。我舊年到南京科舉。去院子裡馬湘蘭家耍子。見他的鋪設。與你家差不多的。只是馬湘蘭極出名的小娘。趕你的腳底毛不來哩。就抱了金氏親一個嘴。道。心肝。快些脫光了。待我射。金氏道。你去關了窗。試亮得緊。叫我羞殺人。怎麼脫得下。大里道。我和你還怕甚麼羞。正要亮些纔妙哩。只把銀條紗糊的格子窗推上。便替金氏衣裳光光脫去了。把手去摸摸毯。道。昨日像是等我弄得腫了。且拍開。等我看看。這是大里要放藥進去。假說這話兒。金氏那裡曉得。應聲道。生得是這樣胖的。就睡倒。便拍開。叫大里。你要來看。除非你的腿是鐵打

的方戲得我徘徊。

浣溪沙

佳人猶自戲檀郎。誰想春心別樣狂。漢家更選飛熊將。遮莫當。妖魔不心姚河梁。泥首待依早伏降。主人已鍊蛇矛器。落魂忙。

評

非復吳下阿蒙。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洞雲

趙郎借丹成功

大里把丸藥一粒。嵌在手指頭上。假意撿弄。把藥輕輕放進毯裡。笑道。如今真個不腫。晚此定要他腫哩。金氏笑道。你真有這樣本事。我憑你怎麼樣弄。會射殺了我。我纔見你好漢。決不討饒的。大里道。如今說開了。牢記牢記。金氏一頭跳起道。我倒脫得光光的。等你看。你倒穿了衣服。只管胡說。也來替大里脫了衣。解下褲來。看見大里的毯。棒槌般粗大。雙手拿住。道。我的心肝。你像個被曲鐮呵了胞的。怎麼比昨夜又大了些。大里道。你怕麼。金氏道。天下只有嫌毯大的毯。那裡有放毯不進去的毯。我全要他爽利。爽利。那有怕他的理。人說得好。開了羊飯店。憑你這大肚子。就把口來咬。道。我的心肝。這根毯全是這頭兒生得有趣。頭兒忒了。皮又急。筋又跳。擦得我毯門邊極快活。這時節。金氏藥

氣發動了，只覺腿裡熱烘烘的，褲面酸癢的當不得，就起來坐在醉翁椅上，拍了，搔着。對大里道：「緣何我的腿裡熱起來，又酸又癢的？」大里道：「只是臊得緊，有甚麼說呢？」金氏道：「我每常便臊，不是這等。」今日比前各樣的了。大里道：「婦人家陰精要來，方纔是這樣的。」金氏叫道：「心肝，快拿毯來射進去。」大里故意不放進去，只把毯門邊捱擦。金氏道：「如今一發弄得我過不得了。」看他歪身扭腰，臀顛腿擺，十分酥癢難過，真是有趣。

訴衷情

芙蓉帳，錦王峰頭，重整舊風流。郎太毒，故遲留，不覺身兒就

情教浪意難收。好綢繆身兒，扣心險兒，相偎腿兒，相勾。

評

出落風流。

繡榻野史

卷

六

思無牙酒箋

斷略

嗟乎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余觀金氏。居家不正於始。適人不守其終。乃喚
大里宣淫肆慾。裸相窺覷。至枚筭投壺。板搖浪蕩。是何道哉。詩云。相鼠有
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余亦云歟。

嬌娃落於計中

當與齊語並
刊

大里笑道。如今着我手了。就把毯來挿進。氣盡力重抽了七八百抽。金氏閉了眼昏昏去。只見陰精大洩。原來婦人家陰精。比男子漢不同。顏色就如淡桃紅一般。不十分濃厚。初來時節。就像打噴嚏一般。後來像清水鼻涕一般。又像泉水汨汨的沖出來。大里就蹲倒了。把口去盛吃。味極甜。又清香。比男子漢的毯來得多一半。大里笑道。真是天下極奇的模樣了。我今日纔知道婦人陰精是這等的。把舌盡數銜吃。金氏開了眼醒轉來。道。我今日異樣狂癢。真熬不得。比一向一些不同。就像有萬數根尖嘴蟲。在毯裡亂咬。癢鑽進骨髓裡去。又熱又酸。你越抽。我越過不得。方纔來了一陣。纔略好些。把頭向地一看。道。方纔有好些流出。緣何地上不見哩。大里道。都是我把口來盛吃了。你還不知道。金

氏道。真是魂飛魄散了。那裡還知道。

卜算子

有意弄春情。春情鎖不住。無耶狂郎惹情。甘露如雨。樹牡丹心欲開。遊蜂恣採。採釀來清且香。甘甜好滋味。

評

飄飄欲仙。

大里再戰取勝

正講話的時節。金氏道。不好了。又發作了。又像方纔一般癢起來了。快拿毯來。大里又把毯插進。重抽千餘道。今日定要射得你爽利哩。金氏口裡唧唧啞啞。吱吱呀呀。叫道。心肝。快些抽。不要歇。今日決要快活殺了。我實過不得。又見眼閉口開。昏迷去了。陰精大洩。大里又把口來盛吃。比頭遭發多了。金氏醒來道。真是好笑。若說起今日毯裡頭快活。真要做甚麼神似。便是刀在頭上殺。也只是快活。不知道了。若還我的毯只管是這樣癢。怎麼得他結束來。這等一陣。實是出一身冷汗。口裡舌頭和手脚都是冰冷的。他在這裡看見地下有這許多狼藉。必定愛惜我。你如今只是來了。等我吃還便罷。大里笑道。今日我只要心肝快活。是這等竭力奉承。你倒埋怨。我且看我這一根鐵棍樣的毯。不放

繡榻野史

卷

六

思無牙酒

在你這膝毯裡。叫我放在那裡。今日定用做你不着。等我就得爽利。包你定不射殺了。

懷素

春興來。無端勾引小秀才。小秀才。一種芳情。萬端擺劃。

魂靈飛上楚陽臺。神昏力倦。好疑猜。好疑猜。許多狼藉。不

難挨。

評

強風流。錯大。

金人三戰敗績

金氏道。說得我又癢來了。快些拿繩來。因又挿進。亂揪七八百墩。研了百來研。搗了百來搗。金氏道。如今來的。不許你吃了。好好把茶盞接來。等我看。人甲道。曉得。又着力往上面骨梗邊。刮一陣。搗一陣。又往下面近屁眼的處在。揪了繩。着實擦了一陣。又篤了一陣。纔憑繩在毬中間。盡根到頭抽了百數抽。金氏口中只是叫道。心肝。我要死了。如今我只是熬不過了。我怎麼詎戲得這樣快活呢。大里見金氏又有些酥暈。忙把繩拔出。拿角先生套了挿進。盡力緊抽。又抽了幾百抽。金氏暈去。慌取茶盞接在毬門邊。只見這一番來。毬一發張開。兩片喘動。就像馬鼻頭割開一般。陰精裡頭湧來。浪浪流出。接了半茶盞。大里看他顏色粉（粉）紅。又像鴨蛋清一般。盛在茶鍾裡。洋洋的又香又潔。金氏醒轉

來。攬住大里。問道。我的心肝。性命決送在你這根繩裡了。你如今繩用來了。方纔叫你接的。拿來我看。大里拿過來。金氏笑道。原來是這樣紅色的。緣何有這許多。你一定添上些水。大里道。你看有水無水。金氏道。這等我來了三遭。倒有一茶鍾半了。金氏把指頭攪了一攪。道。我們婦人的。自然生得乾淨清潔可愛。不像你們的這等厚濁像麵糰。腥氣像生荳（痘）樣的。就推盞到大里口邊。大里汨的。一口吃乾。道。真個有趣。金氏道。你。鍾落肚。你也好罷了。大里道。你左右昨日吃我的過。今日還杯。金氏道。你的怎比待我的。金氏把自家毯拍開看看。見兩片十分腫起。有些疼痛。大里笑道。如今却是腫了。

風流一色強支持春。祇自迷。留連年少未尋思。貪歡有幾

時 空啼楚笑。嘻嘻。酸甜苦自知。殷勤來在愛便宜。春、
未了期。

評

甚是無情。

繡榻野史

卷一

六

思無牙湘雲

女真垂首喪氣

金氏笑道。不要你管。戲弄一回。只見天色夜了。金氏起來穿衣。道。且吃了夜飯。我與你床上睡了再弄。就使開了門。叫丫頭阿秀。點燈到房裡來。金氏對大里道。你坐在房裡。我出去安排酒來。與你吃一鍾。有興此。又好弄。金氏出了房。大里心裡道。果然有這樣神效的妙藥。怎麼有這樣知趣的婦人。我又冇這樣受用的造化。便把毯捏弄。却說金氏到灶上。縫門兩片睡起。走路有些礙人。暗笑道。如今做出來了。明日我的心肝回來看出。怎麼好。定被他笑了。

自逞風流是慣家。如今楚痛些。雖然強忍。赴豪華。只怕冤家。

暗思暗笑未已。追憶時愛無涯。一任春風。落花笑。且由他。

評

悔之晚矣。

繡榻野史

卷

六

思無牙泥寶

金趙芳鑑歡譔

忙叫丫頭塞紅。今日趙官人在我房裡。安排酒進去吃。你們兩人。可換了乾淨衣服來伏侍。叫阿秀。你先拿燈進去。阿秀拿燈到房裡。大里攙住阿秀。親一個嘴。問道。你娘在那裡。阿秀應道。在灶上。大里扯住阿秀道。在此等我弄一弄。阿秀道。娘要打。慌忙走出。笑對塞紅道。娘今日闖了門。在房裡一日。我道做甚麼。原來又是他在房裡。我娘這樣一個標致人物。虧他受用。塞紅道。我又道趙官人這樣一個標致的人。虧娘受用哩。只見金氏辦了一個精緻攢盒。開了一包三白酒。備辦完了。叫塞紅拿了攢盒。阿秀拿了酒。同進房來。大里攙了金氏。叫道。我的心肝。要你這等樣費心。就在床前擺了。張小八仙桌兒。大里上面坐。金氏下面坐。塞紅灑酒。兩人對飲了十數杯。大里道。我不會吃悶酒。就下來

和金氏一同兒坐了。抱金氏在懷裡。一手拿了酒杯。一手去摸金氏的腿。道。我的心肝。緣何腫得是這樣的。疼也不疼。金氏笑道。不要你管。你且吃酒。

海棠春

檀郎調語。人何巧。匠耐人。甚無分曉。一片至誠心。萬段春煩惱。
嬌娃未解機關。尚含糊。几自推調試。取金盞。惟與相傾倒。

評

也作此無奈句語。



余觀名教中無限樂地。而世人專取淫奔野合爲歡。自謂莫予云觀。不知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邪齋

肆醜閨房。穢影宇宙。雖身櫻毒楚。猶迷不悟。縱橫不休。酣戰未已。果人生
至樂。無出此賦。

趙君恣情瀟浪

金氏就把酒口裡含了。送過在大里口裡。連送了四五鍾。大里道。我要把酒鍾。放在心肝裡。灑了酒吃。發快活。金氏道。你要是這等。有甚麼難呢。就叫塞紅。去拿團團的。沒奈何大玉盃來。金氏脫得衣裳光光的。仰眠在凳上。叫阿秀塞紅高擡。起了脚。把枕頭又墊起屁股。把杯兒正正放在毯裡。大里連吃了四五杯。道。有趣有趣。好個盛酒的杯盤兒。金氏道。不好了。弄得毯裡又是口裡。一般酸癢起來了。大里道。正要你癢。等我再盛些精來。衝酒吃。金氏道。這個其實妙。把杯拿出了。快拿毯來。你一邊敲。一邊吃酒也好。大里道。我只管抽你。百抽吃一杯。金氏道。使得。叫阿秀道。你記數。數到一百。塞紅就灑酒。大里氣重抽百。吃了一杯。金氏道。我毯癢得緊。可快些。重重的抽。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湘雲

廣花聲

雲雨一山濕。春意闌珊。青苔不。酒盃乾。樂極那知身有玉。

一絲貪歡。放浪反羞慚。無度。拔提。聲令。鬪馬蹄圓。

來一往。亂風顛。勝似神仙。

評

風裡落花誰是主。

兩人歡樂無已

大里就很命緊抽亂送。阿秀那裡數得來。大里笑道。我抽過二白了。阿秀不知道。金氏道。如今吃兩杯便是了。大里道。如今待我自家記數。且看抽多少。你娘的精纔來。大里又盡根抵住毯心。掘搗有兩個時辰。叫塞紅道。我也不耐煩記數。且流水灑來。連吃了十數盃。金氏笑道。抽了一千多了。緣何毯裡只是癢。不見來。你便再重抽些。大里又緊抽緊頂了幾百回。金氏道。如今過不得。要死了。只見金氏面皮雪白。手脚冰冷。口開眼閉。暈去。大里壓不拔去。忙把茶鍾盛在毯邊。陰精照舊滾出。流了大半茶鍾。塞紅阿秀笑道。這足甚麼東西。大里道。這是你家主愛的臊精。等我射出來的。你兩個少不得停一會兒。要是這等射出來哩。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湘簪

少婦貪春心命。幾度無休。眠眼花憚。不知盡。量人只是
丟。還道才郎精力好。攘放綢繆。兩片收收。關不住。數
不盡。好風流。

評

嘻笑唾罵。皆成文章。

斷略

本書所載金氏入甲沈淪。慾愛。顛轉。迷復。行樂。白晝艱辛。亦何薄也。及舉
爵歡笑。種種所爲。無復人類。言不雅馴。事甚怪誕。然猶好愛不厭。豈非人
也歟哉。

嬌娘自顧驚訝

塞紅見金氏不醒。慌問人里道。如今怎麼了。大里笑道。這樣騷養漢精。等我射殺罷了。要他做甚麼。就把口對了金氏口裡。接氣。歇。金氏漸漸的睜眼動手。又好一會。方醒轉來。一身冷汗。笑道。這一遭。比日裡又快活些。來得十分爽利。只是我腳手要一些氣力也沒了。你快扶我起來。大里抱了坐在腳膝上。金氏見桌上茶鍾裡的精。驚問道。怎麼只管有這許多。問塞紅道。有酒在裡頭麼。塞紅道。沒有。金氏道。怪道我這等爽利哩。就倒在小金杯裡。看有多少。倒滿了一鍾。這個東西。映了金子的顏色。發清瑩得可愛了。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洞室

錦堂春

婦女只耽春好。男兒毒浪無涯。幾番流夜未知覺。盛來猶自
誇。不禁精神。盛要時。怕動倚斜。尋得你風流罪過。約
有十餘車。

評

侍臣最有杞丸渴。不暇金莖露。血。

金氏想臂思是

大里拿了。一口吃乾道。瓊漿甘露也只好是這樣的了。倒來有二鍾纔完。大里俱吃乾了。金氏道。真個好笑。古人說得好。口裡哂。腰裡搭。腿裡夾。憑你。雙（隻）腿。子抵了裳。也定要。把腦門。擠出濕漉漉。如今我狠命哂你舌頭。要你動心火。搭你的腰眼。要你腿忍不住。鎖你的腿梗。要你癢麻。只見你腿頭越脹起來。內沒些流出。真個作怪了。如今也要你的來些。與我吃。大里笑道。你弄得他來。憑你吃。金氏兩手捏了腿道。古怪東西。難道這等有熬煉的。把口來咬哂。餛飩。回。又不見來。金氏叫寒紅阿秀。你兩個來品哂。定要弄他來。兩個不肯。金氏笑道。丫頭還不來。我也哂了。爭得你兩個人。寒紅對阿秀低聲笑道。一句家主公。腿張也不許我們張。張。如今等我飽看飽吃哩。使輪流品哂。寒紅品得

繡榻野史

卷一

五

思無牙泚寶

牙床懶。阿秀睡得口水乾。大里不見有些動靜。

■

無奈情郎興不闌。口品玉欄干。一雙婢子。兩隻纖手。好是心煩。王人仍在春風裡。無計把春闌。也應依舊。情濃如水。挺立如山。

評

諸得人來不快活。

■

吾聞貞女不事二夫。敬勸之。大機也。金氏捨夫不事。而事其他人。病狂喪心。已無足道。又令婢效其品。何魏耶。

塞紅書書滋味

金氏道。奇得緊。也罷。我平日極歡喜看人弄的。你可把塞紅來弄弄。等我看一看。大里道。塞紅一定是黃花。我試試大。只怕一時間難弄哩。金氏笑道。這狐狸精。前日見我往你娘家吃生日酒。竟和我的人弄了半夜。我回來打上一頓。又聽得說我昨晚出在書房裡的時節。又和他弄了一夜。毬眼一定弄寬了。還不脫下了衣裳。等趙官人弄哩。塞紅道。羞殺人。扭着身不肯走攏來。大里道。這分明是笑家主婆了。難道你娘不怕羞的。一下子推倒在凳上。金氏道。也替他脫了光光的弄。大里就把塞紅渾身衣脫去。原來塞紅看了這一日。毬裡頭灑水流出。褲子都濕透了。大里解下。金氏看了。笑道。這丫頭像是撒尿出了。大里道。方纔茶鍾裡的。難道也是尿。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湘雲

柳梢青

佳人戰怯。隨意（遺）奇兵。更見。勦敵。鴛鴦眼熱春思些些。
春心動也。丁香露。山驛枝青才。一得秋。腸寸結。那曉他
心。多情多感。無邊風月。

評

離口涎空咽。

丫鬟雲雨綢繆

塞紅把手掩了嘴。笑將起來。大里把毯挿進去。也不見他說痛。笑道。東門生這半夜難道便就弄得這般樣的。一夜戲過幾百遭了。塞紅道。偷也偷幾遭兒。如今娘也是這樣的了。大家沒得說罷。金氏笑道。這丫頭倒會塞嘴。阿秀道。着實射好了他。趙官人的是賁毯。不要射他這一個賁毯。只做娘睡了罷。大里道。也是他。遭造化。你不要來爭。就拄進大半根。塞紅叫道。裡面忒頂得慌。抽出些。抽出些。大里道。不要做聲。包你快活。連緊抽。四百抽。塞紅口裡作起聲來也。噯呀噯呀。大里道。我也要戲他的精來。挺了腹。盡力抽送。直盡了根。塞紅不覺暈去。也像金氏一般。金氏笑道。這丫頭迷迷癡癡的了。大里道。他牙關咬緊。兩腳放下。也要來了。金氏忙把茶鍾來接在毯邊。只見毯皮張開喘動。陰精滾

出。止接得。酒鍾兒。比金氏的少大半。金氏道。我如今醒眼看醉人。原來婦人來時。這樣好看。

梅花引

噯呀天。噯呀連。幾陣昏昏被活酸。意欲扳意欲扳。只落魂飛。
酥軟。更難言。一種風騷誰與說。輕輕重重真歡悅。莫留
連。莫留連。情鍾肺腑。浪殺。心肝。

評

西方極樂世界。

金人緩兵求解

大里道。心肝來時。還好着哩。毬門比他開一半。喘動像馬鼻頭。牽牽的。大里心裡想道。陰精自家來的少。用藥來的多。多了一定傷人。金氏把塞紅的陰精。要大里吃。大里心裡道。若吃了他的。金氏必怪我。拿過手。傾在地下。金氏道。怎麼。大里樓了。金氏道。我心肝的。心裡愛得緊。便吃何妨。若他的。醞醞醞醞。我怎好吃得。金氏道。我的心肝。原來這等愛我。我今日等你射得七死八活。我也目心了。大里道。我的毬不能夠他軟。硬得痛。怎麼好。我的心肝可再拍了。待我再弄。金氏道。不瞞你說。我的毬心裡還是酸癢要射的。只是毬門邊實腫得疼痛。弄不得了。我且遲些兒。你便和阿秀也弄一弄兒。大里道。這樣丫頭。我不歡喜。只是射在心肝的毬洞裡。我纔快活哩。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湘雲

小童山

因貪愛自輕身。誤被才郎賺。敢信真牡丹。揉碎沒精神。相偎
了。款款訴原因。風流自出塵。高唐猶喜赴。怕行雲箇中
些子忍難禁。寬歇歇。無奈十分春。

評

雖有般箇之固。不敢開關延敵矣。

遼金拱首伏降

金氏道。難得你這樣情意。不要說毬裡痛。便真個射殺我。我也肯的。這時節。寒紅已醒轉來。赤條條的在旁邊着衣服。口裡只管笑。阿秀也指着他笑道。你好受用哩。金氏道。我兩腿像打折一般。再拿不起。叫寒紅。你兩個丫頭。把我兩隻腿擡起來。大里細把毬一看。只見兩片翻轉紅腫。裡面的皮。都擦碎了。毬心一塊肉。像雄雞冠一般突起。裡邊像火薰熱一般。熱烘烘的。看了也可憐他。叫道。我的心肝。我看了心疼。把口來餵。金氏道。輕些。餵弄一回。大里心裡道。定要安排他討饒。纔放他。又把毬揷進去。盡力重抽。金氏熬住疼痛。抽了百餘抽。搜住大里道。如今忍不過疼了。我的心肝。便討饒了罷。

繡榻野史

卷一

七

思無牙湘簪

長相思

心悠悠。恨悠悠。一派春心未肯休。檀郎且慢描。痛難收。

忍難收。耽春落得下場頭。開口向郎求。

評

好姻緣反做惡姻緣。

斷略

趙大里當塗藥龜樓。其心已定。至土返潑戰。使形骸狼狽。(藉)且將勝不休。必欲俛首伏降。盡大肆毒。一夜之歡。不足償一言之忿。豈不謬哉。

將軍欲搗陰山後

大甲心裡道。他的毬。等我射得個爽利了。發便把屁股來弄一弄。方纔我得滿意哩。便撲住金氏道。我的心肝。看你苦的面。便饒你。只是我的毬。再不肯軟。你毬說非不得。等我弄一弄屁股。肯也不肯。金氏道。錯(毬)屁眼。是我極怪的事。他每常要戲。不知等我罵了多少。如今我的心肝要弄。只是你毬大得緊。恐怕裡頭當不得。大里道。我當初被你老公戲了多少。記得一四歲的時節。弄起十分疼痛。他只把儘睡多揉。漸漸熟滑。就覺得寬鬆。你兩個成親前。一夜還來弄我作別。我興動。前頭精也流出。他將一半吃在口裡。一半抵在我臀裡。就發滑通通的。金氏道。既如此。用多揉些。饒睡纔好。

繡楊野史

卷

思無牙洞寶

後庭宴

半榻清光。窗明月。床頭幽會情難說。美人無可奈多情。翻
做個翰林風月。回頭一望生春。却勝酥胸緊貼。尤雲殢

雨。聽嬌聲。輕貼玉樹影。華蘿桂花香拂拂。

評

狹小漢家制度。

趙宋直抵黃龍府

大里道。曉得。金氏照依小官一般。把屁股突了。靠在床邊。大里就伸了舌頭。把金氏屁眼銑濕。金氏道。你怎麼這樣愛我。這個處在那個是肯銑的。大里慢慢把龜插進。金氏却是頭一次。痛得難過。把牙齒咬得齜齜響。眉頭蹙了半歇。大里問道。你怎麼裝這個模樣。金氏道。不要管我。你是射。大里道。心肝。像是有些疼。不快活呢。金氏道。我只要你快活。我心裡歡喜。我便割殺人進痛。你也不用管的。大里放龜進去三寸。再不動蕩。金氏道。怎麼不抽。大里道。只恐心肝怕痛。金氏道。若射屁股不抽。男子漢有甚麼趣。不要管我。憑你弄罷。金氏摸自家龜和屁股。只隔一層皮。後邊與前邊也有些趣。淫水流滑。叫大里把龜取出。却把淫水只管揉進去。發滑溜了。大里道。好知趣的心肝。使緊緊抽拽。只不盡根。

有個女人，
看了無情，
卡

繡榻野史

卷八

思無牙酒寶

原來金氏屁股裡肥膩得緊。剛抽了四五百抽。就有白油。般的黏在毯頭上。毯旁邊帶出一塊來。大里叫金氏回頭轉來看。金氏問道。這是甚麼。大里道。這叫做丫油。有這東西。屁股裡頭纔滑溜。心肝的屁眼。比小官人的更妙。史比毯鎖得快活。

聽說見令

天生絕妙風流種。搖蕩春心。罵罷房門。教郎恣賞後庭春。
玉人歡愛何時了。狂興難禁。輕展香臂。勝鎖陽臺幾度雲。

評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趙兵深入不毛回

又問金氏道。你看見昨日我寫與來門生帖兒麼。金氏道。看見。大里道。我書裡頭有些意思。你曉得麼。金氏道。不過要射得我毬破的意思。大里道。你還猜不完。我說黎壽廷。搗巢穴。是弄你毬破。說入不毛。你毬是有毛的。屁股是無毛的。我今弄你屁眼。這不是深入不毛麼。金氏笑道。天殺的。今日都被你應了嘴。你如今發着實抽。抽他來了罷。大也要亮了。大里道。只怕你嫌毬頭忒。裡面頂得慌。盡力抽上四五百抽。一下拔出。竟把洞宮帶出二四寸來。大里道。甚麼東西。金氏低頭看道。這是洞頭。你盡力抽便扯出了。不好看。怎麼好。大里道。等他拖出。做了一根尾把也好。金氏道。不要取笑。不像模樣。屁包裡甚是迷悶。又有些墜人痛。怎麼樣弄得進去纔好。

繡榻野史

卷

四

思無牙湘雲

阮紹歸

狂者太毒手佳人。儘是有風。青翠庭場穴更調。吟妖魔應斷
魂。忘歡謔。思尋輕逸。飽參軍。飲的沒溫存。拖來後至

門

評

多管冤家不自在。

詞

趙子皆。粒春斗。淫淫誰忌。節公妖冶。前後兩不得安。敗券有如影。良
心既喪。亦何狂哉。

少女知春還怯陣

大里道。我的心肝。射得你可憐。拖出冷了。便難得縮進去。我有個計較。就蹲倒。把舌頭銼一銼。抵一抵。金氏道。這個處在蠻糟的。誰肯把舌頭抵。我感你這樣的心情。死也甘心了。大里細看這洞裨頭。只見又有

塊兒的帶出來。大里道。裡面黑的甚麼東西。金氏回道。是紫菜。大里說道。這是我用過的。你怎麼曉得。金氏道。不瞞你說。家中新討這餘桃。是京中慣做小官的。我前問他。因得明白。這個帶出來。屁眼迸開難過。大里道。屁眼又不好弄了。我越硬得緊。再不見撻來。你再把阿秀等我弄弄罷。金氏道。阿秀模樣兒倒好。只是年紀小些。快過來。阿秀道。趙官人東西大得緊。要弄得疼。只看得。只看得。金氏道。少不得遲早些。定等趙官人弄。還不在我面前戲哩。我正要看看兒。塞紅道。方纔笑了我。如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邪淫

今輪到你身上了。還不脫褲哩。阿秀道。我看娘和趙官人弄。我也動心。只是恐怕當不起。

亮溪沙

不郎望蜀欲無涯。鴈溝戰罷。俊庭花。思量更得小嬌娃。
那管孤舟載不起。剡溪乘興長豪華。娘行夢趣喚冤家。

評

奸殺人無乾淨。

少女臨戎求救

金氏道。你且脫了褲。寒紅把阿秀衣裳。脫得精光的。立在旁邊。阿秀便要跑。被寒紅一把抱住。金氏道。拿他上凳來。我揪了他頭。寒紅忙把他腳來扳開。不許顛動。阿秀道。就像個殺豬一般的。怎麼好呢。大里看了。笑道。好個小毬兒。毛也一根兒沒有。把手去摸一摸。道。也有尿樣的流出。只是毬還不曾戲動。今日趙官人替你開了黃花。金氏道。他人小怕痛。先揉些饑睡兒。大里道。開黃花。全不可把睡揉。若用饑睡揉的。就是男子漢沒本事的例樣了。如今趁他有些騷水。射進去倒好。大里便挺腰把毬一送。阿秀就叫天叫地起來。道。痛得緊。輕些。慢些。寒紅把阿秀腳狠命一拍。大里一送。突的一聲。竟進了大半個毬頭。阿秀道。不好了。射殺我了。只見鮮血噴出。阿秀叫道。娘說聲定用饒了。裡頭像刀割的。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汨寶

一般。是。個。真。正。的。寶。一般。真個痛得緊了。大里道。只有龜頭大小。此。
稜下邊又小些了。阿秀道。再不要進去了。

畫堂春

從來未解閒風月。偷觀不禁心熱。清泉流出御溝咽。（葉）
也難休歇。狂且甚是無情。憑空煞地強烈。狠命不許聽。
娘說。無端流血。

評

也不是散相思五瘟使。

浪子無情可恨

列傳
張

七
想

大里又一送。禿的一聲。把一個大大的龜頭都放進去了。阿秀頭和手脚亂顫起來。道。如今戲殺了。痛得緊。真個難過。血流出來。夾龜子流下。滴滴的不住。金氏笑道。射得這丫頭好。塞紅道。趙官人。發都射進去罷。金氏道。你這丫頭。向并寬的。還容得去。他是頭一遭。怎麼當得。只再進二三寸。夠他受用了。阿秀叫道。趙老爺。金奶奶。定用饒了。再進去不得了。大里輕輕拔出。阿秀道。便拔出。裡面也是痛得緊的。那知大里故意抽些出。就往裡邊連根一墩。羣的一聲。直射進半根去了。阿秀大叫一聲。道。如今死了。亂顫一陣。塞紅再不肯放他。脚夾住。只見阿秀口裡道。痛殺了。大里道。使饒他盡根。只抽一二百抽罷。只見抽出一送進。阿秀道。不好了。再不要動了。大里不管。着實抽了五六十抽。只見滿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湘雲

地血流眼淚江江的亂浪，面像土色，漸漸的死去了。

青平樂

娘行毒手，不管人生受解衣胡比，從容鼓強把鮮花碎樣。

一邊捫雨捲雲，一邊魂散魂驚，斷送此一性命，能消幾陣昏沈。

評

好事多磨。

斷略

嗟時，爲第國石，胡氏之士，爲何如人，既亂其，婢土母，又更受辱，彼以房辱，弱女子，然而逼之，以毒之，雖號呼，何事，却可變酷若此，迫夫，胡氏失子，家聲，誠，其非殘忍，不良之報歟。

阿秀預道不勝堅銳

金氏道。快饒了他。這丫頭這樣沒福。略進得半根麵。就戲得暈去。慌忙拔出。把阿秀扶起。坐了一歇。阿秀醒轉道。噯呀噯呀。痛得緊。開眼道。趙官人忒狠心。若再敢進些去。連小腸都斷了。如今痛得難熬。定用饒了。見滿地是血。對塞紅道。趙官人把我家伙弄壞。一世沒用了。金氏道。且去睡罷。塞紅道。方纔笑我。我却是快活殺。你怎麼就等趙官人射殺呢。阿秀道。我再將息兩口。與趙官人輕輕慢慢的弄幾遭過來。比你快活些哩。把汗巾拭了。縫裡的血。口裡叫道。空痛空痛。仍舊着了衣裳。立在金氏旁邊道。娘你自己承當。自家受用罷。我再替不得了。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酒簪

更漏子

不知羞。強識趣。還想依客歡會。暖兒下。白王盤。鮮紅乾未乾。
求快活。占受用。不道潮。不曉痛。一句句。一聲聲。官人忒狠。

還金龜強迎戰

人捨身事

記人

大里攙住金氏親一個嘴。道。我毬再不見來。定用射在你毬裡纔好。金氏道。說得是。只是抽定用輕些。大里道。曉得。只是輕輕抽。再不得來。大里看了金氏毬。笑道。腫得有趣。毬兒放進去。其實緊湊。不捨得就來了。心裡道。且待我再抽他數百。不要管他。又重重的盡力抽搗。金氏蹙着眉頭道。怎麼還不來。大里道。不要忙。我弄了一夜。心裡火動。發渴了。有冷水拿一碗來吃。金氏道。有倒有。只怕吃不得。大里道。不妨事。等我吃一口。金氏叫塞紅搗。一碗來。金氏道。心肝。少吃些。恐怕傷人。大里含了一口。就抱住金氏道。心肝。我如今要來了。你屁股掇出機頭來些。大里努力大抽。盡根亂射。兩情濃切。金氏也不知痛。臀頭腰擺。大里陽精大泄。汨汨的不知來了多少。金氏道。我如今渾身通泰了。叫大里道。你且

繡榻野史

卷一

九四

思無牙泄寶

慢些抽出。叫塞紅拿金鍾過來。接在我毯底下。大里把毯頭慢慢拔出。金氏毯裡的毯就滾將出來。流了滿滿一。金鍾把汗巾輕輕把毯裡外揩乾了。替大里的毯也拭燥了。起來。

三回

佳人儘意效鸞鳳。雌雄兩處忙。一番楚痛一番狂。相忘入醉鄉。
恣歡謔。弄風光。那記漏聲長。紅羅帳裡浴鴛鴦。交情不敢忘。

評

也是春風一度。

懸金猴擬後期

金氏看了道。怎麼只有些兒。就倒在口裡。嚥下去了。金氏道。生腥臭醜噴着的。真有些難吃。我來了兩三碗。你怎麼只有這些兒。大里道。你的騷水仁壽調羹值甚麼。我的是金子一般貴的。兩人各各穿了衣服。天竟大亮了。大里搜了金氏道。心肝。天明了。我用去了。怎麼好。金氏道。只願他晚些。不要回來。再等我和心肝一頭兒。擡了睡一夜。纔稱我的心哩。你如今回到家裡。看了阿婆。到晚頭。定用白家來望看。大里道。我一定來。扯了手。送大里出房到大門外。這時節。街上還少人走。金氏又在大門裡。啣頭。扯了大里。道。放他不下。又把口咬啞一回。道。軟的放在口裡。一發覺得有趣。等我整日是這等含着。我纔快活。大里道。放了他罷。金氏咬住。又啞弄了一回。方纔吐出。大里又親了一個嘴。只得別了。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泄寶

浪淘沙

雲雨至天明。難捨情人。交情正好又分離。此際不堪容易別。着意叮嚀。惆悵阻回程。放下難停。留連輾轉許多日。日相偎無去也。聊慰芳心。

評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甚矣淫汚之新人也。名行喪。盡社交忘。方大里之調藥久戰。自快其私。俾陽痿遺精。略無顧惜。雖遂仇何以加諸。茲且依依戀戀。慘執其手。不忍捨去。無亦淫靡蕩情。聽發元不計賊。

金趙俱入夢裡

金氏眼看了大里轉彎。方纔回轉房中。到房門邊。眼花撩亂。個頭圓。

暈倒床前。阿秀塞紅慌忙扶起。到床上睡了。道。我今日直要睡到晚頭。

哩。你們在房門邊伺候。若相公回來。可安排飯去吃。就一頓睡倒。但見

毯裡一發腫痛難過。兩片就如生毒調膿的一般。只得拍開了仰眠。方

纔好過得些。身子又十分困倦。昏昏的像死人睡去了。睡到吃中飯的

時節。却說東門生接過學院回來。經過大里門首。道。且待我望望他在

家裡否。一直進去大里自家的書房裡。只見大里也覺弄了一夜。身子

困倦。精赤條條的把兩腳攔起。在醉翁椅上。呼呼睡去。東門生搖了兩

搖。不動。便把手拿了他毯。彈了一彈。笑道。昨日好受用哩。怎麼來偷我

老婆的毯水吃。只見毯綾下有牙齒痕。道。這決定是我心肝把口咬的。

毛上還是濕漉漉的。道。這都是我心肝的毯水。

■

雲雨戰酣方睡。昏沈早是如醉。偷香竊玉慙慙。猶帶些需況
味。好睡。好睡。門外東生相會。

評

夢魂飛入楚陽臺。

姚生探春敘舊

東門生就思量起來。我前送心肝到書房裡。我在門縫上張。他把心肝靠在機頭上。着實弄他。如今也裝這個模樣。自從我娶了親。他戴了巾。不曾與他錯（毬）屁眼。一時間趣頓起來。就放此饑睡。射進去。這時大里正睡去。不能夠醒。東門生抽了一歎。自付道。這個人頭巾雖戴。像日日作少的。比前我戲時。倒寬了。怎麼弄都不醒。小官家這等要戲。怪不得我的心肝要人戲哩。又抽了一歎。大里方纔驚醒。見是東門生。便說。你幾時回來。怎麼偷我。東門生回說。你偷我家的福食。我便偷你劈開的饅頭也不妨。大里笑道。不用偷。這是你走的熟路。一發了了事罷。便把脚拍開。屁股連蹬幾蹬。就是金氏家數一般。弄得東門生倒在他身上。方纔走起措了。因問大里道。你且把昨夜的做法。說說看。大里笑

道。不要說起。你會回去不。東門生道。還不曾到家。人里道。你回去便知道了。昨日帖子上的話。句句應了我的嘴。真個快活當不得。只是阿嫂十分受虧。哥不要怪我纔好哩。

生查子

偷香美少年。辛苦熟睡者。那曉故人來。劈破荔枝(枝)也。
此歡與彼歡。住來如驛馬。試問玉人兒。眼見知真假。

評

世事循環。有如轉燭。

良人目觀銷魂

東門生道。我要你去弄。正要像他的意。若弄得他倒。我心中喜歡。豈有怪你的理。我就回去笑他。東門生抽身就別了。回到家裡。只見靜悄悄。的。問阿秀。娘在那裡。阿秀笑道。還睡着。東門生忙進床前。見金氏仰眠在床上。就搜了。叫。我的心肝。還不起來。金氏困倦得緊。喚也不醒。東門生把毯一摸。又看了一看。就驚呆了。道。緣何直等他弄得是這樣的了。心裡又愛金氏。又恨大里。慌忙搖醒金氏。金氏開眼見東門生。笑道。你幾時來的。東門生樓住道。緣何你毯是這樣的了。金氏笑道。不要說起。我說與你知道。你不可笑我。東門生道。我正替你疼。怎說個笑你。且說來。金氏道。若論他昨日本事。真是天下少的。你昨日去後。他就來到房裡。和我弄起。直到今日天亮纔去。弄得我毯裡精來了四五遭。他的毯

在我腿裡準準有。萬多抽。因此上弄得這樣的。我如今四肢要。此氣力也沒有。困倦得緊。腰骨就像打折。般。過不得。怎麼是好。

點降（薛）哥

美女風騷。被人竊賺形骸。倒良人來了。芭蕉花頭俏。

兩

跟偷看。總是傷情拘。同心少。懊恨同袍。酸楚知多少。

評

關心者亂。

細究行藏願未

東門生驚問道。你來的。一定是騷水。金氏道。不是。若說起我來的。真好笑。他不知怎麼弄得我毬心裡酸癢。就像萬多根尖嘴蟲兒。在裡頭亂咬。一般。憑他抽戲。抽上千多抽。我便酥倒。快活得緊。真是說不出。便死去了。毬中流出鴨蛋清一般的淺桃紅色。流了半碗多。纔覺爽利。方纔轉來。直流了五六次。到天亮。他也直弄得心裡發熱。討冷水吃。方纔泄了。不知他昨日的毬。更比前日夜裡。大了一半不得。還有一件。我不和你說了。東門生道。我的心肝。一發說說罷。金氏道。你不要笑。道。你戲了他的屁眼。要在我身上出氣。又把我屁眼來戲。說我屁眼裡有丫油扯出。比小官作少的。又好些。着實惡他重重的抽。幾乎把洞宮都扯出了。東門生驚道。怎麼有這等事。被他冤報冤去了。金氏又說。昨日他的帖

子寫甚麼深入不毛。正是這個意思。

■

多情揵動春心處。勾引騷風無抵極些兒麻上來。肩擔幾徘徊。他人期報復。不毛竟深入冤家冤報冤。斯苦好難言。

評

倒行逆施。亦忍人矣。

驢婆始終未悟

衛州野東門
之役。敗於
金之恥也

東門生聽了金氏說完。撓胸道。天殺的。我的心肝。待他哄殺了。連你也
不知道。婦人家的陰精。極難得來。若來一次。比男子漢來百次。極損精
神。怎麼好一夜來了五六遭呢。必定是他放藥在你毯裡。我記得了。
他曾在鈔關上遇一個方上人。教他採戰的方法。怎麼竟把我心肝來
試。金氏道。怎教做採戰呢。東門生道。這是仙家修養煉丹的法。放在婦
人毯裡。等毯裡酸癢。又快樂。便陰精肯來。男子吃了。輕身延年。長生不
老了。只是婦人漸漸的黃瘦要死。金氏道。是了。他昨日我來的時節。他
就把口接在毯門邊吃了。我醒轉來。一些也不見。他說吃了。我要他後
面來的。接與我看。他纔把茶鍾接了兩遭。只見每一遭有大半茶鍾。
他定拿來吃了。又笑道。若論我精來時節。這樣快活。便死了也甘心的。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邪

卜算子

懷春沒定期。春盡情無極。人生百歲總來歸。何如盡歡況。
轉想白頭人。音慾何苦獨。欣欣合合半時生。千古享天祿。

評

色卽是空空卽色也。有禁。終有欲河。

謔言真愛文攻

東門牛道。心肝。快不要是這等說。他越來時節要吃冷水。我發猜着了。他越上搽了要藥了。這個藥用了。越便粗硬。整夜再不泄的。若要來。定用吃冷水一口。虧他仁心肯來。你還好。若只管弄你。弄到這樣時節。我的心肝。一定暈死了。這個法兒。只是好弄小娘。怎把來弄你。只是我不是。當初道他聰明。又標致。和他錯了屁眼。後來見你眉來眼去。有些愛他的意思。我又愛得你緊。只要等你快活。便等他和你弄弄。那曉得他便不管你死活。只要自家越來得遲。越硬長大。就把你這等惡毒輕賤。再沒有。一些兒愛你的情意。你道感他越你洞宮。你不曉得當初越王嘗吳王的糞。人說他是下而吃糞。實是上面吃他的心哩。他今日後邊舍你洞宮。正是前邊吃你的血。婦人極好哄的。不是假意奉承。裝出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酒寶

第五回

愛你的模樣。你緣何肯待他把洞宮抽出。塞紉因大里不吃他陰精。在旁邊搬嘴道。他昨日還罵娘哩。令氏道。罵甚麼。塞紉道。昨夜見娘去。我們慌了道。怎麼好。他道。這樣騷蚤漢。騷娘根。等我射殺也罷。要他做甚麼。見娘醒轉來。又攬住叫心肝哩。

調金門

人情毒。頃刻。竟然反覆。愛欲不緣真愛欲。機緣置人覆。

哆哆南箕相屬。如黃舌巧直曲。連痕次。權不二復由言最可入。

評

一言債事。

姚生醫勸調護

東門生道。可見得是這樣的狠人。說得金氏心中懊悔。再不做聲。東門生道。心肝來了。這許多必一定精神有此虧損。元氣十分傷了。我就用玄排藥。等你吃哩。慌忙下床。取人參五錢。門冬三錢。五味一錢。流水白去煎了。鍾生脈散。拿過來。叫道。我的心肝。快些吃了。金氏哈下。東門生又叫阿秀。快煮粥與娘吃。又看了毯道。決是異樣的惡毒熱藥。放進去。方纔毯內的肉。是這樣爛。破碎的。金氏道。正是。我如今裡面還是火燒。般焦辣。練過不得。東門生捏了笑道。這個騷毯。也用是這等安排他。金氏罵道。你還要這般取笑哩。我的歪心。全是你引我動的。你若前日不教我和他吃飯。我也還不動心。如今還不安排我。毯好。東門生道。心肝不要慌。我曉得熱毒的藥。只有甘草會解。可快些煎甘草湯來。

洗就叫阿○秀流水煎來。歇兒把煎的湯掇來。掇出金氏屁股在床邊。叫奉紅捧了小盆甘草湯。東門生輕輕把毯外洗了幾遍。金氏道。好得緊。爽利和戲一般。比你們男子漢腎上風把熱水泡的一般快活。東門生道。偏你曉得這許多。又連洗了幾遍。東門生用綿子打濕。輕輕推進毯裡面繳洗。金氏兩片毯門。登時腫消。裡面破皮。登時紅散。爽利如舊了。

西江月

良人除毒奇妙。全憑甘草煎湯。洗如戶內透心涼。立刻生肌無恙。
麥參五味一劑。奇方賽過時醫。將來服下好無疑。
四體騰騰有力。

評

善學他風流業免

繡榻野史

卷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泣雪

夫妻善策雪恨

金氏看了東門生洗得這等殷勤妥帖。撲地流下淚來。東門生驚問道。因甚麼。金氏含着眼淚道。婦人家養漢。是極醜的事情。丈夫知道老婆不端正。又是極恨的。不是殺。定是休了。我如今弄出這樣極醜形聲。你又不殺我不離我。又怕我要死。煎藥我吃。又是這樣當直我。你難道比別人各樣的心。只因愛我得緊。方肯是這樣。你愛了我。我倒愛別人。我還是一個人哩。叫我又羞又恨。怎麼過得。我決吊殺了。東門生攙住。也流淚道。我心肝有這等正性。倒是我汙了你的行止。我怕你病。安排藥等你吃。你倒要吊死。若心肝死。我也死了。再不要是這樣話。古人說得好。成事也不說了。後來畢竟不知金氏尋死也否。東門生怎的樣勸解了。金氏悲藏了大里。弄些甚麼計策來雪了他的恨。方纔罷了。且看卜回。

便知端的。

探書令

夫妻還是好夫妻。不得傷和氣。有難來。道竭力與扶持。何須
要攖他人睡。闌珊春興嬌姿媚。緩度芳心醉。卽此是無
限春光。不消暗慍相思淚。

嗟夫趙氏八甲。非惟不友也。而亦不子矣。溺於婦人。過度狠毒。致令女戎
之禍。延及慈幃。語云。美色人人好。阜天不可欺。我欲淫人婦。人將淫我妻。
誠哉是言也。

校記

①「怨」原作「寬」，據坊本改。

②「握」原作「憂」，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③「快」原作「恬」，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④「不」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⑤「必」原作「心」，據種德堂本改。

⑥「阿」原作「阿」，據上文及種德堂本改。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傳奇卷之三

卓吾子批評

憨憨子纂補

金氏謀讎復仇

却說金氏道。我恨大里。這個狠心人。你如今再不可和他往來了。我若見他。肉也有兩口咬吃哩。東門生笑道。便今日惡識了他。也便宜他了。只是氣他不過。金氏思量一會道。我有計了。東門生道。甚麼計策。金氏道。他白白戲了你的老婆。你戲他家裡。還纔扯直。只是他沒有老婆。如今他的娘。纔二十多歲。又守了一多年寡。安排得他的娘等你戲。我心裡纔過得去哩。東門生道。他戲你的屁股。我方纔回來。先到他家

此
金
燈
善
境

裡。他正睡熟在醉翁椅上。我就戲得他醒。他也着實奉承。想是把你家數學去。這遭比前。倒一發有趣。只是我亦沒用。把洞宮拖不出。這個仇也作報了。若是大里的娘。原也標致。只是壞人的貞節。心裡不忍得。他的娘又是容易惹的。金氏笑道。你還這等仁心哩。若依我計較。不怕他娘的毯。不等我心肝射得穿哩。

蝶戀花

佳人報怨心思巧。巨奈無端。不與人些好。追想亡猿林木草。
也應禍及親娘老。無限芳心期醉飽。幾度行春。欲與同
倚老。不意薄情人毒倒。多情轉被無情惱。

評

怨毒之於人甚矣。何計倒行而逆施。

夫妻計問大里

東門生道。且看你本事。金氏道。大里極怕娘的。你對他娘說。某處有個好館薦他。要他娘催大里起身。大里不敢不去。若大里說起我。你說被你把他毆射壞了。再弄不得。定用將息兩個月纔好弄。你如今且去兩個月再來。他必定信了。他若去時。一定說丟娘不落。你就說。你老堂在家冷靜。獨自難過。接來和我同住。既是通家走動的好兄弟。他娘必定肯來。那時節我又差你出門。另有絕妙計較。自然包你上手。東門生道。極妙極妙。我湖州正有一個舊主人家來接我。薦了他去。好麼。金氏道。正好。

繡榻野史

卷八

思無邪淫

臨江仙

巧畫奇謀前借筋。管教束縛英雄。報仇全在技能工。陸行馴虎豹。入水斷蛟龍。欲得驪龍領下寶。逞吾心上機鋒。教書遠涉賴娘功。通家相作伴。一箭落雙鴻。

評

小則小。心腸兒轉關。

斷略

金氏全不自反淫亂無恥。以致身被大創。正上天禍淫之機。假手年少。可爲覆轍鑒戒。而乃思逞其母。亦何悖哉。

同心薦館施謀

東門牛清早起來梳洗完了。運到大里家裡。正遇着大里。又不知是甚麼好男風的。哄他去宿了一夜。不在家裡。就直進裡邊見了麻氏。麻氏陪吃了茶。問道。姚家哥那裡來。曾見大里麼。東門牛道。昨日不到書房裡。我只道他在家。因此特過來。湖州有一個書館。有一十兩束修。來請小姪去教書。小姪今年有事在家。不得脫身。近來館極難得。特來薦阿弟去。麻氏聽得說。叫聲。天殺的。不好了。不好了。近來我兒子新搭上一兩個光棍。一個是瓊花觀前姓常名喬。人都叫他做越齋。專好小官。因此把甚麼越王嘗糞的故事起個號兒。一個是迷樓脚邊。金巡漕的公子金蒼蠅。人都叫他做臨宇。也極好小官。因此提勾糞蟲臨鑽的俗話兒。起個號兒。想必是這兩個光棍哄去了。我因他遊蕩。再不老成。正要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泥寶

繡榻野史
卷一
下

叫他去尋個館。心裡正苦沒計較。這等極好。東門生心裡也吃醋。只得應他道。這當舊是房下近鄰。金蒼蠅是房下的內姪。一向曉得這兩個是光棍。只怕阿弟戀着他不肯去。麻氏道。不怕他怎的。我分付他一定去。多謝你的好意了。

唐多令

一計上心頭。離人不敢留。逞辭舌。就裡相勾。片語直教恩愛亂。娘取賞。子招尤。昔日占風流。不許復纒繆。大恩人反爲寇仇。這番已落他人手。隻豬疋。艾覆收。

評

殺三士取二桃。

討子麻氏就養

東門生道。阿弟去後。老姆在這裡冷靜。薪水又不便。請老姆到小姪家
裡同住。姪媳婦又好朝夕陪伴。小姪也常要走出外邊去。老姆去又好
常常照管照管。麻氏道。這怎麼使得。多謝多謝。再等我與兒子商量。東
門生辭了回家。大里方纔回來見娘。麻氏變着臉道。你又和這兩個光
棍去哄了。夜不到書房裡去。姚家哥哥剛來了去。有個書館薦你。就
在湖州。你可就收拾了行李去。大里見娘看破他的行徑。好不羞人。假
應娘道。去便去。只怕娘冷靜哩。麻氏道。姚哥哥說。你去後。要接我到他
家裡同住。却不冷靜。你只管去。大里見娘定要他去。一來丟金氏不下。
二來捨不得。這兩個光棍。道。娘要去同住。省使用。又熱鬧。極好。只是兒
子後生家。不會教書。麻氏氣起來道。男子漢出路。讀了書教書。這個是

常事。我生了你十七八年了。還不會掙一些兒東西來孝順娘。做甚麼人。大甲忙道。娘不要氣。兒子曉得。明後日就去罷了。辭了麻氏出來。逕跑到東門生家裡。東門生正立在廳前。大甲道。哥莫非怪我麼。怎麼在我的娘面前。催我遠遠出路哩。

蘇幕遮

故人情。醉翁意。儘是英雄。也入牢籠計。止因不盡佳人趣。太
毒心腸。惹起無仁義。讀書心。離間志。夜夜朝朝。直將幾
婦污。薄倖書生休妄舉。陽關聲斷。和聲無人語。

評

龍且半渡。已落淮陰計中。

大里被賺爲真

東門生一手扯住大里。進廳坐下。道。阿弟。昨日回到家裡來。阿嫂正睡在床。我笑他做出了例樣。又稱你的本事真個好。怎麼怪你。昨日有個人來尋我。說湖州有一個上好館。原來是我舊主人家。我因自家今年有事。特特薦與阿弟。阿弟得了也好使用。阿弟怎麼樣反疑心我起來。大里道。多謝哥哥的好意了。只是丟阿嫂不下哩。東門生道。我正要對你說。阿嫂被你戲了半日一夜。毯皮都碎了。毯門都腫了。王欄了流淚。(膿)便好來。也却得兩個月。你在家左則弄不得。你便去。不必掛心。且去做了兩個月回來。極妙。大里連忙作揖道。哥有這等好心。我怎不去處館。如今日等阿嫂將息幾時。問他怕也不怕。東門生道。阿嫂驢毬少不得用你這根鐵毯對付他。如今他毯裡又生了毒。你且好去。

繡榻野史

卷

四

思無牙涎

你家下不消費心。我就去接阿姆過我這裡來供養了。

漁家傲

年少未知情顛倒。鼓唇浪說風騷好。直把花枝滾毒掃。無分曉。那有恩情到阿嫂。
海棠昨夜開多少。幾陣秋風吹落早。惜花不許馮夷遠。真個好。多情反被無情惱。

評

好不付量的肚腸。

趙生愚而未悟

冤家粉手了

大里道。這樣好意。怎麼當得。東門生道。阿弟差了。阿嫂等你戲了。就是老婆一般的了。你的娘。不就是阿婆麼。媳婦供阿婆。有甚麼當不得。大里道。既如此。多謝了。我就去收拾行李。大里別去。金氏立在廳背後。聽了大里的話兒。道。天殺的。還要弄我哩。就教東門生。你可去接了麻姆來。東門生又到大里家裡。只見大里行李都收拾完了。東門生去請麻氏。麻氏道。等兒子一起身。就過來了。只是打攪不便。東門生道。通家骨肉。說那裡話。催了麻氏把自己隨身鋪蓋衣服收起。麻氏也應了。大里道。我今日去了罷。麻氏道。你去不可貪酒野_風。闕_{（闕）}專心讀書。我自家裡替你尋親哩。大里道。曉得。對東門生道。我娘在哥家裡。甚是安穩。我今年得了好館。極快樂了。感兄長的恩。真個不盡。只是兩個月後。

你老戲也
思他你

準準歸來望哥了。東門生道。專等專等。大里又輕輕對東門生道。我同你去別阿嫂。東門生道。阿嫂病在床上。老姆又就到我家來了。你去不便。我替你說盛情便了。你且積趲六十日的精神。再來射他。大里笑道。既如此。多多上覆他。教他到兩個月後。收拾了乾乾淨淨的等我。東門生●笑道。正是。

醉春風

天生薄情種。已被他人哄。風流日日帶相思。懽懽懽。織女河邊。天台路上。一場春夢。聲徹陽關動。神遠巫山聳。不知何事欲相期。懽懽懽。鏡裡花枝。水中明月。與君相共。

評

孤臣去國三千里。日思君十二時。

麻婆誤入牢籠

大里就別了麻氏。又別了東門生。叫小斯挑着行李出門。往湖州去了。

却說東門生把嬌攙了麻氏。和他丫頭小嬌。同到家裡來。金氏裝扮出去接。他還覺有些倦。時時吃些人參湯兒。見了麻氏道。婆婆久別了。麻氏道。多承你官人接我來。只是我心裡不安。金氏笑道。只恐怠慢婆婆。麻氏道。好說。金氏叫寒紅阿秀辦了。張桌的酒。排了好些菓子添換。吃了一回。東門生也不來陪。只有金氏一個在旁邊坐。麻氏上面坐了。

就是當真婆婆媳婦一般。麻氏道。既來打攪你家。每日只家常茶飯。決不可因我這般盛設。金氏道。婆婆不消分付。只是粗茶淡飯兒。就另收拾一間房安下過了夜。清早東門生起來。說要到鄉下探一個親去。將近十五六日纔回來。別了麻氏。這是金氏教他是這樣告別。實躲在冷

靜房裡。麻氏只道東門生果然去了。靠晚些。金氏到麻氏房裡來。道。今夜裡他不在家。奴家怕冷靜。今晚就陪婆婆睡。不知婆婆肯也不肯。麻氏道。這樣極好。

長相思

一番心。兩番心。有心常算沒心人。冤家何處尋。
欲知春。不知春。無端美語晚來親。機心知假真。

評

平地裡起風波。

金氏巧言設騙

金氏轉轉分付寒紅去陪東門生睡。叫阿秀辦夜飯過來。和麻氏兩人對吃。麻氏只有一盃酒的量兒。被金氏再三苦勸。吃了六七盃。道。姚人娘。我醉得緊了。睡了罷。金氏道。收了夜飯。就來替麻氏脫了衣裳。麻氏道。大嫂穩便。就把自家外邊的衣服脫了。上床。問金氏道。大嫂各頭睡罷。金氏道。正要和婆婆說些閒話兒。同頭睡纔好。麻氏畢竟酒醉了。真性拿不住。就說道。我十來午沒人司頭睡了。今夜和大嫂同睡。金氏心裡道。這婆子。今夜定要撩撥他心動。又問麻氏道。婆婆脫了衣服睡罷。我們着了衣服。便睡不着。麻氏道。脫便要脫。只是怕生。金氏道。婦人和婦人家睡怕甚麼。麻氏就脫了衣裳。赤條條的向床裡邊睡了。只是各被睡。金氏道。今夜有此冷。我要和婆婆一被兒睡。一邊脫。一邊把身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涎

戊子

子鑽進麻氏被裡來。麻氏也難推他。只得同被睡了。麻氏酒醉得緊。帶些昏昏的。忽然的嘆一口氣。金氏問道。婆婆怎麼嘆氣。麻氏道。我和大嫂同睡。倒惹得我想起初的人。這等嘆氣。金氏道。想他做甚麼。當初公公過得好麼。麻氏道。剛剛與我做親四年。他就沒了。金氏道。公公沒後。到如今十多年了。不知夜間想他否。麻氏笑道。怎麼不想。只是命苦。沒奈何了。

憶秦娥

長吁氣。撫今追昔興春思。興春思。那人已逝。欲留無計。

當年共說今何處。思量最難人如玉。人如玉。薄命摧殘。不使長長住。

評

午雨午晴花易老。
閒愁閒悶夜偏長。
爲誰消瘦減容光。

繡榻野史

卷

思無卅集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湘雲

巧設機關探透

如書

是又
尤物 第

好
覺 步
聲

金氏笑道。因甚麼想他。定不是少衣穿。少飯吃麼。麻氏笑道。大嫂睡罷了。不要問甚麼。金氏不敢做聲。只見呼呼的睡去。金氏叫了兩聲婆婆。不應。便輕輕的把手往他小肚底下一摸。只見胖胖的一個毯蓋兒。周圍都是些毛兒。細細軟軟的。摸到他毯門邊。又突起圓圓的兩片兒。不十分吐出。滑滑的縫口兒。又沒有一些濕。金氏心裡道。這倒是天下頭一樣妙毯了。定要等我丈夫弄弄。把手指頭到毯裡頭輕輕挖。只見麻氏呼聲的。一個翻身。竟仰眠了。又把一隻腳豎起。一隻腳膀拍了。金氏叫道。婆婆又不應。輕輕把餓睡塗在指頭上。往麻氏毯邊把了。正好毯拍開。就將餓睡揉了無數。弄得毯門邊濕漉漉的了。麻氏只管鼾聲不歇。金氏把指頭到毯裡搜。搜。又把餓睡放此進去。只見毯裡

九
曲
珠
成
盤
在
此
中
間

外都濕透了。金氏把自家汗巾頭結那個真正的緬鈴兒解下來捏在自家手裡。就麻木起來。金氏心裡道。且試他一試兒。便拿到麻氏腿邊。順了那濕滑口兒。一下撒進去。輕輕把麻氏豎起兩腳放倒。替他緊緊夾住。又把自家腿壓在兩隻腳上。不等他動。只見麻氏夢裡覺得腿裡麻癢。又有些酸跳。驕水只管流來。像撒出尿的一般。流了滿席。緬鈴在裡頭亂滾。一發快活難當。

虞美人

夢魂已遠湘江尾。流出御溝水。慇懃惟有那東西。轉轉延遲。
教人神自迷。靈丹一粒換人亂。恍惚無彼岸。酸酸癢癢
上心來。好似靈犀點化。暢奇哉。

繡榻野史

卷一

四

思無牙酒寶

麻氏春心偶露

第八回

妙在此

曰

妙在此

麻氏漸漸的醒轉來。口裡只管道。快活快活。脚要動。又被金氏狠命壓住。又叫道。噯呀幾聲。方纔十分醒轉來。叫道。大嫂嫂。金氏道。婆婆做甚麼。麻氏笑道。我要走起來。金氏道。夜深黑暗的。不要走起。麻氏道。等我動動。金氏道。因甚麼。麻氏道。大嫂把脚壓得我慌。拿過了。金氏笑道。我吃了幾盃酒。醉得緊。不耐煩動。婆婆推落罷。麻氏着實推。金氏着實揪住。再推不落。麻氏笑起來道。大嫂脚像生根的。我有些過不得。金氏道。婆婆說說。向奴家道。把手去摸。道。婆婆。蓆上怎麼是這樣濕的。麻氏笑道。大嫂。我下面有些痛。金氏笑道。痛難道倒有水流出。還有些癢哩。麻氏笑道。大嫂。我不瞞你說。下面有些酸人。不知因甚麼是這樣的。金氏道。還有些麻木麼。麻氏笑起來道。大嫂。你怎麼知道呢。一定是你放

甚麼東西在我裡頭了。我真有些麻癢。金氏笑道。婆婆。我有一個東西叫做緬鈴。我自家叫他賽毯頭。

南鄉子

春興不能收。滑滑淫津兩腿流。快活難當驅不住。悠悠。從來應未這風流。床上苦淹流。一種芳心怎歇休。護自沈吟追底事。根由。有個牽春賽卵頭。

評

楊奇哉。渾身通泰。不知春從何處來。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沼鑒

金氏乘機引誘

這是我受用的。因婆婆長久不得這個食吃了。好耍兒。躲在婆婆裡頭。麻氏道。原來大嫂捉弄我。快些等我拿出了罷。金氏笑道。再等婆婆快活一歇兒。又把麻氏腰揉了兩揉。只見繡鈴發在裡頭鑽滾。麻氏便是極正經的人。到這時節。也有些難忍了。麻氏道。罷了。罷了。大嫂弄得我酸殺人了。金氏手却不拿去挖出。心裡道。這婆子心動了。因對麻氏道。有甚麼妙處。若是男子漢把毯放進毯裡。抽千百來抽。這透骨酸麻。比這個賽毯頭。還十分爽利哩。麻氏笑將起來道。大嫂。你忒說得村。難道男子漢抽得這許多。這時節。麻氏說這句話。心裡也有些亂了。却有三分火動。金氏笑道。當初公公在口。難道不曾試過。男子漢不濟的。五六百抽。尋常一千抽。好本事的。萬抽也有哩。麻氏笑道。我只是不

信。

雨中花

憑空透引人來宿。話自個洞房花燭。讀戲千方招搖百出。細細勾心曲。准擬春心挑拂。鬱道一段情。那多骨。與攜雨千番。行雲萬復。不比喬粧束。

評

踏不住心痕。繫不住意馬。

斷略

男女之欲。誰見無之。惟守之以上。裁之以禮。則邪謀無能入。邪念無從起矣。蘇氏繩鈴投口。遂不自振。推洛金氏而起。因循塗愛久鬱之歡。已示人以間。欲以全節。終惡可得哉。

繡榻野史

卷八

思無牙洞寶

春心隱隱躍霄

品
類
分
類

記得我十五歲。到趙家做新婦的時節。頭夜他和我睡。先把饑睡來揉在下面。又把指頭着實在裡邊挖。挖得我痛殺人。他把東西只在下面略擦着皮兒。他就來了。來就軟了。後來把指頭夜夜挖。挖得我下面的開了些。只見他的東西剛剛放進。略動一動。又來了。一來又不動了。過了一年。遭遭做事。定先放了饑睡。纔放他東西進去。也有三四抽來的。也有五六抽來的。極多的十一四抽。我問他。你怎麼也有一兩抽來的時節。也有十三四抽來的時節。他說道。男子漢七八抽的極多。兩三抽的還多哩。我到十三四抽纔來。這叫做極長久。人都不會的。如今大嫂說一千抽。一定是百多遭湊來算數的。金氏笑道。婆婆一向等公公騙了。做人一世。也圖個快活纔好。方纔公公的是有名的。叫做望

繡榻野史

卷一

四

思無牙涎響

淫污挑撥

金氏道。既是這樣不濟。怎麼公公早亡了。麻氏笑道。有個緣故。我十六歲生了兒子。下面的也不十分緊了。他的東西放進去。他也不覺得撩人了。常常做事。我也不推他。他來得極多。來一遭。定是手脚冷去。後來夜夜和我弄。我下面也有些兒快活。他又來了。就縮出了。甚是沒趣。他也狠命弄我。弄得身子弱了。夜間又要夢洩。我只得摸着他硬的時節。我就扒上套着。我在他身上略墩兩墩。他又說來了。我又只得扒落了。後來他漸漸成了怯病。火動的時節。東西也硬。只是略抽抽就來。來的都是血。量去死了。這病都因我身上起的。我怎麼不想他。金氏道。婆婆差了。我們婦人家生了一個孩。有無數好處。癢起來的時節。癢得舌頭裡流涎。麻起來的時節。麻得口兒裡裝聲。都因那孩會抽會攣。奴家常

金氏
打動人

和丈夫弄。遺定弄得快活。又有一個表兄弟。和奴家有一手兒。常常走來望我。偷閒就和他弄弄。不要說別的。只是他一根繩對了奴家的東西。竟是盡根一篤。篤在奴家心裏。竟快活得死去了。奴家不瞞婆婆說。死去了。歇方纔醒轉來。渾身都是麻癢的。奴家尾骨裡一陣酸。就汨都都流出紅水來。真個是快活殺了。

小蠻山

嬌娥與勳訴情表。含咽此子竅。絲通滿腔春色不能封。談罷了。共引入芳叢。如往揚酥。全憑奇男子。久戰功。交情百合水。紅紅真快樂。無語怨東風。

評

凡的不引。人的魂靈。

繡榻野史

卷一

四

思無牙涎

麻婆婆心思擾亂

妙中妙

妙中妙

麻氏笑道。大嫂怎麼做這樣的勾當。金氏道。這樣纔一世沒病。若是撞見男子。漢是望門流涕的。婦人家後來還有病哩。麻氏道。難道有甚麼病。金氏道。男子幾抽就來的。陰陽不接。婦人家陰氣就閉住不通了。年深日久。定生了閉結的大病。定用取置他纔好。麻氏笑道。怎麼取置。金氏道。定用等男子漢着實一戲。戲得滿身爽利。方纔絕了後邊的病痛。麻氏道。這怎麼使得。金氏道。一時間。我想起一個便法兒。婆婆倒好受用。這時節。麻氏口裡也不應。却是因緬鈴又鑽。村話又聽得多了。火一發。有七八分動了。

浣溪沙

撩起芳心忍莫禁。全將巧語引靈襟。斷送一身全沒主。暗消魂。
數載清操甘自喪。一言微中不堪聞。顛倒沈吟心愈熱。夢巫岑。

評

心兒裡聰明。臉兒上假狠。

繡榻野史

卷一

四四

思無牙泄寶

麻姬淫心益熾

調戲一家

調心淫性交
數不能自主

金氏道。方纔奴家說的表兄弟。生得十分標致。丈夫不在家裡。奴家常常叫他來夜間同宿。等奴家明日晚頭叫他來。和婆婆睡也好。麻氏笑道。這怎麼使得。金氏道。待明日的夜裡。吹黑了燈。叫他進房裡來。等他和奴家睡了。婆婆在旁邊睡。等我與他弄起頭。奴家只說要起來小解。奴家起來。婆婆輕輕換上床去。他只道是奴家。婆婆再也不要做聲。等他弄完了。婆婆就用起來。依舊到旁邊眠床上睡。奴家就扒上床。和他睡了。那時節。婆婆滿身通泰了。他又再不知道是婆婆。婆婆名節又不失。又絕了生病的苦。好麼。麻氏道。我守了十三年的寡。難道今日破了戒。

玉樓春

甜言撥得真心亂。思春也。欲乘方便。無限思量。突然地來。安排
直待輕輕換。撥雨撩雲春一線。區區名節。那堪戀。無那
東風曉夜吹。學個楊花飛片片。

評

弄得人心。實難熬。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泄寶

春情

金氏道。咳。婦人家守節。初起頭。還熬得。過了四年。也就有此身子不快。一到春裡來。二三月間。百花齊開。天氣又和暖。弄得人昏昏倦倦的。只覺得身上冷一陣。熱一陣。腮上紅一陣。腿裡又震一陣。連自家也不曉得。這是思量丈夫的光景。二十多歲。年紀小。血氣旺。夜間容易睡着。也還熬得些。到三四十歲。血枯了。火又容易動。春間夜裡蓋夾被。翻來覆去。沒個思量。就過不得了。

調金門

鴛鴦浦。春漲一江花雨。隔岸數聲初過櫓。晚風吹碧樹。

舟子相呼相語。載取暮愁歸去。寒食江村芳草路。秋來無着。

處。

評

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

繡榻野史

卷

四八

思無牙涎寶

夏燠

詩一
時一
四
精

夏間洗浴。洗到小肚子。偶然挖着。一身打震。蚊蟲聲嚶嚶的。挖蚤又咬。再睡不安穩。汗流下腿縫裡。浙得半癢半痛。委的難過。

千秋歲

練花飄砌。款款清香細。梅雨過。蘋風起。情隨湘水遠。夢遶吳
峯翠。琴書倦。鷓鴣喚起南窗睡。密意無人寄。幽恨憑誰

洗。修竹畔。疎簾裡。歌餘塵拂扇。舞罷風掀袂。人散後。一鈞淡
月天如水。

評

長天無事好思量。

秋寂

秋大風起。人家有一夫一婦的。都關上窗兒。坐了吃些酒。幹此事。偏自家冷冷清清。孤孤悽悽。月亮照來。又寒得緊。促織的聲。敲衣的聲。聽得人心酸起來。只恰得一個人兒。樓着睡。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水蒼。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幮。半夜秋風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

評

人去秋來宮漏水。夜深無語對銀缸。

繡榻野史

卷

六

思無牙洞寶

冬寒

到冬天。一發難過。日裡坐了對火爐也沒趣。風一陣。雪一陣。只要去睡了。冷颼颼。蓋了綿被。裡邊又冷。外邊又薄。身上又單。腳後又像是冰一般。只管把兩腳縮了睡。思量熱烘烘樓一個在身上。便是老頭也好。

菩薩蠻

南山未解松梢雪。西山已掛梅梢月。說似玉林人。人間無此清。
此身原是客。小住娛今夕。無語凭欄干。霜風吹鬢寒。

評

天外孤鴻一兩聲。獨擁寒衾不忍聽。

一色隱語動人

思量前邊纔守得幾年。後頭還有四五十年。怎麼捱得到老。有改嫁的。體面不好。叫人睡的。那個人又要說出來。人便要知道。如今婆婆假裝了奴家。好耍子和他弄一夜。等他着實幹得婆婆快活。也強如緬鈴弄癢。也不枉了做人一世。若怕東門生知道。奴家做了這樣人。怎麼說得。若怕阿叔回來曉得。奴家又難對他說。他憑你怎麼也不知道。不如等奴家叫他弄一弄看。只怕婆婆後來顧不得戀住了。不肯還奴家呢。麻氏笑道。如今被你哄得我心動。我也顧不得丈夫了。大嫂。我做人家十多歲。從沒有方纔纔撇進的東西這等快活。那裡知道還有千來抽的。我年紀雖是未曾老。若只弄一遭。也不怕他受孕麼。要便教他來的時節。拔出了。金氏笑道。婆婆。男人種。全是他來的時節。比尋常越加紅脹。

繡榻野史

卷一

五

思無牙泄寶

騷齋

些。塞滿在毯心裡。抽來抽去。真個暈殺呢。婆婆若怕有身。我有當初做女兒時的打胎藥兒。儘好吃哩。婆婆放心便了。這時節。說得麻氏十分火動。笑道。真個又比賽龜頭快活些。我恨當初錯嫁了老公。白白的誤了我十多年青春了。

桃源憶故人

東風細細花枝裊。夜海棠開了。十載久淹懷抱。春色羞多少。攜雲握雨情偏好。悔恨當年未曉。薄倖丟人去早。誤

我青春老。

評

這鬼頭兒春心動也。

麻婆邪心動動

金氏道。如今快活起。也不遲哩。因把手在麻氏小肚邊一陣搖。只見緬鈴在裡頭又亂滾起來。弄得麻氏遍身酥癢。忍不住。把脚一動。金氏時間不曾壓得住。將的一聲。緬鈴在外一滾。就溜出了。麻氏道。大嫂。真個快活。方纔溜出的。等我摸摸看。摸看了緬鈴道。圓圓的。怎麼裡面會滾動。金氏道。這是雲南緬甸國裡出產的。裡頭放了水銀。外邊包了金子一層。又燒汗一遍。又包了金子一層。這是七層金子裹的。緬鈴裡面水銀流走。震得金子亂轉。麻氏笑道。大嫂必定常用他呢。金氏道。這畢竟是個死寶。毯纔是活寶哩。又把緬鈴箠進麻氏毯裡。這時節。麻氏又有些沒正經。來火動。二來要爽利。徑憑金氏摸他的毯。也不來扯金氏手開。金氏道。婆婆。若不是奴家把賽毯頭暗地裡塞進去。一世不

得琵琶受用了。麻氏笑道。正是。

西江月

靜院滌塵幽雅。閒情竊遣偏濃。阿誰顛破這機鋒。膠漆霎時難捨。
風髓浸潤微酒。雞頭軟玉圓融。扳開透人鬯人胸。妙奪靈丹非假。

評

似神仙歸洞天。

斷略

善哉。夫子之言曰。吾未見鬪者。麻氏當緬鈴既入之時。略嘗其滋味。是其欲也。於時雖無命氏疊壓其上。彼寧忍去之耶。如去之。何既脫之後。復從其人。可謂借寇兵。資盜糧矣。

金氏謀成告生

弄了。回。天又明了。大家扒起來。一邊叫寒紅搬早飯來吃。一邊叫阿秀伏侍麻氏梳頭完了。麻氏口裡只管嘻嘻的笑。金氏徑走到冷靜房裡。對東門生道。你倒昨夜把寒紅射得快活。我倒費了力氣。替你取置。如今有十分像了。好事只在今夜裡。東門生笑道。心肝。你怎麼好計較。金氏道。計較揀撥他。慢慢對你說。只是今夜兩更鼓的時節。燈吹黑了。我叫寒紅請鄒相公進房來。你就用進房來。上床做我弄。我若要起來撒尿。你就用放我起來。我換大里的娘上床來。你也不消做聲。只是着實弄他。等弄來了。他要動身。你便放他起來。那時我又換上床和你睡。你睡。回就起身。出了房門。到這冷靜房裡睡了。這樣●做事。萬分妙了。東門生道。多謝心肝。我。依你了。我方纔吃了固精壯陽丸。

繡榻野史

卷

五

思無牙滙寶

白來賴。今晚包不脚出。金氏道。好倒好。只是你常常與我戲的時節。怎麼這樣藥再不吃此兒。東門生道。方纔特尋來的。金氏道。也罷了。轉身走到房裡。對麻氏道。今晚那話兒約他來。麻氏道。這事做便是這樣做。就是蘇杭人做買賣一般。金氏道。怎麼。麻氏道。這却不是調待好包兒。金氏在房裡笑話了半日。就把東門生許多春意圖兒。發出來擺了看。麻氏看完一張。又笑一陣道。這樣耍子。倒也有趣。金氏道。今晚他來。待你梢梢做過倒好。婆婆用依我昨夜說的。包婆婆快活。用謝我哩。麻氏笑道。依是你。只怕做出醜名頭來。金氏道。包婆婆不妨。

少年遊

這事婆婆計太疎。無自集於姑。試取圖書。拚取春色。依樣畫葫蘆。安穩些兒。床裏鋪夜埋破工夫。看罷別紅燈雙明。

千股。中間斷鵲鴣。

評

倒也有個意思。

繡榻野史

卷

五七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

卷一

六

思無牙涎

整婦欲心頓起

看看午飯吃了。又吃晚點心。却見阿秀張燈。又見塞紅搬夜飯來了。金氏問道。昨日賽毬頭。婆婆收好麼。麻氏笑道。借用用。肯麼。金氏笑道。只怕硬毬弄了。這個東西。也不稀罕了。兩人笑了一陣。只見金氏走出房門外。輕輕分付塞紅道。我二更叫請鄺相公。你可逕請家主公進房來。便是了。金氏回身對麻氏道。我的表兄弟方纔來了。更鼓。奴家叫他進自家房裡來。婆婆可過我的房裡。旁邊眠床上睡了。等奴家說走起撒尿的時節。婆婆扒上我床裡睡。這不是神妙法兒。定不像掩了耳朵吃粟子的。麻氏笑了點頭道。只是羞殺人。金氏道。說那裡話。奴家原不是端正的。婆婆不曾有一些兒破綻。今夜好耍兒弄一弄。除了奴家。那個知道。便是兩個丫頭。也只知道奴家和他幹事。這正叫做是瞞了兩

頭打中間。却不是將錯就錯。麻氏笑道。被你弄得我心浮了。如今便憑了你罷。

南柯子

一爲親人語。眞心已蕩浮。男兒恩愛付東流。又是剗個吹簫上絃。瓊。許會襄王夢。何須賽鴛頭。一番春信下江州。不道將差就錯。好因由。

評

一雙心意兩相投。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泥雲

麻氏急如雲雨約

批
語
不
同

夜飯吃過。金氏扯了麻氏過自己房裡來。打發麻氏跟隨的丫頭小嬌。仍舊在麻氏睡的房裡睡去了。阿秀整備了兩張床的鋪蓋。停停當當。金氏請麻氏睡了。麻氏應道。大嫂請上邊床上睡。金氏也不推辭。兩人只是笑。各自上床睡了。麻氏在床上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見外邊人靜。看看的護樓上打了鑿鑿一更。金氏一聲叫道。寒紅。可請了前日鄔相公來。寒紅早也會意。把燈一口吹烏。到冷靜房裡請了東門生進房裡來。只見東門生拆拆的走到房門口。麻氏就聽見了。頭跳起。坐在床上聽。

小童山

夜色闌珊漏暗催。重扉扃復啓。玉人來。晚粧不整嘆徘徊。
寶鴨。雙忙徹鴛幃。意急緊追陪。欲結同心語。(結)貼香
腮。如魚依水永和諧。虛謬事。不羨楚陽臺。

評

月明纔上綢梢頭。恰早人約黃昏後。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湘簪

麻氏興動難持

計作

好難尋也

只見東門生大踏步到上面床前。金氏故意做輕聲兒道。他一向在家裡。沒有工夫會你。真個想殺了我。金氏說了一回。東門生再不做聲。只見床上攢攢戛戛。弄起來了。金氏口裡哼哼道。心肝。射得我快活。麻氏在旁邊眠床上聽了。忍不住。潑水流了許多。只得把緬鈴撒進。弄一回。只見金氏一發裝起嬌聲來道。鑽得我快活。麻氏這時節火動得緊。咬了手指頭。也還忍不過。心裡道。他只管自家快活。就忘記了撒尿。我怎麼再忍得一刻呢。却把床榜上鐸的敲了一聲。只見金氏道。心肝。且慢此弄。我要走起撒尿。麻氏聽了。急忙走下床來。金氏早已走下床。在馬桶裡撒尿。撒完了。來扯麻氏。手扯着麻氏的肩膀。麻氏就精條條的上床去。

蝶戀花

蘭閨畫永如年度。會要芳陰。最喜清郎駐。動青相候雲雨布。
不意反被多情誤。承官闈人正。山路喜兩仙姝。裸體才
床。雌雄互鼓舞。絕倒魂兄赴。弄段成真猶夢寤。

評

掛刻似曼

繡榻野史

卷

四

思無牙泄寶

麻氏初度歡賞

金氏走到旁邊床上睡了。只見麻氏剛扒上床。東門生心曉得是麻氏了。就把毯向腿縫裡亂窩。麻氏流水把雙腳翹起拍開。東門生把毯插進去。麻氏再不做聲。東門生壓在肚皮上。親一個嘴。把舌頭伸過麻氏嘴裡。麻氏只得含了。又把舌尖只管把麻氏舌根拱一拱。又拱一拱。麻氏也只得把舌尖伸過東門生口裡來。東門生一口啣住。只不肯放。就狠命抽了一百餘抽。只見麻氏快活爽利。是從不曾有這等著實。便把東門生緊緊抱住了。雙腳緊緊鉤住東門生背脊上。東門生知道他騷發。越啣得他舌頭叮叮噹噹響。金氏聽了。心裡道。他倒好受用哩。只是被我促弄得有趣。只見東門生興發亂抽。眠床搖得擊擊●曼曼。麻氏再忍不住。只得叫道。噯呀噯呀。東門生肩起雙腳。狠命墩送。約莫有

四五百抽麻氏。驪水彪彪的流出。却忍不住說道。快活。快活。酸殺人了。

鷓鴣天

情郎縱意擁雲情。謀得嬌娃忒應聲。雙臂緊弓情覺好。兩鉤玉股貼人親。
強切切。意惺惺。今夜風流已絕塵。畢世姻緣歡未了。楊懷騷發水津津。

評

不知春從何處來。

繡榻野史

卷一

一六六

思無牙涎寶

麻婆興發歡呼

此入戲鬼色

東門生早已要來。只得故意不動。提口氣。忍住了毯。麻氏毯裡癢得緊。只管搖來搖去。擠一陣。夾一陣。道。我的肉。怎麼不動。東門生又嫩了五六十墩。麻氏忍不住叫道。心肝肉。我死也是甘心的。東門生見他騷得緊了。心裡道。如今便知道是我。他也不管了。因問麻氏道。快活麼。麻氏騷興大發。那裡來聽他聲音。便道。真個快活。哥哥。篤得他進些。東門生故意拔出。只把毯頭往毯門邊擦擦。麻氏一發癢得難熬。竟忘記了自家是寡婦。只見把自己屁股只管掇起向上。東門生把毯略提一提。麻氏把毯只管翕上來。不肯離了毯頭。東門生就盡根抽了二百多抽。麻氏咬得牙根喀喀響。東門生知道他快活。又把毯橫篤一陣。亂搖一陣。麻氏叫道。快活殺了。我的親親的爹。我的乖乖的兒子。

木蘭花令

春心搖動收難住。幾度歡娛如此處。綠發露滴牡丹開。攆撥
花心無擲布。恨郎莢出傍陰口。抵臂後鼓欲近陣陣
昏迷快活來親爹兒子呼無數。

評

風魔了張解元。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牙涎

講說真情

金氏聽了。只管要笑。連忙忍住了。東門生抽一回。又歇歇。因此上毯還不來。若上了金氏手。鎖了一歇。定來了。幸喜麻氏不曉得鎖。滑塌漏壁。直把兩腳豎起。憑東門生亂揪。揪得麻氏忍不住叫道。我死了。不要償命。東門生又啣麻氏舌頭。一邊攪舌頭底下的甜津吃。麻氏忙把口裡的唾捲送過東門生吃。東門生吃了。又抽。氣抽了。百多抽。麻氏就咬牙暈去。東門生又抽一陣。只見蓆上像蠟蠟的東西。流了許多。東門生的毯子。有些浙得痛了。把一根汗巾擦了蓆子。又把擦乾了毯頭放進去。只是毯裡水來。再不見住。東門生心裡道。這等樣騷。虧他守了十多年寡。只見麻氏道。這一陣快活。就像耳朵裡把消息子差的一般。我受了親爹厚情。我怎忍得瞞了你。我如今只得直說了。我不是姚大

嫂是趙大里的娘麻氏大嫂昨夜說你會弄便等我替他來弄。怎知道果然抽得這樣長久。又擦得這樣爽利。我兼恥也不顧了。只得口裡亂叫喚。我的肉兒。都被你弄得我快活。身子都交付與你了。你只不可說向人道壞我的名頭東門生。邊抽。邊道。原來是你。我一時見差幹了。就要拔山。麻氏忙住道。我既被你弄了半夜。還有甚麼過意不去。發弄來了纔好。金氏在旁邊床上叫道。婆婆說出本相來了。我也不消躲過了。婆婆也不用走起了。

浣溪沙

十載自挨一日暮相逢。只爭把人很多情。不許歡抽回。

姓名直與心肝愛。賺取可須言有虧。一身付與年抽回。

繡榻野史

卷一

上

思無牙酒宴

既得之。愚矢之。無所不至。

金氏就過上面床裡來。麻氏道。大嫂。如今顧不得羞了。我被你哄得快活了。金氏道。正好。東門生因金氏走過來。着實把麻氏抽送。金氏抱了麻氏。親一個嘴。道。婆婆好麼。麻氏道。真是世間極快活的事了。我也不誑這樣爽利。就把舌尖伸出。金氏接了。啣了一回道。我替你啣舌頭哩。東門生對金氏道。你不要在這裡攪。等我戲他完了。又戲你。麻氏道。正是。只見麻氏把兩手緊緊扳住了東門生的腰。把兩腳高高攔在東門生肩上。東門生就跪起挺了腰。腰上套了鷺毛籬兒。着實嫩了一百多墩。麻氏只管叫道。爽利。爽利。金氏道。婆婆吃力了。你來了罷。麻氏道。我倒不吃力。只是我要他和你弄呢。東門生道。你如今這等知趣。一向怎麼熬得。麻氏道。不瞞你說。一向癢的時節。只得把手挖。怎麼比得你

弄呢。

鷓鴣天

昔日甘心苦節持。腰間未占好便宜。欲消春興除煩惱。只借
鸞鴛一指兒。極快活。越癡迷。愈覺顛狂體附伊。半點不
由人計較。暫舒雙股架肩齊。

評

直得靈犀一點。醫了病懨懨。

陸婆貪戀扳援

金氏道。且不要閒話。儘着弄婆婆便了。東門生興發難當。着實一氣抽了四五百抽。金氏也心中動興。把手去摸東門生的毯子。笑道。這兩個鴉卵石。打得黃門都腫了。麻氏也不曾答應。把毯亂顛亂動。倒把毯迭進來。東門生又急抽了二百道。要來了。金氏道。來了正好。麻氏道。我夠了。你來了罷。東門生又狠命的。轰轰響。抽了一陣。約有一百多抽。又着實盡根往毯裡亂墩亂研。麻氏也快活得緊。大聲叫道。我的心肝肉兒。我真個要癢殺了。金氏道。輕叫些。只見東門生忍不住。就一搖兩搖。來在麻氏毯裡。麻氏把腳放下。緊緊抱住東門生。在身上。東門生道。可好麼。我有本事麼。麻氏道。我丈夫從不會有十抽。怎知道今夜裡有這樣快活。我一日不死。我一日在這裡。怎麼捨得心肝肉兒呢。

繡榻野史

卷一

七四

思無牙洞寶

木蘭花令

一夜歡娛無數好。情濃魚水春思飽。沈酣浪戰。沒遮欄。一時
亂動風顛倒。狂呼大叫心肝小。不顧傍人竊聽了。只爲
恩深捨莫丟。朝朝日日相永保。

評

把你做心肝兒般看待。

批評繡榻野史卷之二終

校記

●「裡」原作「哩」，據坊本改。

●「生」字明無，據瓊隱堂本、坊本改。

●「夜」原作「便」，據坊本改。

●「迴」原作「迴」，據坊本改。

●「極」字原置「是」字下，據坊本改。

●「望」原作「東」，據坊本及下文改。

●「裡」原作「不」，據瓊隱堂本、坊本改。

●「奴」原作「在」，據瓊隱堂本、坊本改。

●「方」原作「至」，據坊本及下文改。

●「裏」原作「是」，據瓊隱堂本改，坊本作「包」。

●「樣」原作「是」，據瓊隱堂本、坊本改。

繡楊野史

卷一

思無牙汨寶

● 羅「原作」釋「，潘種德堂本改 李木片 隨」。

● 「記」原作「啓」，據語圖目錄改。

● 「推」原作「退」，據坊本改。

● 擊擊「原作」擊擊「，據上文及種德堂本、坊本改

● 「挺」原作「挺」，據坊本改。

李卓吾先生批評繡榻野史傳奇卷之四

卓吾子批評

憨憨子纂補

醉眠閣重校

麻婆婆許嫁姚生

我年紀是三十歲了。模樣還不老。情願嫁與你罷。只不知你年紀多少。家裡有老婆麼。東門生道。我今年也是三十了。一言已定。我決要你做老婆了。金氏笑道。丟我在那裡呢。麻氏還不知是東門生道。我嫁了他。許你來望我的時節。和他偷偷罷了。我如今明白對兒子說。娘守不過要嫁了。那時你來娶聘我。却不是好。東門生道。多感你厚情了。只怕你日裡不認得我。金氏道。認倒認得。只怕認得的時節。倒不肯嫁哩。麻氏

道。怎麼這樣說。等我擦乾淨了。和你走起點了燈。白話一回兒也好。金氏道。不消動。你兩個抱住睡了。我教阿秀點燈來。阿秀正因聽了射毯。醒了。再睡不着。便走起吹火。東門生只管和麻氏親嘴。把鶯鶯兒在毯裡頭還揉兩揉。金氏道。你會打個連珠麼。東門生道。我會我會。揉了一陣。毯兒也漸漸硬了。麻氏道。大嫂。我真個是餓老鷹。再不見肚飽哩。只是當面偏肯。我今夜憑我的丈人罷了。

憶王孫

久過芳心此動情。春思輾轉更難禁。風。搔癢癢。總。拚雲。餓鴉行。一餉貪歡許嫁人。

評

久假不歸。悲知非有。

兩婦心哪不平

正說這話。却好阿秀點了燈來。揭開帳子。照麻氏見是東門生。也羞得臉紅。只得笑起來道。我被大嫂騙了。金氏道。何妨呢。你怎麼用等點燈來。方纔知道是我丈夫。你兩個叮叮咚咚說了這幾時話。還聽不出聲哩。麻氏道。快活的時節。那裡辨得這許多。東門生道。方纔你說是我的老婆了。再不要論甚麼。又抽了一陣。麻氏道。被你兩個用心機。壞了我的名節。罷罷。我如今憑你弄了。不知你爲甚麼起這一點心。東門生道。是你模樣好。麻氏道。決不是你實對我說罷。金氏道。你的兒子曾來和我睡。把耍藥搽了。把奴家弄了一日一夜。毯都弄壞了。奴家恨他。因此上騙了你來。等他戲還哩。麻氏笑道。阿呀。這個畜生。原來倒有這等本事。真倒強爺勝祖。只是累了老娘。姚家的老婆等我兒子弄。趙家的

娘又等你丈夫弄一般醜事。大家說不得了。東門生這時節。也有些驚了。便拔出擦乾。金氏道。大家一頭兒睡罷。三人共個枕頭兒睡了。以後夜夜朝朝。東門生把麻氏弄一陣。換過金氏弄一陣。十分快活。却也費力支撐。那麻氏騷興正發起來。心裡倒嫌金氏來分他受用。金氏見自家老公和麻氏合了。心裡也是不甘的。

卜算子

騷興正初濃。反嫌人奪己。分愛事情阿誰郎。貪迷不知止。
起念賺他人。終須害自己。場撮合報深仇。誰似你心裡。

評

廣情均愛。自古爲難。

姚生捨舊圖新

東門生整日弄這兩個全貨。却也有些不耐煩。心裡道。寒紅的毯。經了大甲盤過。一發顯得我毯頭小了。我便偷他。也沒一此兒巴臂。阿秀這丫頭。我到十分中意他。耐耐大里。又把他真花開了。我心裡又愛他。又恨他。也只索罷了。只有麻氏跟來的這個小嬌。人物兒生得儘好。畢竟等大里弄開。我倒不如先偷了他。也當一營新。丟了爛豬肉。換些熟窩菜沙魚翅吃吃。却不可口麼。只是那麻氏熬管這小嬌得緊。恐怕我和小嬌弄了。就分了我的精神。這怎麼好。我有個道理。只不等麻氏曉得便了。却說那小嬌年紀纔得十一四歲。身材儘長大了。模樣兒粧得妖妖精精的。又一句聽得東門生和他家主婆弄得整夜響。又看見東門生常常出了毯。要金氏和麻氏捏弄。當吹簫一般耍子。心也有些癢了。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湘雲

詞壇作光
品

又常常問那寒紅阿秀。相公和娘做甚麼。只聽得口裡叫快活。那兩個細細教了他。發有此發騷。只是怕麻氏打。不敢走來近着東門生身邊。日早起。東門牛還睡在床上。要尿尿。小嬌往外頭掃來了。東門生攔住了。親一個嘴。小嬌呖的笑一聲。麻氏正好在窗下和金氏梳頭閒話。不曾聽見。梳頭完。兩個拽手去房外間走。東門生起來洗面。叫小嬌扯袖。東門生伸手往懷裡摸摸。只見奶餅發得鐵實的。却又圓古古的。着實一担。小嬌咤的一聲。叫起來。阿秀連忙來問。東門生道。我踏了他的腳。也遮過了。

好事近

拾舊欲迎新。伴隨尋田望蜀。小嬌說快活。正艱難湊合。
看了兩個當吹簫私心。有羞落。豈發。兒個。那堪尋覓莫。

(寅)

評

通「5」部「1」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泥寶

合家歡樂醉眠

只見金氏扯麻氏和東門生到小軒兒裡吃了早飯。自家坐在東門生脚膝上。單裙掀過。把東門生龜套在自家裙裡。吃完了飯。麻氏又把自家毯拍開。要東門生摸。東門生摸那毯毛兒。只見騷水流出來。好嬉兒把手接着。就流了一手。麻氏定要東門生吃。東門生只得愁着眉兒吃了。大家興發。又轉到房裡。弄了半日。東門生因空心吃了蛤蚧丸。因此越再不來。金氏見麻氏不肯讓他。就催起吃午飯。東門生巴不得歇。汨圈扒起。三個並坐了。說笑話兒吃酒。東門生道。一個三個人吃悶酒。今日要開懷吃一個大醉。便行起一個急口令來。金氏道。憑你。麻氏道。也好。東門生先吃一盃。說酒底（令）道。色焦焦。芭有葉無花。一經霜打。好像南瞻部州大明國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錢塘縣西

湖邊藕花居靜〔寺〕裡西廊下，直進去黑亮色裡面老和尚，領的破袈裟。金氏道：「說不來。」東門生道：「許你三口氣說。」麻氏道：「那記得這許多字眼。」東門生又說了幾遍。金氏道：「我會了。」只見說起就來。一連說了十來遍，罰了一來杯酒。麻氏差了兩句，罰了兩半杯。金氏道：「我也有個好令兒。」先唱歌兒。後說急口令的。東門生道：「你說。」金氏吃了一杯酒。道：「月子彎彎照九州，也有幾人歡樂幾人愁。也有幾人高高樓上飲了個好酒，也有幾人挑擔落子個他州。樓下吊子個牛樓上放子個油，樓下半曳倒了個樓。打翻子個油，壓殺了個牛。捉個牛皮賠了個樓。牛油賠了個油。賣牛客人哭得兩淚交流。」東門生道：「這是我曉得的。」口氣念去。一些兒也不差。只吃完了面筋的。鍾酒。麻氏念了五六遍。只是記不完全。竟罰了一滿鍾酒。麻氏只得吃了。麻氏道：「你們兩個都會行令。難道我也不會。」我也說一個兒。金氏道：「憑你說來。」麻氏把半杯酒吃

乾了。道：「一個怕風的蜜蜂。一個不怕風的蜜蜂。這個怕風的蜜蜂躲在牆洞裡。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扯那個怕風的蜜蜂出來。那怕風的蜜蜂罵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我道怕風躲在牆洞裡。你不怕風怎麼扯我出來。」東門生道：「好。等我念去。」也差了兩三個字。罰了四杯。金氏一發差得多。也罰了五六鍾。東門生又謝麻氏的令。要麻氏吃一鍾。麻氏再三推不去。只得大口的吃了。麻氏原酒量不濟。時間吃了這許多。便昏昏的大醉了。

阮郎歸

晚風吹水日山明。春來長不聞。落花狼藉酒闌珊。歌令醉時甜。
春睡覺晚。粧殘。無人整翠環。留連光景惜朱顏。更深人醉眠。

評

鬧中取靜。忙裡偷閒。

繡榻野史

卷四

七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涎

東門生計醉家人

東門生道。今日做個一家歡。叫寒紅阿秀小嬌過來。我賞你每人三盃酒。寒紅阿秀也只得吃了。小嬌道。一滴也不會吃。決不肯吃。東門生道。便饒你。又來勸金氏。金氏醉了。當不得十分苦勸。又多吃了三四杯。金氏道。我去睡了。若坐在這裡。便要吐哩。只見麻氏口裡醞醞的道。我醉得慌。頭又疼得緊。怎麼地只管像磨樣轉。他倒身向床上睡去了。只見寒紅阿秀迷迷癡癡的。也不來收拾杯盤碗碟。一個個倒在地上。小嬌看了只管笑。東門生心裡道。我好計也。一家兒都醉倒。還怕誰哩。

好一面地炕

甘意過矣

虞美人

黃昏共把金樽試。一醺醺醉。偎紅倚翠計偷香。蝶思蜂情。

偏教特地忙。多情不自知。分曉却被無情惱。驚鶯猛向浪中驚。雲雨陽臺。還應夢不成。

評

猛虎穴中。透得個機關巧。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泄寶

小嬌被生哄賺

把手樓住了小嬌。則有此醉興。○則膽人。二則蛤蚧丸藥氣還未過。一心要射進小嬌毯裡去。小嬌也有些怕痛。就亂推亂掙。東門生道。你的家才婆醉倒了。你又少不得定等趙官人弄。我的毯硬兒小。毯頭兒又尖。再不痛的。我弄過了。省得你後頭一時間受大毯的苦。小嬌狠命推不開。只得被東門生抱在旁邊床上。小嬌道。官人要弄。只怕娘醒轉來。東門生帶了酒興道。不妨不妨。忙忙的解去藍軟紗裙。就扯下細葛布褲。光光的。一個白胖小毯露出來。毫毛也沒有。東門生兩手扳開來看。生得滿滿密密。中間一條細縫兒。把小指頭往那縫裡試看。真個是一朵牡丹蕊頭兒。比阿秀的毯好十倍哩。東門生心裡愛惜他。又當不得自家興動。就把毯頭對着縫兒挂一下。小嬌叫道。痛。又挂

卷四 雜劇

醉翁亭記

一下。小嬌道。痛得緊。不要弄罷。我原是一塊生合的。怎麼經得裂將開來。東門生道。我放些饑睡。就不痛了。便着了無數饑睡。又拚將去。小嬌叫道。還痛哩。東門生那管他。只管拚進去。便像有些路兒分將開來。只是小嬌當不起。忙把手來捏住腿梗。口叫道。不要再進去了。

評

靜攝幽居自爽。喜逢艷質嬌娃。興趣勃然。情意洽。緩款採鮮花。借倚彫床擁抱。解混款玉交加。春色滿懷。蘭麝噴。歡愛誓無涯。

評

香柳娘分破花木瓜。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邪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邪淫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東門生之謂也。金氏陰創艱難之際。猜恨方深。謀人寡婦而報之仇。亦既不忍壞人貞節。何其明也。及麻氏入手。思彼嬌。以其多貲。豈非當斷不斷。而好色之生惡哉。

小嬌痛極號救

那知道毬是活作怪的。越捏緊。越脹開。越推住。越鑽進。看看的進了小半根。小嬌亂顫叫道。且慢些。且慢些。裂的痛。又頂得慌。東門生道。憑你怎麼痛。我也定要盡根放進去了。且淺淺抽了一陣。小嬌扳住了東門生手。哼哼的口裡只管叫喚。東門生又抽出。放些饒睡。小嬌急忙把身翻轉。兩腿緊緊的夾住了。道。定用下遭來。如今定要歇了。東門生道。姐姐。我興動得緊。定用等我弄一會兒。如今不着實住了。小嬌只是不肯。道。經了你的練手。還好討你的刀割哩。東門生再二求道。我如今只在毬邊兒上動動。弄來了就罷。小嬌不忍。東門生這等皮了臉胡纏。略略手放鬆些。就被東門生着力撥轉。仍舊拍開放進。只見有些兒血水流出來。東門生怕小嬌又顫。輕輕的抽了百多餘抽。小嬌道。畢竟過不得。

脚也不得
皮

繡榻野史

卷四

九四

思無牙泄寶

有聲

東門生笑道。還有過不得的處在兒哩。小嬌聽說。慌了道。饒我罷。東門生道。如今也管不得。便往裡頭只管挂進。小嬌口裡叫起道。我的兩位娘。相公在這裡不尊重哩。那裡叫得麻氏醒。又叫道。寒紅姐。阿秀姐。來扯扯相公去。那裡叫得兩個丫頭醒。小嬌忍不住疼。哀哀的哭道。痛殺人。便饒了罷。東門生也不應他。直挂得盡了根。

畫堂春

春心初動見吹簫。脈脈流露風騷。惹得無情。沒下梢。不肯相

饒。無端皮臉來賺。百番溫語。蹊蹺。從根直抵。搗窠巢。一

任呼號。

評

好模好樣。忒嬌(弄)搗。

冤家難禁訴苦

小嬌亂動亂叫。東門牛把手來揪住了小嬌。自家也不動。笑道。我如今盡了根。痛再不加添了。你便忍一忍兒。小嬌哭道。好忍的忍了。裡頭實割人痛。又像個盛人痛。不知怎麼火熱的針亂刺。和公不知道。我好不痛。東門牛道。我的腿也就要來了。做你不着了。便抽起來。小嬌忍了痛。咬住牙齒。約莫有百多抽。小嬌叫道。再忍不得了。忒進出得慌。東門牛便緩緩抽了五六一抽。邊和小嬌親呢。小嬌不曉得伸舌頭。東門牛定要他伸。他也只得伸些出來。便被東門牛狠命啣住。慌忙亂扭。小嬌要叫。又因舌頭縮不去。只得把手腳來亂顛亂推。東門牛又把舌頭伸過小嬌口裡。小嬌把嘴緊緊閉了。道。兒矣的。也當不得。東門牛狠命撬進嘴裡邊去。只行口含了。只不肯咽。東門牛道。你不咽。我着實抽。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邪

了。小嬌又只得含住了舌頭。只●是、邊忍痛。那柳只管自含。一會兒便吐出了。東門生抽起來。連忙含了。

風中柳

言語溫存。只得舌聲強忍。酥酥教人怎禁。百般苦楚。細說
告原因。怕冤家。出入進緊。口舌吮津。含吐兩般。未穩更
邪堪。癢癢狠狠。黃花揉碎。急急輕輕。搥切欲待。風恬浪靜。

評

未曾嘗着風流滋味。

嬌生相儂沈睡

東門牛着實抽。他着實含。指望饒他扯。那知越弄得東門生火動。連忙吐出了舌頭。叫喚的時節。東門生却又興發要來。就像瘋和尚亂撞寺門。又像皮將軍吃醉了撒酒瘋。那一雙腿子打在小嬌屁股邊。登登的響。小嬌也不管這樣的發興。哭又哭不了。叫又叫不了。推又推不及。退又退不及。真個也一刻難過。就像受碓磨的一般。只見東門生比藥氣也解。色興也盡。彪彪的起來。那毯又加發威。抽得又加着實。小嬌大叫起來道。當不得了。東門生一下便酥倒在小嬌身上。道。我要死了。方纔得個安息。兩個動也不動。鼻子裡強強的響。東門生抱住了小嬌的頭頸。小嬌摟住了東門生的腰。不動了。會方纔東門生扒起來。把毯抽出。尋布來擦了。小嬌道。相公弄得這樣的蠻法。我真個撞死哩。一邊擦

繡榻野史

卷四

九八

思無牙泥寶

鞋一邊說痛。東門生道。我倦了。摟了你睡。小嬌道。怕娘醒來。東門生道。還未哩。便兩個一頭兒睡了。小嬌也弄得十分倦得緊。一齊睡去。只見阿秀因尿急。醉裡掙醒轉來。人都睡熟。地下有藍軟紗裙。道。小嬌那裡去了。擡頭往床上一看。只有金氏麻氏。各頭睡的。還不醒。旁邊床上。却好東門生和小嬌兩個。緊緊的頭睡。阿秀道。小嬌好大膽。他的娘十分管他。他怎麼就敢是這樣的。

西江月

一雲一雨方歇。相偎相抱情親。兩人好夢未能醒。早被人來覺警。
力倦與闌身困。便來就榻因仍。這樣妮子太無情。
妒個嬌娃同寢。

評

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

繡榻野史

卷四

九九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泥

金氏妒嫉分歡

金氏

阿秀尿也不去溺。竟去搖塞紅。塞紅驚醒來道。甚麼。阿秀指着旁邊床道。你看你看。塞紅道。噯呀。這小小丫秧兒。也會攪家主公了。等我且去打他。他定不敢回手。阿秀道。正是。塞紅竟走到床邊。打小嬌大腿上兩三拳。小嬌一頭跳起來道。不好了。嚇得東門牛也扒起來道。是誰。塞紅罵道。小狐狸。虧你幹出這樣事。停會兒你家主婆醒來。活活的敲死你哩。小嬌羞得不做聲。東門生道。罷了罷了。看我的面上。大家不要嚷了。省得娘醒來啣氣。連忙扯了塞紅道。等我和事罷。也扯下褲來。塞紅心裡正想。得這東西。也不推他。却是東門生方纔越來。一時間硬不起來。就像當初書房邊索過進房的模樣。着力索弄。略略有此硬。使挺着腰。研了兩研。却也會研得進去。塞紅笑道。好東西。怎麼算得和事。東門

生只得趁有些硬。慌忙抽起來。倒也好弄弄兒。小嬌着了裙褲。扶住寒紅在床邊上弄。正好發興。忽然金氏醒來。一頭坐起。早已看見了東門生和寒紅的模樣。便罵道。野丫頭。這等無禮。東門生連忙丟了寒紅。金氏竟走下床來。揪了寒紅耳朵。打上兩個響風大耳瓜子。道。誰許你這樣大膽。又罵東門生道。呆東西。眼前也當不過。還要尋野食哩。

醉花陰

丫頭無耳爭春。小意一場頓。家主陪小心。唧唧噥噥牽弓。
人攪擾。前度雲方潦倒。和事安能好。莫說這東西興。
發些些。騷動阿婆吵。

評

群陰剝陽。非貫魚以麗也。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涎

主婢爭風混鬧

好厚臉皮
說得半舌

麻氏聽得金氏罵響。也驚醒了。問道。因甚麼。金氏道。我們睡了。他們大膽成精哩。麻氏就一心疑着小嬌有甚麼緣故。便問阿秀道。小嬌和相公頑耍麼。阿秀道。正因小嬌和相公睡。塞紅看見。就奪過來。被娘看見了。麻氏大怒道。了不得。這小小的蠢毯。也思想迷相公。不由分說。竟把小嬌揪了亂打。又敲碎桌子上許多碗碟。小嬌也不敢做聲。東門生陪了笑道。我好要子攔他們。不要計較了。方纔息得一陣相罵。東門生夜裡兩下討饒。真個着實把性命陪他。纔得一些家裡安穩。一日。金氏對麻氏說。你日日把我丈夫佔去了。便是常得弄弄。怎算得夫妻。你又多我。我又有些多你。恨不得東門生變了老鷹。有雙丫頭的穩纔好哩。

南柯子

如婦心腸窄。男兒太良善。貪嘗春味恁豪華。寺安排性命。

碎陰池。陰乘陽。風流總不佳。朝朝暮暮欲無涯。

能天生奇卯。長丫叉。

評

望華者二十六年。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酒寶

畫計分配均愛

麻氏對東門生道。這有個絕妙計策兒。我只長得你三歲。大嫂也只大得我兒子三年。如今寫封信寄去兒子。叫他急急回來。我與你做了對夫妻。大嫂便與我兒子做了老婆。一家過了罷。却不是好。金氏道。只恨他當初弄我剋毒了。難道還等他弄。麻氏道。你也不要計較了。你依舊好同東門生弄。只是名頭上配了大里罷。若這個事情不露出來。現成受用。若被人首告了。大家逃到深山去。又有那個曉得。東門生道。極妙了。連忙就差小廝餘桃。寫書一封。寄與大里。道。

足下向自謂陳平。今爲微舒矣。不肖失東隅。收桑榆可亟歸。

而事我一笑。

鷓鴣天

竹雲帶雨日無涯。無那雙姬興復奢。爭短競長難擺劃。調停
奇策做人家。既均愛。及喧嘩。修書大里莫嗟呀。數鈔不
喫。儀行父。昔日陳平漢相誇。

評

失計得計。得計失計。

繡榻野史

卷四

四

思無牙酒寶

趙金姚麻舍席歡笑

却說那大里在書房裡。鑽日思量。忽接得這封書。大驚道。我的娘被他射了。與我扯直也罷也罷。我歸去。只要他的老婆嫁與我。我使叫他一聲晚爹叔罷。就辭了主人家。星夜趕回。直到東門生家裡。見東門生正與麻氏並肩坐了。金氏坐在側首吃酒哩。大里進門笑道。我曉得了。麻氏道。你不用說了。你只吃酒。就叫大里也坐在側首。和金氏並肩坐了。大里對東門生道。你真像個爹。東門生笑道。不是爹。怎麼你有媳婦。麻氏道。我也說不出了。指金氏道。把他配與你罷。大里笑道。自古道得好。種不弄要瘦。毬不弄要臭。如今他的東西等娘借了。一定也有些臭。只是我的種真個瘦得緊了。如今兩家合做一家親。我添了個爹。娘又討得個媳婦。纔是好哩。金氏道。嫁便嫁你。你不可再把要藥來弄我。大里

道得罪得罪。東門生笑道。嫁便嫁與你。保不過不扒灰。人里道。做爹要尊重此。娘定用管他哩。麻氏笑道。我因他出醜了。難道還等他和舊老婆睡。大里道。這樣極好了。大家笑了一陣。

玉樓春

千里歸來不憚勞。蜨緣喜有舊相招。於今作配從天降。誓海盟山永不消。
母因子丑好風騷。兒用娘婚配合調。千古細常懸倒裡。無媒漏許赤繩牢。

評

男女雖坐。歡然道故。

繡楊野史

卷四

思無牙汨簪

兩婦分屬有定

針黹七

人中禽也

是這日後。麻氏只與東門生睡。金氏只與大里睡。阿秀小嬌分與麻氏。塞紅分與金氏。小嬌年紀不大。生得又小相。便等東門生弄過一遭。還不知趣。塞紅阿秀是弄熟的。大里常常去偷他。只是麻氏會吃醋。再不許東門生去摸個丫頭。便是金氏也。只一個月裡許他與東門生弄一遭。東門生原是沒本事的。金氏有大里團弄。也憑他了。一日。東門生從外邊走進來。正見大里和金氏兩個挨肩頑耍。笑道。你兩個這樣快活。虧了那個。金氏道。其實虧了你。大里道。你是我本事結識的。怎麼說虧他。金氏道。我原是他的。你把老娘換他後生老婆。却不是虧他。東門生笑道。却不要說虧了。你如今決又待趙家阿弟弄壞了。我也奉承不聞。不來爭了。我要晚頭一個大家同床。做個故事兒耍子。真是一世快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邪

活的事。又得了了舊緣。大里問道。怎麼的。東門生說道。你的屁股。從那醉翁椅上弄過。又好幾時不弄了。常言道。老的好去風。今晚你照舊扒上他身上射毯。我却扒在你背上戲了毯。這叫做一團和氣。好麼。大里和金氏一齊應道。使得使得。到麻氏面前。只說到朋友家吃酒便了。看看日頭落山。東門生別了麻氏。竟到金氏房裡來。見他兩個都在那裡收拾那話兒了。塞紅拿着一盆熱腳水。放在面前。大里替金氏洗毯。金氏替大里洗屁股。都擣挖得乾乾淨淨。塞紅遞手巾揩了。金氏忙叫塞紅。頓此酒來吃幾鍾。有些興。塞紅盛一碟熱水泡濕的紫菜。一碟新鮮的海蜆肉兒。擺在琴桌上。裝一盞揚州有名的鄉販細花燒酒。立在旁邊伺候。金氏見這紫菜。噙聲一笑。大里問。怎麼笑。金氏道。這紫菜。晚頭你用得他着。大里道。這個我做少老了。自信也不消用的。只是一個餘挑。怎麼教得你這樣明白。金氏指東門生說。三年前他不在家。我在門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泥雲

上看看。見兩個頭髮披肩的小官坐地。我因他模樣生得就像女兒般。開口問說。你兩個是那裏來的小官。怎麼坐在這裡。他回說。我們是浙江寧波人。進北京去的。我又問。小小年紀。進京去做甚麼。他說。趁這年紀。進京去做小唱。把屁股去賺錢哩。就把祖傳的家數。細說了一遍。你前戲我的屁股時節。我依他用了。果是沒有醜態帶出。真個妙的大。早聽說。對東門生道。你要乾淨。我靠在櫃頭上。多奉些進去。金氏道。我算你們饒我不過。自家也塞起來。一碟紫菜剩得沒多兒。三人只得把海蜆肉吃了。兩三壺酒。脫了衣服上床。金氏分付奉紅。不要吹燈。金氏把新軟軟枕頭墊在腰間。拍了脚仰睡。就有些騷水流出。大里捏穩便戲。東門生扒在大里背上。忙叫。慢動。就將金氏流出許多滑涎擦在屁股邊。把穩直聳進去。大家搖弄。大里動一動。東門生也動一動。動了白數動。東門生定氣道。今日我們像個搬西廂了。大里問道。怎麼。東門生

答道。這不是法聰和尚與徒弟疊蓮蓬哩。取笑了一陣。東門生就問金氏道。有趣麼。金氏道。趣倒有趣。只是壓得重些。東門生道。我在上邊壓。你下邊穩穩。穩進去得着實。金氏道。我兩個皮肉黏連。偏是你不黏連。叫大里道。你不要怪。就把東門生摟到頭邊親一個嘴。吐住舌頭不放。東門生笑道。上頭倒黏連了。下頭依舊不黏連。金氏道。我有個妙計。不知趙心肝肯否。大里道。你們原是一對兒。我怎麼不肯。金氏就對大里道。你且把穩拔出了。却叫大里在底下。金氏在大里身上。將穩套入穩裡。又叫東門生把穩放進金氏屁股眼裡。金氏道。姚心肝從不曾射我的屁股。我今日等你嘗一嘗。東門生笑道。今日我們又找浣紗記了。大里問道。却怎麼。東門生道。這不是吳王遊姑蘇臺唱的呀。看前遮後擁哩。取笑了一陣。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洞簫

虞美人

前面已將西廂戲。又找荒郊記。繡上惹下好騷風。兩人會。
都在不言中。毀勤共盡好中酒。紫葉紅來有。纖手提挈。

送入營門。一時歡樂千古風情。

評

山童背我云尋方出條鉅八修鎗鮮魚。由柳條。

人情寸。厭之有。得其東村。又次肆其西討。一人慘哉。不至於極疲大壞
不止也。東門下知以婦易婦人里不知以母易妻金氏更不知前前後後
易彼可謂生樂矣。樂極悲生。怡堂。殆寸愚哉。

兄弟同門及第

只見大里伸了自家指頭。把饑睡挖些塗在金氏屁眼邊。弄得滑滑的。却纔把東門生穩放進去。金氏問道。好也不好。東門生道。好便好。只是家伙不大。帶不出洞宮來。又取笑一回。大家動了一回。東門生道。我癢了。要來了。金氏道。懸懸糟糟的處在。又不曾受胎來。在裡頭做甚麼。發做我不着。我曾見古時節存意圖裡。有武太后和張家兄弟。兩個做一個同門及第的故事兒。你兩個是好兄弟。正好同科。就學張家兄弟。奉承我做個太后罷。便教大里拔出穩一半。把東門生的穩。撇進一半。金氏對大里道。你讓他鬆半節地方兒。等他也來在這裡頭。這不是兩便。若是一齊來。都受了胎。一定生個雙生。定要一個姓姚。一個姓趙。我就做了兩家的太妃婆了。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涸

兩鄉子

思也煞風流。出落人間好念頭。綢雲覆雨恁綢繆。悠悠。同門，
及第要同遊。同科且慢休。弟兄兄弟舉勢難留。縱橫綠筆
一齊投。凝眸。和鳴雙鳳喜來求。

評

奇貨奇禍。終無結果。

三人恣情歡訕

東門生和大里依了金氏。扭扭挨挨。放將進去。也進逼得緊。金氏笑道。自從有毬到如今。那裡有新老公舊老公。齊受用的。便是張家兄弟。也只是愛惜他的自哩。怎如得真真親老公兩個。齊弄進。真是稀奇古怪的事情了。個又顫動了一回。又磨了一回。東門生和大里擦得都癢起來。毬都要洩了。都着實一聲。金氏騷癢難當。道。我要來了。尾毛骨上癢了兩陣了。只差驚兩驚兒。也着實一聲。洞的。聲。金氏毬眼上骨頭兩邊迸開。金氏道。不好了。兩扇門都大開了。東門生和大里毬正大洩。只得抽出些兒。只見陰精和些鮮血。夾了兩個湯精。直衝出前門。後門中間夾道兒。就像糊鉢和醃粥鍋潑翻了的。人身上。骨做團。濕做一塊。東門生和大里也驚起來道。甚麼顏色。是這樣的。就笑得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涸鑿

吐腸吊。金氏忍住了眼淚。只待笑道。我今日只當生個兒子一般。明日有了雙生就罷了。若是沒有。你兩個好好都做兒子。叫我做親娘。大家又笑了。回。金氏道。等我將息將息。毯裡傷了。就輕輕的拭了毯血。兩個都扒開。並頭睡倒了。



心願興。滾別樣風流喬粧束。雙根並蒂栽蓮萼。蘇簪難禁。突地行雲過。牡丹開放金針撥。共探花香風氣惡。二人驚顧魂消落。猶自支吾。強嘴恣權謔。

評

好□人。無乾淨。

二憾爭風喧鬧

却說麻氏見東門生不回來。開了門兒等他。夢地裡聽得笑響。叫小嬌去大里房裡看看來。小嬌看了。回話道。官人在那裡和金嫂子頑耍哩。麻氏聽了這句。也沒工夫問大里也在裡頭麼。竟下身穿了腰湖羅裙。上身只着一領青紗。找袖單掛兒。頭跑過大里房裡來。罵道。這樣時節。還在這裡做甚麼。又罵金氏道。沒廉恥的東西。有了個。還要

個。金氏忿不過這句話。應聲道。老不羞。虧你說得出。這又不是你結髮的老公。還要爭哩。麻氏就氣得哭起來。罵道。小妖精。歪辣貨。就是這樣無狀了。把東門生揪了亂打。道。狗亡八。你倒等他罵我麼。東門生再不敢做聲。慫麻氏打。麻氏號啕大哭起來。道。狠心亡八。叫舊老婆罵我麼。大里恐怕聲響。只得做聲道。娘便罷麼。我家事幹。原沒有清頭。若等人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涎

曉得了。大家沒趣。東門牛道。你打得夠了。不要氣了。就一手扯了麻氏過自己家來。麻氏只自哭。東門牛又弄硬了。穩討饒。只是不歡喜。

聲聲慢（令）

愁懷不展。眉黛難開。去時人約便歸來。緣何輒改。增砌上。滑蒼苔。獨凭無言手托腮。甚處留連。形影殢。致疑猜。教人探來在那回。行雲行雨。想於今。該未該。忍不住大鬧庭臺。

評

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

姚氏挈家移居

清早起來。金氏也有些沒意思。同大里過眠床邊討饒。道是媳婦衝撞婆婆了。憑婆婆打罷。麻氏方纔有些笑臉。只是鄰舍人家都有些曉得了。說有這等異事。適值學院出巡到揚州地方。有一二學期要首姚同心趙大里行止有虧。大里慌了。就與麻氏金氏商量。約了東門生。挈家兒逃走。到棠堆山裡住了。山裡頭起了六七間小屋兒。團圓快活過日子。麻氏早有了二個月身孕。後來同東門生快活了一年。生了兩個兒子。因不曾滿月的時節。和東門生夜夜弄。竟冒風死了。金氏因驕得緊。弄得子宮不收。再沒有兒子。漸漸成了怯弱的病症。整日要大里弄。夜裡又常常夢見鬼和他交感。年紀到廿四歲。畢竟因骨髓流乾。成了個色癆死了。寒紅阿秀都嫁了個丈夫。又轉賣做小娘了。只有小嬌顏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酒簪

着麻氏的兒子。山裡冷靜得緊。大里日夜夢見金氏來纏。心裡十分驚怕。和東門生商量道。只管在這裡住了。甚是冷靜。不如往別處寄籍科舉倒好。東門生道。也說得是。就起身同上北京。早有鄉里把他兩個事情傳遍了。人都道。這兩個也不是個人。是個活禽獸。沒人肯見他。只得又起身回來。到德州地方。大里遇了疫氣。忽然死了。東門生哭得昏天黑地。道。我的好兄弟又死了。老婆又死了。真個是人離家破了。只得把大里燒化了。收了骨食回來。

雨中花

祇因鍾愛牽情。沃盡孤洞。房花燭。窗及第。同和那人。和費吟。
散成殘燭。風聲四境。離駐足。別走深山。架小屋。越境妻。
科名。皇天不祐。與母。頓棄。

評

子付仁延間奇見長十名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涎

衆生夢感鏡東門

東門生對了小嬌。整日愁苦。再沒心去射弄。一日午間。因沒些情緒。在桌上打盹。忽地夢見一個母猪。又有一個公驢子。一個母驢子。跑到面前來。東門生驚問道。是誰。母猪就像人一般說話起來。道。我就是麻氏。那母驢子也說道。我就是金氏。公驢子道。我就是大里。東門生道。怎麼都到這裡來。母猪道。閻上怪我失了節。後頭又生兒子。罰我變做豬。等我常常生產得苦。母驢子道。閻上怪我喜歡弄。又喜歡野老公。又道大里專把一根大繩來弄。刻毒了人的老婆。罰我兩個都變做驢子。母猪道。是極要弄的。只不能夠弄。公驢子道。又是極大的。只是一世再不得和母驢子弄。公驢子道。好苦好苦。只好在路上趕來趕去。再不能夠像活的時節。雙兒快活。今且因我的娘還思想你。特特的同來托夢哩。

東門生又驚又哭。問道。我饒得罰麼。

梅花引

好姻緣。惡姻緣。冥司鬼責不輕寬。好心酸。好心酸。淚眼雙雙。
空嗟竹路難。豬兒生產聲悲咽。驀兒走路多磨折。不由
人。不由人。快活伶仃。幽明總斷魂。

評

何不早些警省。

懺悔解冤果證

公驟子道。前日陰司裡問這樁官司。且道你容縱老婆養漢。要罰做烏龜。我替你狠命爭起來。道。都是我們三個不是。不要連累了他。我的骨頭。也多謝他收回了。這就是極大的陰陽勾當了。判官查簿子不曾完。只見收骨食的事果然是真的。閻王道。你們三個都是吃着他過。還不報得他。後頭要把母豬等。你殺吃。我們兩個驟子。要等你騎。方算報得完哩。只見一陣冷風過去。早不見了。一個畜生模樣。東門生大叫一聲。驚醒轉來。原來是一場大夢。又嘆又苦道。報應的道理。果然是有的。若只管冤報冤。恩報恩起來。那裡有結煞的日子。就悄悄的到舊家裡來。收拾此銀子。到卽空寺裡。請了幾位有道行的禪師。懺悔了三個的罪過。又揀一個小人家的清秀兒郎。把小嬌嫁了。連把兩個兒子。也交付

他收養了。自家再不騎驢了。又戒了不吃豬肉。一日。麻氏和大里金氏
又來托夢。道。多承你懺悔。我們罪輕了。不久又好托人身了。東門生心
裡也喜歡。

點絳脣

懺悔前因。一場業障。祛除盡。前修後蔭。死後還相證。
業牽纏。風流快樂。迷真性。恩仇有定。總在菩提訓。冤

評

却是、以夢說夢。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泥寶

東門生披剃入空門

還恨自家罪業重。得緊竟剃了頭髮。着了袈裟。出了家。到卽空寺裡。去做一個新參徒弟。改了法名。叫做西竺。人叫他做竺闍黎。整日看些經。吃些素齋兒。過日。又在寺裡空園結一個小小庵兒。上面釘了一面牌匾。寫四個大字。說道。摩登羅刹。這四個字。出在佛經上。人見的方纔曉得。東門生明了心。見了性。方纔是真正結果。東門生也把自家事。勸世間的人。要人都學好。因此上好事的依了他的話兒。做了一本通俗小傳兒。個個人看見。也有笑的。也有罵的。憑他罷了。這是一個小傳兒。住頭。古方束曰。善哉。東門生之以悔終也。不然。與彼三人何異耶。或曰。麻金趙固畜道也。而傳之者。不免口舌之報。則奈何。方束曰。其事非此。其人則托警世戒俗。何關罪惡。

西江月

姚姚一雙癡。麻金兩個豔。塞紅阿秀各分離。留得卜嬌
到底。業鏡變成驛角。玉釵圓却夫妻。拋家寄子證菩提。
討個回頭滋味。

批評繡榻野史傳奇卷之四大尾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洞雲

校記

①「二」原作「一」，據種德堂本、坊本改。

②「笑」字原書漫漶，據種德堂本補。

③「只」原作「月」，據種德堂本改。

④「想」原作「着」，據坊本改。

⑤「許」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坊本加。

⑥「後」原作「夜」，據種德堂本改。

⑦「挖」原作「挖」，據種德堂本改。

⑧「不」字原無，據坊本改。

思無邪滙寶 貳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繡榻野史〕

／本藏本

明・呂天成 著

新刊繡榻野史卷之

繡世主人校閱

李卓吾先生評

只怕不春光。若星春光自媚。試看鶯鶯燕燕。來去渾如醉。

饒他金屋好花枝。莫不懶懶睡。但願芳香艷冶。堪滿河洲內。

正傳未談。先說一段奇聞。話表江南蘇州府常熟縣豐樂村。有一個姓江的。叫做江大老。耕種爲活。娶妻文氏。極其賢惠。兄弟老。雖然貌不驚人。却也喜歡女客。時常到城中釘棚內。挿興打趣。娶妻王氏。小產身亡。便有媒人說合。討了一個的一婚頭老婆武氏。肥肥胖胖。肌膚雪白。貪眠好吃。妯娌不和。那曉得這一年。年歲荒歉。無米先還舊主。皇官告府。只得將田頂退。江大老辭別了母親。隻身到外省航船。把舵過活。家中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淮寶

文氏紡紗起「孝義婆婆。武氏日常淘氣。誰料

屋漏又遭連夜雨。

行船又被打頭風。

江大老的母親冒了些風寒。又受了許多的氣。奄奄病。日重。日亮。嗚呼死了。江大老又因船覆江心。流落在外。杳無音信。所以家內無人殯葬。又無親族照管。正是。

錦上添花天下有。

雪中送炭世間無。

却說江大老的母親。有一個內姪。刁七鶴。渾名叫做兒打渾。結識一班淨頭光棍。時常嫖妓宿娼。賭錢吃酒。原是有名無賴的人。江大老只因無計可施。只得到城中來說明此事。要他引濟。刁七鶴聞得他江大老不在家內。心中一想。他屋裡有兩個標致的（女）客。待我到他家出銀殯葬。騙他來雙雙成其美事。豈不快哉。豈不樂哉。因對江大老說道。我口下正在艱難。既然姑母死了。衣棺兩項。我有擔當。還有銅錢三百。

文。算爲作享禮。我就同你去便了。正是。

一片歹心非好意。

休教錯認不良人。

却說刁士鶴同了江二老。除了一口薄皮棺材。又去除了紅白布三疋。紅花絮一捲。來到他家。草草盛殮。停厝在出橫頭。這也不必細說。單表江二老的武氏。一見刁士鶴。眉來眼去。勾引情人。刁士鶴見了他身軀雄壯。(壯)面貌魁偉。慾火騰騰。恨不得將他一口吞下。褲子襠裡這件東西直豎起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入自迷。

刁士鶴心中想道。這樣女子。等我弄上了手。死也甘。(心)但是江二老礙眼。不好下手。這便如何是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咬。有了。不免騙他。齊搬到我家。就可中。」了。正是。

不施萬丈深潭計。

安得驪龍項下珠。

因對江（二）老道。你家哥子不在。你的阿嫂妻子如何過活。倒不如一齊搬到我家。粗茶淡飯。我家內又無別人。可好麼。江（二）老心中徘徊不決。武氏連忙應聲道。難得這樣好情。只是怎好攪擾。刁士鶴道。說介（這）個話兒。武氏即便催促江（二）老收拾起程。江（二）老只因家難以過活。勉強應允。惟文氏不肯。武氏反與他淘氣。番。竟同丈夫一齊搬到刁家來了。正是。

莫信直中直。

須防人不仁。

貪淫終有害。

難免禍相因。

却說江（一）老同了武氏來到刁家。刁士鶴就買魚買肉獻了土地。當夜便吃了夜飯。在內房安歇。次早清晨起來。就打發江（二）老出門買東西。江（二）老有了銅錢。竟到釘棚內去了。刁士鶴便走將進來。把武氏一腰把抱住。面孔上試了幾試。嘴唇上噉了幾噉。武氏假意變聲。這個什

麼意思。刁士鶴又去摸那兩乳。真個軟軟溫溫。如綿團一般。又雙手去解開裙帶。脫下小衣。武氏雙手揪住不肯。說道。這樣事情。青天白日如何幹得。刁士鶴又去挖那痒心。怎個如餛飩一般。又白又嫩。又軟又溫。上面幾根細毛。更覺有趣。刁士鶴此時魂膽消癢。個隻鴛鴦猶如旗竿一般。武氏早有此心。被他兩手亂挖。騷水直流。只得半推半就。同到床上。憑他將鴛鴦插進。緊緊鎖住。啣住龜頭。刁士鶴抽了數百餘抽。十分爽快。武氏聳聳。迭。酸癢難熬。連忙丟了。刁士鶴也就洩了。兩人抱頭勾頸。沈沈睡去。少頃醒來。刁士鶴又硬起來了。武氏的屁又癢起來了。連忙里（重）整旗鈴（鼓）做個倒澆蠟燭。刁士鶴兩手揪在蓆上。疊起肚皮。武氏欲（騎）在身上。狠啞了一回。流了許多的淫精。正是。

不識羞慚圖快樂。

親夫看做是仇讎。

當日江二老回來。不知袖禮。刁士鶴也不去責說他。那武氏只因日間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淮寶

與他成了美事。心中難捨難分。只恨丈夫礙眼。不好日夜歡娛。次日乘江二老不在。又精赤條條。仰面睡在榻上。刁士鶴將亂（毯）射進。恍如順水推船。滑溜得緊。一抽一送。弄了一回。大家暢快鬆爽。地板上流了許多的毯。又將口含着兩乳。捫捫捏捏。武氏雙手抱住時。刁士鶴的毯又硬將起來。復又一抽一送。做個騎馬射箭之勢。武氏因對刁士鶴道。我與你如此快活。只差得夜間有這個死壞礙眼。不能與你同睡。可設法處置他。才能處（夠）做個長久夫妻呢。刁士鶴心中一想。道。這又何難。只消今晚黃蠟一包。炒入雞內。待他吃下去。不過肚皮膨脹。並無傷痕。豈不乾乾淨淨。武氏聽了大喜。又妖妖嬈嬈起來。刁士鶴將毯硬在陰戶邊挨挨擦擦。弄得來武氏心中洋洋得意。毯心裡騷癢起來。叫道。冤家。又癢起來了。快些。私進去。刁士鶴便（道）心肝。我私死了你罷。將兩腳放在肩頭上。拍開尿看看。兩片翕翕活動。裡面紅匆匆。流了

老（好）些淫水出來。刁士鶴重又穩進弄了一回。做個雙腳朝天之勢。少頃。男的洩。女的丟。大家（了）穿了褲。武氏催促刁士鶴去買蠟來。好端整與他吃。正是。

欲思長久做夫妻

那管丈夫生與死

却說刁士鶴來到街坊。買了黃蠟一大包。雄雞一隻。又切了包家鄉熟肉。拿到家中。連忙宰殺起來。將黃蠟滾沸。件（件）入雞內。加些椒料。葱薑。果然五味香甜。又弔了一瓶好酒。燒了二升白米飯。把家鄉肉盛了一碗。先與武氏同吃夜飯。等待他回來。好做手腳。未幾。江一老到家。武氏連忙掇出。江一老見是一碗炒雞。十分中意。便對刁士鶴與武氏道。這樣好東西。那裡來的。你們爲什麼不吃。武氏忙道。這隻雞是叫花了偷來賣的。價錢甚是相巧。我怕（們）已吃過了許多。留這一碗在此與你吃。你可吃完了罷。江一老不知緣做（故）竟將白米飯和一碗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泄寶

炒雞。如「吞水」一般。一齊下肚去。便覺肚裡有此煨煨。「痛起來。叫道。爲什麼吃了夜飯。這等難過。武氏道。莫非受了痧。就取銅錢清。蓋替他刮痧。江二老肚中更覺膨膨脹脹。好不難過。心窩裡恍如團結塊。氣悶異常。頃刻間。兩眼突出。話都說不出了。只見他。

面紅髮豎。渾如酒醉在街坊。目定口呆。宛似癡顛之形狀。手

摹腹上。肚臍凸出。脹難熬。腳踏床沿。心胃塞滿。疼不過。對牆

邊而欲嘔。進斷肝腸。登坑廁以公吐。幾開糞尾。看去俱疑藥

死人。驗來還信飽死鬼。

刁士鶴又叫武氏將被蓋好。使他氣不得舒。武氏就將棉被緊緊單住。自己又躺在他身上。江二老氣悶難當。足有一個時辰。靈魂竟到幽冥府去了。當晚刁士鶴又與武氏戲弄。叫武氏睡在榻上。自己把燈火照。覺得皮膚雪白。又壯又嫩。比日間更覺可愛。刁士鶴蹲下去。抵了幾

劈兩下撥弄毯心。十分有趣。武氏騷興頓發。淫水滔滔流出。流了滿手。用布揩乾淨了。就將毯插進毯裡。武氏陰精就來了。刁士鶴連抽數百抽。精還未來。重辨（新）拔出。揩得乾乾淨淨。又將在（衣）袖塞入毯內。

一撥。撥淨（得）乾乾淨淨。然後將毯插入。此時覺得艱澀。武氏將手推住。輕輕叫道。慢些。慢些。兩片皮肉有點疼痛。怪難支持。刁士鶴又拔了出來。抱住武氏噉噉武武。要將後庭花戲弄。武氏只得應允。刁士鶴便將吐沫搽在龜頭。又放在武氏肛門口。輕輕射進。只見他蹙緊眉頭。有些疼痛。未幾。連根進內。一抽。一送。覺得渾身骨節皆鬆。毯都來了。這隻毯軟軟洋洋。疲痿不堪。兩人只得共個枕頭。一齊睡了。醒來將交夜。武氏的毯又騷癢起來。連忙雙手將毯撥弄了。一回。他夢中驚醒。翻身騎上武氏身上。又將軟毯弄了。一回。只聽得譙樓上已打五鼓。兩人便抱住腰肢。沈沈睡去。正是。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泄寶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果是陽台夢

何知夫已亡

未幾金雞報曉。只得又趺了一陣。起身穿衣着褲。起來梳洗。刁士鶴又與武氏嗽了幾口嘴。將腿上捫了一陣。毛心亂。了幾陣。慌忙出外。買了一口棺材。草草盛殮。掩埋在後園地上。「人自曉得不明。不明白。都畏他是浮頭光棍。那個來管此事。自此之後。日夜與武氏雲雨。真個如魚似水。一日在「明之下。將武氏高高掛起。刁士鶴把毛心拍開。將毛插入。好似元宵走馬燈一般。一口刁士鶴臥在榻上。武氏撲將上去。捧了毛在口中。捻了幾捻。在（土）便（鶴）起來叫道。心肝。不好了。我要撒尿了。武氏道。我歡喜你。（就）撒在我口裡罷了。刁士鶴只得熬住。任他咂了一回。武氏將毛拍開。套在陰囊之上。緊緊夾住。刁士鶴十分爽快。肋起肚皮。頂住花心。武氏又酸又癢。淫水流出得刁士鶴一腿。使道。

你這東西好像一把破傘。爲什麼柄上希（溼）濫猶如雨下一般。兩人
嘲笑了。一回。又狂興起來。一把抱住武氏的腰。真個魂落魄。正是。

雨意雲情恩愛多。

十分暢快又如何。

蟲魚尚且貪花色。

爲人豈能不著魔。

却說刁士鶴與武氏謀死了江二者。（老）自道絕了後患。當有一班浮
頭光棍。一個叫做（飛）火旗。一個叫做醉太保。知此事。思良（量）要
輪流好宿。刁士鶴不允。反惡識了。他內中還有一個賽美女韓小男的。
與士鶴相好。自從搭識了武氏。便不與他來往了。他便與飛火旗醉太
保商量。要出首他。正是。

昔時歡喜做白妻。

今日冤家逢狠路。

却說江大老流落外面。與人家相幫做工。甚是勤儉。主家十分得意。他
就積了兩十銀了。趕船回家。正是。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浪寶

歸心還似箭。

急急苦奔忙。

漫說家中苦。

行程意自慌。

江大老的妻文氏。一日正在靈前享祀。江大老走將進來。倒吃了驚。便問。這是何人靈座。文氏拭乾眼淚。又悲又喜。細細將情由說了一遍。江大老不勝哀痛。哭了。回。就要城中來巡(尋)胞弟與武氏。路上遇着一班浮頭。細細叨叨說了。江大老半信半起。(疑)來到刁家門首。連叩幾聲。刁士鶴正與武氏脫得精赤條條。聽得外邊門響。援衣起來。開門。見却是江大老。齊走進。便問兄弟婦情由。刁士鶴道。你家兄弟中移身死。弟婦無人養活。現在我家。你也不必管他了。江人老這幾句話聽了。心中一想。果然有些事情。且不要說破。假意問道。我兄弟既死。這棺木停在何處。士鶴道。厝在後園桑地上。江大老也不問了。竟別出門。却遇見一班浮頭光棍。(棍)問道。果有此事麼。江大說。不錯不錯。

如今要去告他了。衆人道：「你若去告，我做干證。」即便回（同）了衆位。來到代書店裡，寫了一張狀紙。正值知縣投文，連忙叫屈伸冤。知縣接來一看，便出也去（命）到差頭役兩名，速拿男女二犯。午堂候審。一面來到刁家裡邊，土鶴正與武氏做後庭花，聽見公差到來，即（萬）分着急，連忙穿衣着褲，走出外邊，却被公差一看，拿住。又要趕進裡頭鎖拿武氏，解到班房。等候午堂出。未幾，縣官調取一千人犯，先叫原呈江太老，尚（問）了情由，後帶武氏、刁士鶴（問）通奸謀死情由。男女二人俱俱（言）中移身死。知縣只得叫原蓋（差）帶去收監，再行覆訊。禁子便將兇犯一齊上了刑器，推大牢中，正是：

歡樂無多日。

今遭牢獄衣。

非里（是）官吏事。

報應有期來。

却說知縣又吩咐原差喚齊仵作，往刁家開棺檢驗屍首，只見胸前一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淮寶

堆固結。放入鍋內。煎。却是黃蠟炒雞。以致害命。知縣就回衙。將兩名兇犯用嚴刑訊究。只得一招承。開成大決。後來刁士鶴在監中。想起少不得要刀頭一死。他就取蘇繩。綁緊咽喉。竟勒死了。詩嘆曰。

士鶴爲人太不良。

好謀設計逞高強。

若非殯葬親姑母。

難免行刑赴法場。

武氏到了六十日後。京詳已轉。就綁在木驢。迎遊四方。到了法場。先落手足。後日（開）胸膛。好不痛殺人也。後人有詩嘆曰。

可憐愚婦太無知。

迷戀情人外有私。

今日典刑何獨苦。

縱教怨恨却嫌遲。

江大老與文氏租種幾畝地田。勤儉成家。生了男一女。又買了幾畝薄田。自耕自食。安享遐齡。正（菜）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勤儉成家慶有餘。

看官。這是繡榻野史的引子。尙未說到正傳。要知如何。下卷便見。

終

繡榻野史

卷

思無邪集

繡榻野史卷二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際說舊聞常見。不須綺語又談。奇情舌景寫來難。此事誰人

看慣。都是貪嗔業帳。(障)八經風月機關。防男戒女破

淫頑。空色空空皆幻。

右講西江月

話說江南揚州地方。有一秀才。姚姓名溥字同心。因住在東門。故號做東門生。真個無書不讀。時常做詩作對。又曉得佛家的道理。單差得娼妓吃酒。原是個沒搭煞的人。先娶魏家的女兒做老婆。這魏氏與東門生都是甲子午生的。容貌十分醜陋。又終日疾病。東門生再不得

繡榻野史

卷

是無牙浪子

像意戲弄。後來。十五歲死了。東門生因恨前妻不好。定要尋一個絕標致的做繼娶。老婆正是。

前妻錯對更嬌女。

務覓沉魚落雁人。

又有一個小秀才。姓趙名識字大里。比東門生年紀小十二歲。生得標致異常。怎見得有詩爲證。

面似桃花紅似白。

秋波一轉引情人。

休言宋玉廣安鄉。

口說天下也難尋。

東門生千方百計巧爲說合。畢竟被東門生哄上了。日裡是兄弟。夜間是大妻。般。東門生雖則死了老婆。却得大里的屁股。罪過了幾年。東門生已二十八歲了。忽有一個姓孫的媒婆來說。隔街瓊花巷西首。有一家姓金的。開細緞鋪。老兒生個女兒。名喚玉央。十九歲了。又白又嫩。標致得緊。怎見得有詩爲證。

彼美人兮。

十分俏麗。

巧笑倩兮。

引我相思。

美目兮。

令我神馳。

疑似嫦娥降塵世。

宛似西子下凡也。

東門生十分歡喜。便將盛禮定下。揀了个好吉日。娶過門來。東門生見了模樣。真個美貌。發歡喜得緊。略略打聽得金氏做女兒時節。和小廝們頑耍。有些不明不白的事。東門生也不計較這樣事情。雖是新婚。又捨不得丟了大里。大里日日在屋下走動。沒人疑忌他。正是。

眼內情人心內喜。

那知日後是非來。

却說大里的娘叫做麻氏。都順口兒叫他做麻婆婆。十歲上守了寡。教大里讀書。十分嚴謹。照管自家身子。着實謹慎。那大里供看他。也是極孝順的。及已年間。東門生二十歲了。金氏二十一歲。大里十八歲。麻氏三十歲了。大里是麻氏十六歲時節生的。麻氏要替大里尋親。

大里道。王要用心攻書趕科舉。且不要妻子哩。就稟了麻氏。出外邊尋朋友。依舊和東門生一塊兒看書。隔一日纔回去望麻氏。東門生也常在外邊書房裡同宿。發親密了。大里因在他家讀書。常見金氏。心中愛他。因自忖道。天下有這樣一個標致的婦人。怎能待等我雙手捧了。亂弄不歇呢。金氏也因見了大里。愛他俊俏。心裡道。這樣小官人。等我口水吞了他才好。兩人眉來眼去。都有了心。東門生略略曉得此風聲。只因愛金氏得緊。又衷心倒要憑他快活。又常恨自家年紀小的時節。刮兒童放手統斲喪多了。如今到年紀長來。不能久弄。大里又是嫡親的好朋友。心裡道。待他兩個有些手脚。倒有此趣。正是。

欲使兩人歡喜。

却教家亂二回。

一日。東門生和大里止吃酒飯。來喚金氏同坐。金氏搖頭不肯道。羞人答答的。怎麼陪了客人坐。東門生笑起來道。他便叫做我的阿弟。就

像你一樣的老婆都是我戲弄過的。說什麼羞人。金氏掩口笑道。你和他有些緣故。我和他有甚麼相干。怎麼好與他同坐呢。東門生道。不要論長論短了。同坐何妨。金氏方纔走來同坐。因此上餐定要同吃。

日。東門生生日。三人同坐吃酒。大里與金氏偷眼調情。兩人慾火不能禁止。大里假意將筯矢落在地。即忙拾起時分。將金氏腳尖一捏。金氏微微冷笑。秋波一轉。甚是有情。金氏取楊梅一個。咬了半邊。剩半邊在桌上。大里見東門生不來看。即偷去吃了。金氏又微笑一笑。當晚酒散。兩下別了。雖日親近。只是有些礙眼。兩下不敢幹這件風流事情。東門生家又沒個冷靜去處。兩下裡左思右想。真是沒計。正所謂。

咫尺關山遠。

相思情更深。

兩人籌計策。

慾火不能沈。

一日。東門生和大里在書房裡。說起幾年幹事的趣向。東門生把桌

拍上一聲道。我怎能夠天下極妙的婦人。着實一幹。方才暢快我的心。大甲道。阿嫂的標致。要算極妙的了。阿哥還要尋那一個。真叫做得仙不知足。又叫做肉吃厭了。思量菜吃。東門生道。阿嫂新來的時節。原好看。如今也不曾見十分齊正了。大甲道。依我看起來。便是滿天下如今也沒有像阿嫂的標致。東門生笑道。阿弟道他美貌。怎麼不眼熟呢。大甲笑道。親嫂嫂就眼熟。也沒用。東門生道。這件事情。只要我肯。有什麼難處。當初蒼梧饒娶了一個老婆。就見他標致。讓與阿哥。難道我的老婆。就不好讓與阿哥麼。大甲笑道。阿哥若做了蒼梧饒。小弟便是陳平了。只不知阿嫂的意思。怎麼樣的。東門生道。婦人家都水性楊花。若論你阿嫂的心。只怕比你還甚些哩。你晚頭依舊在這書房睡了。我就叫他出來與你同取樂。如何。大甲道。連忙作了兩個揖。道。阿哥果然有這樣好心。莫說屁股日日等哥哥戲弄。便戲做搗臼一般。直搗。

也是甘心的。這好意思。怎麼敢忘記了。我且望望娘又來。東門生道。正是。大里就跳鑽鑽的去了。正是。

欲圖雲雨兩和諧。

難得今朝天賜來。

省却悲親亡整頓。

房中露濟牡丹開。

却說東門生就進房裡來。見金氏吃過中飯。正要脫下衣服去睡。東門生抱了金氏的腰。親了一口嘴。解脫了褲子。把手去摸那毬兒。自己的毬就硬將起來。却不放進去。只在外磨擦。金氏騷癢難當。淫水流出許多。東門生將毬進頂住花心。當不得金氏一鎖一迭。弄得這隻毬猶如丁香紅蘿蔔一般。東門生連抽數十。骨節皆通。洩如注。金氏欲火甚熾。巴不得再幹幾陣。那知道東門生這隻毬漸漸軟疲。不能支持。只得抽出來。放了一地白毡。因對金氏道。我前日同趙兄弟吃酒後。叫你出同去坐。你見他這樣一個小官。你可動心否。金氏假意變臉道。

繡榻野史

卷

思無牙池寶

怎麼你說出這樣話來。東門生道。我早已對他說過。今晚叫你去去。
(和)他幹一個盡興。才叫做不負一世爲人。他到家裡去了。望望娘就
來的。金氏口雖不應。心內十分歡喜。難得丈夫許我與他兩下歡娛。務
要做一個盡興才罷。正是。

昔時眼內傳情

今日眉中發癢

只待趙郎一到

驚交鳳友歡暢

少停。東門生到房邊來看。只見大里笑吟吟走來。東門生連忙去脫了
他的褲。要搔他的屁孔。大里心中要與金氏成歡。任憑東門生抽出抽
進。弄了一回。大里便道。使道。你方才許我阿嫂。莫非又變了卦。
(不)成。東門生道。那個騙你。已經在房內相等。我送你進去就是了。大
里道。多謝美意。這樣好情。決不忘記的。你就入死我也不來怨你。東門
生又弄了一回。出了點毯。就送大里到內房去。大里見了金氏。歡大喜

地。猶如得了至寶。金氏迷花眼笑。十分得意。大里便叫嫂嫂。就是一揖。手去握這雙小腳。如水紅菱角一般。又去摸那雙奶。如暴出蒸籠熱饅首（頭）一樣。又白又嫩。又香又軟。金氏回還了禮。做作一番。面上紅紅白白。宛似桃花。憑他們了幾捫。捏了幾捏。兩人歡喜異常。正是。

男貪女有私情。

一樣相思兩下成。

樂度春盡俱將意。

只愁精力有盡思。

却說東門生在窗外張他。只見大里抱了金氏在腳膀兒上。到燈底下。椅子上坐了。看着金氏。叫道。我的心肝。怎麼生得這等標致。連親了六七八口嘴。把手去摸摸毯。金氏又將裙捏住。假裝不肯的模樣。道。且慢些。就動身要去吹滅燈火。大里連忙遮住道。全要他在此照照你這個嬌嬌滴滴的模樣兒。着力抽那褲帶。結已散了。替他脫了小衣下來。便把手捏住毯皮。叫。我的心肝。我好快活殺哩。就推金氏到床邊。又替

他扯了裙。脫去了褲。把兩腿●着實拍開。就把龜插進去。金氏裝出差答答的模樣。把一隻衣袖過來●遮了臉兒。大里扯過道。我的心肝。我和你日日看見。日日講話。爛熟的。怕甚麼羞。一發把上身衣服脫去了。更覺得爽快有。東門生在門外見了。一時動興起來。龜兒直豎。將兩手粗(擦)了一陣。放了許多的精。正是。

淫心甚熾。

慾火騰動。

好色無已。

捨命亡身。

自家妻子。

讓與友人。

背地看見。

五指雨雲。

却說大里把金氏脫得光光●的。眠倒在●床上。皮膚好似白毛一般。可愛得緊。大里又捧了金氏臉兒。細看了。道。我的心肝。每常見你。不知我龜硬了多少。今日才得到手哩。那時金氏●情興已動。着實就鎖起來。一個狠命射進去。一個也當得起。緊●抽數十抽。十分爽利。大里便大洩了。金氏笑道。好沒用。好沒用。●大里笑道。好心肝。好心肝。不要笑。

我。我的襪是午間硬起。直到如今。方才看了你這般美貌。已是渾身骨〔節〕皆〔稱〕酥。所以就洩了。如今且等晚間與你着實一弄。金氏此時弄得〔好〕不尷尬。又酸又癢。只得把軟襪含了。啞住龜頭。大里興發。漸漸振作起來。後又狂弄了一回。金氏略覺盡興。披衣着褲。大里也便穿了衣褲。送出金氏。金氏來到內房。取火燒湯。要洗淨自己的襪。東門生見了。便道。這是要緊的。待我替你洗。便把金氏的襪捏弄攪洗了一回。東門生道。可惜這樣一個好襪。等他受用。今晚只許你和他戲一遭。便要進來。金氏應道。不去由你。去了由我。便多一遭。也管不得。他就洗淨起來。金氏便要穿褲。東門生笑道。不用穿了。左●右是要脫的。金氏笑道。不要亂說。婦人家全是男子漢來扯下褲的時節。●方才有趣。你不知這裡頭妙處。便穿衣●完了。東門生又捏了金氏的腳。道。這雙腳真個小得有趣。你可換了紅鞋。少不得要攔在大里肩上。等他看看也好。

動情。金氏即將紅鞋換了。又叫東門生去床頭簾下拿了汗巾來。東門生道。你真個停當。拿本錢的。便去尋來遞與金氏。手扯了手。到書房門邊。金氏笑道。此相實有些羞人。難進去。東門生道。整日相見的。你見了他自然不羞的了。況且方才已被他弄過。如今是熟門路了。就推着金氏走到書房門邊。東門生叫大里開門。大里聽得聲音。急忙走出。接進哥嫂坐下。東門生道。今晚你倒快活。實費了我千萬斤的氣力。方安排得他出來。便把金氏推進房去。東門生連忙把門反扣了。說道。我自去不管你了。正是。

閉門推出窗前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

金氏故意不肯。將身往外邊反退。要走出來。真個性(裝)腔做勢。大里一把抱住道。我心肝不走。又親了一口嘴道。我的心肝。如今是沒處走了。定要憑我弄了。金氏斜眼一看道。活見鬼。這樣木休得惹厭。方才試

過的。如今不要做甚麼。大里道。方才只因等了半日。心中實等●得你緊了。又看了你這個標標致致俊俏樣兒。怎麼忍得住。自然●刻兒就會洩了。如今第二遭。你使見我的本●事。正是。

□「再戰一千戈。務入金山毛洞穴。」

大里兩手抱金氏。眠倒床上。替他脫了衣服。解了褲裙。慌忙將便壺亂觸。金氏笑道。你錯了。這是我的肚臍。怎麼要射進去起來。害我好不疼痛哩。大里看了。也覺好笑起來。連忙將手去捏住。毬心。將壺插入。大里「」陳興迭。金氏十分有趣。只管把身子湊上。鎖●夾。大里筋酥骨癢。滿身麻。精又來了。金氏道。這樣本事。濟得甚麼。如今倒叫我無處發洩了。慌忙走起來。要穿衣服。大里道。今晚你要到那裡去。我還不曾弄你。這一回「不」過是起頭哩。正是。

實在無本事。偏生要面試。

繡榻野史

卷一

思無邪淫

出醜在當場。

已經第二次。

這時節大甲實是越來。已經軟了。不會就硬。又恐怕金氏看破。着力支持。抱金氏到窗前道。我與你竟上去把燈火照了。好做弄。我今晚定要盡我的興。方才罷手哩。抱金氏仰眠在凳上。大里伏在身上。細看了一回。連親了三四口嘴。呷得舌頭的搭質着的。響道。我的心肝的面貌兒。我日日見你。看得明白了。只有身子和這毯則不曾看得仔細。如今定要看。先把兩個奶頭捏弄。又圓又光。又軟又嫩。滑滑的貼在胸膛上。正是。

軟溫嫩如雞頭勾。

滑膩新來塞上酥。

又把金氏肚皮摸捺。金氏是不曾生產過的。並沒有一些皺皮。又摸到腰裡。真個溫柔美滿。大里道。好個柳葉腰兒。又摸到小肚子下頭。像個餛飩頭突起。軟軟溫溫。上面生些細細的黑毛。稀稀幾根兒。大里百般捏

弄。拍開看看就是熟紅桃。子開裂一般的。金氏把腳勾了大里的頭到毯邊。大里把口咬餌。把舌尖伸在毯裡面舐捲。金氏淫興大動。毯皮張開。兩片翕翕的動。淫水亂流。毯心「」。又酸又癢。不覺難熬。正是。

女子貪淫不識羞。

只圖快樂逞風流。

有朝骨髓乾枯了。

一日無常萬事休。

大里把金氏弄了一陣。龜頭又硬起來。就把金氏屁股擡出凳上。兩腳架起來。大里看了金氏一雙小腳兒。道。我心肝。真個是金蓮三寸。即把紅鞋兒脫了。又去解了裹腳。捏住道。我想前日吃酒時。假失了筋兒。才能個（夠）捏得。捏。已經快活殺了。不想今日有此妙趣。被我解了裹腳。燥燥皮皮在此捏弄。就把龜盡根射進。金氏十分快活。道。你的龜頭直頂到我的毯心。便不動也是快活的。大里用「力」送進。頂住花心。金氏緊緊鎖住。毯裡熱烘烘。覺得暢快。大里又盡力抽拽。一氣抽上二

繡榻野史

卷一

四

思無邪淫室

百餘抽了得金氏渾身酥麻。樓住大里叫道。我的嬌嬌親親的心肝。弄得我來過不得了。我也怕不過這許多羞了。我要把從小兒的手段。放些出來。你却不可笑我。只見金氏迭起腰來。迎着這隻龜。腿又搖。屁股又顫。閉了眼。歪了頭。口中做出百般哼唧暖曖的腔兒來。只見毯裡會開。會合。又會夾。又會鎖。竟把大里的龜吞進吐出。緊抽緊鎖。慢抽慢鎖。騷水流了許多。把毯子都浸濕了。只聽得他兩個并來并去。響聲不歇。正是。

你愛我來我愛你。

百般皆因風月起。

男的幾兮女的丟。

依然貪戀不知止。

畢竟兩個串到幾時才罷。且看下卷便見。

批評

姚同心喜歡大里屁股。竟把妻房相讓。大里與金氏不願死活。務要盡興。
未知那個便宜。予曰。涼（秤）鈎打壞銷。兩邊扯直。

校記

●「個」原作「俄」，據種德堂本改。

●「」原作「一」，據種德堂本改。

●「娶」原作「妻」，據種德堂本改。

●「舉」原作「里」，據種德堂本改。

●「生個女兒」四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原作「」，據種德堂本改。

●「先」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下文或同，不贅。

●「緊」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章」原作「同」，一說原作「統」，斷原作「作」，據種德堂本改。

●「久」原作「失」，據種德堂本改。

●「嬌」原作「力」，據種德堂本改。

●「推」原作「換」，據種德堂本改。

●「戲」原作「戴」，據種德堂本改。

●「尖」原作「定」，據種德堂本改。

●「幾」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厚」原作「京」，據種德堂本改。

●「熱」原作「掠」，據種德堂本改。

●「哥」原作「弟」，據種德堂本改。

●「里」下原初「道」字，據種德堂本刪。

●「親」原作「要」，據種德堂本改。

●「腿」原作「胫」，據種德堂本改。

●「來」下原初「遇」字，據種德堂本刪。

●「光」原作「主知」，據種德堂本改。

●「在」下原衍「」在」字，據種德堂本刪。

●「氏」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下文或同，不贅。

●「需」原作「起」，據種德堂本改。

●「用」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左」原作「力」，據種德堂本改。

●「漢」原作「心」，「扯」原作「現」，「權」原作「靖」，據種德堂本改。

●「次」字原書殘缺，據種德堂本補。

●「頭」原作「進」，「亞」原作「盾」，「打」原作「申」，據種德堂本改。

●「書」原作「打」，據種德堂本改。

●「東門生」原作「東生門」，據種德堂本改。

●「忙」原作「把」，據種德堂本改。

●「白去不管」原作「是外」，連進來言，據種德堂本改。

●「等」原作「苦」，據種德堂本改。

●「本」原作「今」，據種德堂本改。

●「就使」原作「就便」，據種德堂本改。

●「是」原作「且」，「因」原作「也」，據種德堂本改。

●「的」原作「力」，據種德堂本改。

●「桃」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處」原作「小」，據種德堂本改。

●「潭」原作「將」，據種德堂本改。

●「小」原作「心」，據種德堂本改。

●「兒」原作「多」，據種德堂本改。

●「親子」原作「子過」，據種德堂本改。

繡榻野史卷二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柳煙挑露剪春日。

疑竊人間是也非。

花魂已銷馬敦殆。

月魂如勒定相依。

弱教看去多應死。

秀許餐時自不飢。

豈獨兒郎偷色笑。

閨中紅粉失芳菲。

却說大里與金氏兩下戲弄。東門生在外邊。越破紙窗。看了半晌。也興動●起來。把手緊擦自家的腿。一邊看。一邊弄。弄了一陣癢。嘻嘻。越來直灘在書房窗下。矮牆腳邊。心裡白付道。這樣一個標致的老婆。等他這樣脫得光光的。拍開了戲射。好不爽利。囑語自家躲●差。那知道這

樣折本。白白送他燥脾胃。實有此氣。他不過只是愛金氏得緊。又是自己送他。出來的。只得丟去。老婆惡他戲弄。不必管他了。正是。

要鼓圓圓。

願把妻房送。

輸了兩片皮。

換他一屁孔。

東門生悶昏昏回到房中。正見丫頭賽紅靠着掛畫的桌兒打盹。東門牛心裡想道。這丫頭。向家主利害得緊。便是偷他。也只是戰兢兢的。如今丁好和他敘敘舊情哩。向前抱住了。親一口嘴。又把舌頭伸出。把賽紅才齒上撬了兩撬。只見賽紅夢裡驚醒道。等等。是那個。東門牛笑道。是我。你道是那個。賽紅道。夜深了。睡倒不去睡。只管在這裡纏做什麼。東門生道。趁家上母不在這裡。我和你正好弄哩。賽紅道。只恐怕娘就回來。東門生道。娘止在那裡快活。他丟了我。和別人弄。我如今只和你心。路過了。賽紅道。你有這樣心對我。只怕我沒福。

就窩了。東門生到金氏床上去。即就脫了衣服。和賽紅一頭●睡下。賽紅把裙子褲子都脫了。東門生便把毯射進去。原來因方才書房外邊把毯弄來了。陽氣不濟。一下挂●去。只見毯頭彎轉。就像蜨蚰一般。把那毯頭攔了幾攔。賽紅發笑起來道。你的毯。倒把自家戲了罷。東門生過意不去。一來是羞。一來性急。連忙把手將毯捏了幾粗。(把)只眼見毯頭上有些醃水流出。一發像個棉花團了。頭(賽)紅道。這樣一個沒用的東西。也要我累這個名頭。真如羊肉勿得吃。倒惹一身臊。我和阿秀去睡。你自家睡了罷。東門生道。弄便不弄你。且睡。會兒。只怕停會兒。又得硬起來。我同你盡興罷。賽紅道。我便和●你睡。就像宮女伴內監睡。只好咬咬摸摸。倒弄得人心裡難過。有甚麼趣●呢。東門生心裡想。留他同睡。其●實支持不過。因賽紅是這等說。假放了手。等他下床。自家朝裡邊脫了衣服。竟沈沈睡去了。正是。

繡楊野史

卷一

四四

思無牙浪寶

一覺放開心地睡

夢魂先到楚陽台。

却說大里和金氏在凳上弄得騷水流來。又抽數百多抽。叫道。我的心肝。可爽利麼。金氏道。不要說起。我的骨髓裡都癢殺了。大里起龜抽出。又把口來銬咬一回。且仔細一看。見龜門邊有一個黑痣。因笑道。我今科決中了。金氏道。怎麼說。大里道。我常聽見相命的說。龜上有個痣。決定做夫人。你做夫人。我定是做官的了。金氏道。起來做。不要亂說。好射得我快活。大里又把龜插進。着力重抽。緊送了幾百。又盡根推進。抵住花心。只磨了幾十轉。金氏滿身麻木。口舌都冰冷。暈了不動。大里把口佈氣。金氏方才開眼。樓住大里叫道。我的親親心肝。幾乎射殺了我。又看大里道。我的風流有趣的心肝。這個纔算得我的親老公。恨天怎麼不把我做了你的老婆。大里笑道。你如今不是我的老婆。是我甚麼。金氏道。是你的娘。大里笑道。娘字上面。再添一小字。金氏笑道。我既

是小娘。今夜你用出闖錢。大里撲撲叫道。我的心肝。天下若有這樣標致。又有風韻。知趣的小娘。便是一百兩一夜也肯出的。金氏笑道。拿來。拿來。譚了一回。金氏道。不要閒話。我有一件本事。要和你做。做。待試

本事。還錢便了。大里道。你說來。金氏道。到床上去睡。兩人精赤赤的。抱了頭頸上床。教大里仰眠了。金氏跨在身上。把頭調轉。兩手捏龜。把口來品咂。又把舌頭在龜頭上捲餬。把龜向大里口邊磨擦。要他餬刮。金氏道。這叫鸞顛鳳倒。便是鐵漢了也弄矮了。你可曉得麼。大里快活難當。應道。我曾聽見說。不曾做過。如今真個過不得了。金氏咬住龜頭。只是不放。大里道。我的龜來在你口裡。你就不要怪。大里忍不住。就洩了金氏一口。金氏都吞下去了。大里道。我的心肝。怎麼弄得人這樣快活。如今調轉來。金氏道。我還要咂他硬起來才罷。又含弄扯擦了一回。龜仍舊紅脹突起。金氏轉頭來。把龜正對龜。一下坐進。連嫩連

繡楊野史

卷一

四

思無牙泄寶

鎖。只管搖蕩。大里的毯又着實洩了。約莫有一蓋多。就覺得倦了。便
摟住金氏在肚上。叫道。我的心肝。你的毯真個是世間少的。我的毯這
等軟了。還咬住在裡頭。真正叫做吸沙毯哩。就在我身上睡一睡也罷。
金氏道。我還要你硬起來。大里笑道。我如今要討饒了。我實倦得緊。
不硬了。明日晚上再與心肝射哩。●金氏道。虧你做買賣圖下遺哩。大
里道。今夜其實不曾盡我的本事。決用明日出來一試。纔是知趣的心
肝哩。金氏道。我心裡也不曾盡興。我決對他說了。出來與心肝試本事
哩。大里道。你若不來。我就要死了。金氏道。心肝若不信。把褲留●與你
做當頭。只待我穿了單裙進去罷。大里道。這個極妙。只聽得雞叫了。看
看天都明了。金氏道。我要進去了。方纔起來穿了衣服。纏了裹腳。●着
了鞋子。定(走)下床來。把手又扯住大里的毯道。怎麼有你這一根棒
槌樣長的。茶盃樣粗的東西。塞進毯裡。真個滿毯都是毯筋塞住。再沒

一些漏風擦不着的所在。妙得緊。妙得緊。人說毯有五樣好。有五樣不好。好的是緊煖香乾淺。不好的是寬冷臭濕深。我的毯緊煖。那是不說也信的。若是香。定用問我的親心肝纔知道。若乾淺兩字。我自曉得沒分了。說有臭。我又不信。大里道。心肝的毯。說緊也難道。金氏道。不是我竟。怎麼你這等大毯。射進去時順流呢。你的毯比別人不同。毯也有五樣好。五件不好。你的毯。再沒有尖彎軟小短的病。只有長大硬渾笨的妙處。實放他不落。東門。生一向戲我。來得甚快。像雄雞打水一般。他只來了就軟。這一夜再不硬了。怎不能學你這等妙物。真是個活寶。憑你結髮夫妻。也丟在腦後了。只恨你洩了。遭。也就不會硬了。定要唾得我興過纔去。又把大里毯扶起。啞了一回。方才出門。大里送到房門邊。又把金氏親五口嘴。噴得金氏舌頭辣焦焦的。又把毯捏弄。指頭擣進去。挖了幾下。金氏也扯了大里不肯放。蹲倒身。把口來咬。

龜叫道。我的心肝。待我咬落了纔快活。大里道。饒他快活。你休要咬落。今日晚間早些出來咬他。金氏應道。曉得曉得。兩人分別了。金氏進房裡來。東門生方一覺睡醒。金氏攙住東門生道。我的心肝。丟了你一夜。你不要怪我。東門生道。昨夜裡快活否。金氏笑道。不要你管。竟騎在東門生身上。把毯拍●開。含住了龜頭。連搓幾搓。纔有些硬●持放●得進去。東門生道。你好好把夜來的事說與我知道。難道他弄了這一夜。還不爽利。又要我來滿載哩。金氏便從頭細細告訴說。你去見他。定用笑他。怎麼這等沒用。直等我安排得討饒呢。若道這根毯。不瞞你說。真個極妙的。一射進毯心。真個爽利殺人。攙住東門生道。我今晚還要和他一睡。我的心肝肯不肯。東門生笑道。引你不得的。就像是小娃子吃糖吃了塊。又要一塊的。再去也不妨。只恐我的心肝吃力。一邊說。一邊金氏在上面動。東門生忍不過。毯又來了。金氏方才下身來。只見日高。

火。東門生道。這時節。大里必定還睡哩。等我寫一個帖兒去笑他。東門生就要起來寫。因弄了這次頭暈眼花。只得叫賽紅把紫檀匣裡硯池捧來。又叫阿秀磨起香墨。取了紙筆。就寫道。

吾弟三敗於金。可見南宋之弱矣。昔日跨鶴之興。安在哉。屈首請降。垂頭喪氣。當持敵欵之辱。亦不是過。可笑可笑。弟即當招軍買馬。捲土重來。以圖恢復。毋使女真得志。調我南朝無人也。此致。

知名不具

東門生寫完。叫小廝餘桃。吩咐道。你可送這帖兒到書房裡。趙相公收拆。原來餘桃是北京雋蓮子衛衛學。小唱出身。東門生見他生得好。新討在家裡炒麵茹的。餘桃拿了帖兒。送到書房裡來。正撞着大里梳頭。接了看完。呵呵大笑。連忙忙(拿)了紙墨。作回來道。

繡榻野史

卷一

七

思無牙泄室

昨者輕敵。遂有街亭之恥。然亦倖敗。以驕之。非真畏強自綏也。尊論三複。不啻巾幗見遺。令人怒氣勃勃。●晚當披甲

躍馬。誓與彼決一雌雄。必二犂虜廷深入。●不毛直搗其巢

穴。而掃腥羶。然後已。特此上復。并候即戰。■莊則。

便紙想呼

却說餘桃領了回帖。送與東門生。東門生見了。也嘻嘻的笑。讀與金氏聽。笑說道。你怕不怕。金氏道。不怕不怕。包管今夜定要他雙膝跪了來討饒。我聽他書裡說話。不過是要戲得我。我穿●洞破的意思。又打戲我。駭。可恨。●可恨。今晚你若不肯放我出去。我是定要去的了。你可先寫了一個字兒去道。定要斬了和尚的頭。剝了將軍的皮。搶了兩個雞子。放在熱鍋裡弄得稀爛哩。東門生道。你真說得好。不消寫帖。我見他就與他說便了。兩個方纔叫賽紅拿了衣服過來。穿了下床。又是中飯

過了。正是。

光陰] 過急如梭。

日月運行去] 箭。

那曉得大里曾遇着一個方上人。會採戰的。送他丸藥二粒。又春藥二包。一包上寫着幾個字道。這藥搽在玉莖上。能使長大堅硬。通宵不跌倒。若不用解藥。便十日也不洩。一包上又寫着。此藥入於婦人陰戶內。能令陰戶緊燥。兩片脹熱。裡面只管酸癢。快樂不可勝言。陰精連洩不止。若進得多遭。不用解藥。陰戶腫痛。幾日不消。若男子要洩。含冷水口。婦人陰戶上。把甘草水洗。便平復如舊。又寫云。此藥只可施於婦人。人家女子不可用此。必定損壽。多用則成弱症也。有詩爲證。

春藥還施娼婦家。

如何愛色與貪花。

夫妻若使常常用。

管教性命付黃沙。

大甲看完。笑道。今晚也管不得。定用靠他見一番手段了。先取一粒抹

繡榻野史

卷

五

思無牙濯簪

在自家繡頭上。又取一粒結在汗巾頭上。袖裡帶了揚州有名古回子做的象牙角先生道。怎麼得個天色夜呢。正是。

心中有事嫌天短。

悶坐無聊恨日長。

却說東門生吃了午飯。正要去睡。只見學裡差一個齋夫來。叫道。明日學院到淮安府去。打這裡經過。就要到瓜州地方去接。東門生慌忙叫餘桃。人取了衣巾出門去。對金氏道。今日晚頭我不得回來了。等他走來。你就留在房中宿了。發便當。金氏道。你不在家裡。我決不幹這樣事。東門生道。只要你心裡不忘记我便是了。我今去與他說。你恨他的意思。教他晚些早進來。我明日晏後回來驗你的毯。看是好的。纔見你的本事。金氏笑了點頭。送了東門生出房門。回到房中。心中十分歡天喜地道。入下有這等造化。晚頭纔好像意。弄哩。特特另鋪過了床。就驕興動得緊。把門門了。脫褲對窗兒坐在醉翁椅。

上兩腳跳起。把自己的毬心拍●弄扳看。道。真生得好。不要說新●心肝看了愛他。便是我自家看了他也愛的。又見毬旁邊兩片暗暗翕動。笑道。這兩片東西真不長●進。昨夜裡戲了一夜還不厭。今日又這樣騷了。又看了屁股。道。我想男子漢愛男風的極多。他今夜裡必定要同我做這個事。只是弄屁股。若還等他有些鬆鬆帶出。就極倒興了。我暫見小●官說。把紫菜塞進去。方好弄的。想了●一回。甚是有興。連忙進去取了紫菜●餅。●把茉莉花浸的蜜水打濕。塞進好些去。又把茉莉花水。連毬和屁眼。前前後後都洗●遍。暗暗思想道。他怎知我這樣在此奉承他。拭乾了。又道。我那新心肝。便是這會來了。何妨得呢。怎麼定要直到夜裡。真個急殺人哩。正是。

露水夫妻恩不淺。

思思切切情更深。

却說東門生即便是(走)到書房。要尋大里說話。誰知大里已經早出

去了。也因學院過。打聽用接不用接。正行之間。却却湊巧撞着一個齋夫到來。他就送了他幾分●銀了。也就不要他去了。東門生走到街上。正好遇着大里。說道。學院過。我學中有名的。定要去接。不得回家。你可去麼。大里方說齋夫的緣故。東門生因輕輕說道。你既不去。我已吩咐他備了床鋪等你。着夜進去就是了。他真個惱你不過哩。大里應聲道。曉得曉得。別了東門生。心裡十分歡喜道。他既不在家。那裡要等到晚去。就步步選走到東門生家來。這兩個丫鬟吃了午飯。都在那裡打盹。冷冷靜靜的。選到金氏房門邊。金氏聽得有人走響。問是那個。大里輕輕應道。是我。快開了門。金氏歡喜得緊。慌忙穿了單裙。走到門邊。笑問道。你好大膽。直到這個所在來。大里道。恐怕有人來。見了不好意思。快些開了門。金氏道。你且跪在外邊。我纔開門。大里就雙膝兒跪下。正是。

只爲嬌娘俊俏

那顧膝下黃金

跪門哀告甚迫。

只圖被底風情。

金氏開了門。就笑起來。連忙扯着大里。兩人同進了房。把房門門了。金氏走近身來。扯了大里。叫道。我的心肝。我在這裡想你。你却來了。大里道。今日他不在家中。這是天作成的。等我兩個盡興快活哩。正是。

不待黃昏人靜夜。

日中暢意幹風流。

畢竟大里與金氏怎生快活。且看下卷便知。

批評

號牛情願讓妻與大里。又寫善笑。並無本事。致令大里講求春藥。重整脂館。鼓大戲之。人者。可謂衣冠禽獸。

終

校記

●「動」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躲」原作「緣」，據種德堂本改。

●「胃」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他」原作「是」，據種德堂本改。

●「去」原作「出」，據種德堂本改。

●「曉」原作「遜」，據種德堂本改。

●「陡陡」原作「兢字」，據種德堂本改。

●「就」原作「一」，據種德堂本改。

●「廟」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往」原作「扣」，據種德堂本改。

●「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題」原作「起」，據種德堂本改。

●「其」原作「甚」，據種德堂本改。

●「盤」原作「帶」，據種德堂本改。

●「上面」原作「面」，據種德堂本改。

●「漢」原作「模」，據種德堂本改。

●「曉」原作「可」，據種德堂本改。

●「氏」原作「一」，據種德堂本改。

●「頭」原作「」，據種德堂本改。

●「梗」原作「休」，據種德堂本改。

●「今」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射哩」原作「哩射」，據種德堂本改。

●「留」原作「伯」，據種德堂本改。

繡楊野史

卷一

思無牙濯簪

●「釋」，原刻「野史」誤「開製」，據種德堂本改。

●「曉」原作「目」，據種德堂本改。

●「門」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雄」原作「惟」，「殺」原作「去」，據種德堂本改。

●「惡」原作「惡」，據種德堂本改。

●「仁」原作「泉」，十六頁收訛，據種德堂本改。

●「拍」原作「指」，據種德堂本改。

●「硬」原作「輕」，據種德堂本改。

●「持放」，字原書鈔誤，據種德堂本補。

●「垂」原作「出」，據種德堂本改。

●「復」原作「服」，據種德堂本改。

●原作「」，據種德堂本改。

●「學」原作「字」，據種德堂本改。

●「勃勃」原作「動動」，據種德堂本改。

●「深入」原作「探穴」，據種德堂本改。

●「穿」原作「」，據種德堂本改。

●「恨」原作「快」，據種德堂本改。

●「留」原作「的」，據種德堂本改。

●「我決」原作「道火」，據種德堂本改。

●「看」原作「名」，據種德堂本改。

●「回」原作「開」，據種德堂本改。

●「另」原作「房」，據種德堂本改。

●「門」原作「開」，據種德堂本改。

●「拍」原作「肝」，據種德堂本改。

繡楊野史

卷一

思無牙泄室

●「新原作」，據德盛堂本改。

●「長」原作「我」，據德盛堂本改。

●「小」原作「中」，據德盛堂本改。

●「斷」原作「出」，據德盛堂本改。

●「本」原作「不」，據德盛堂本改。

●「後」原作「前」，據德盛堂本改。

●「扯」原作「接」，據德盛堂本改。

繡榻野史卷之四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詩曰

魚情思得水。蝶意只謀花。

況是人逢色。相思自不差。

却說大里見房中靠東壁邊。掛着幅仇十洲畫的美女兒。就是活的一般。大里看了。道。這倒好做你的行樂圖兒。擺一張蘇州水磨的長桌。挨畫放了。上面又擺許多古董。又擺着如意。君傳。嬌紅記。三妙傳。各樣春意圖兒。梳頭桌上。放了象牙鑲嵌的荳栢桶。減粧一個。上邊鋪了一張斑竹卅字眠床。掛了一頂月白百蝶湖羅帳子。床上鋪一領廣東

絕細的佳紋藤蓆。放了一個長藤枕。兩個花枕。又西洋花絲絨的單被。把沈速香薰得噴鼻的香枕頭邊。放着一個宋朝金胎雕漆雙頭牀。丹花的小圓盆兒。裡面放着真正緬甸國來的緬鈴一個。原來東門生是不能久戰的。常常弄倒了。只得把這個東西放在毯裡。方才了興。大里看了道。我舊年到南京考科舉。去院子裡馬湘蘭家耍子。見他的鋪。設與你家差不多的。只是馬湘蘭極出名的小娘。趕你的腳底。毛不來哩。就抱了金氏親了一個嘴。道。心肝。快些脫光了。待我射。金氏道。你去關了窗。試亮得緊。叫我羞殺人。怎麼脫得下。大里道。我和你。還怕甚麼羞。正要亮些。纔妙哩。只把銀緋紗縐格子窗推上。便替金氏把衣裳脫得光光去了。把手去摸摸毯。道。昨日像是等我弄得腫了。且扣開來。等我看看。這是大里要放藥進去。假說這話兒。金氏那裡曉得。便應聲道。生得是這樣胖的。就睡倒。把毯拍開。叫大里。你

要來●看。除非你的龜●是鐵打的。方纔得我龜腫。大里把丸藥一粒。嵌在手指頭上。假●意摟弄。把藥輕輕放進龜裡。笑道。如今真個不腫。●晚些。定要他腫呢。金氏笑道。你真有這樣本事。我愚●你怎麼樣幹。會射殺了我。才見你是好漢。我決不討饒●的。大里道。如今說開了。牢記牢記。金氏道。我到脫得精光光的。等你看。你倒穿了衣服。只管說胡話。也替大里脫了衣裳。解下褲來。看見大里的龜棒。挺般粗大。雙手拿住。道。我的心肝。你像●個被曲蟮呵了胞的。怎麼比昨夜又大了些。大里道。你怕麼。金氏道。天下只有嫌龜大的龜。那裡有放龜不進去的龜。我今要他爽利。爽利。那有怕他的理。占差(諺)說得好。開了酒飯店。憑你這大肚子。就把口來咬。勦。道。我的心肝。這根龜●是這頭兒生得有趣。頭兒奈了。皮又急。筋又跳。●擦弄得我龜門邊極快活。這時節。金氏藥氣發動了。只覺龜裡熱烘烘●的。酸癢了不得。就起來坐在醉翁

繡榻野史

卷四

六四

思無邪淫

椅上拍了板着。對大里道。緣何我毯褥熱起來。又酸又癢的。大里道。這是騷得緊。有甚麼說呢。金氏道。我每常便騷。不是這等。今日比前各樣的。大里道。婦人家陰精要來。方才是這樣的。金氏道。心肝。快拿毯來射進去。大里故意不放進去。只在毯門邊挨擦。金氏道。如今發弄得我過不得了。看他歪了身。扭了腰。臀又顫。腿又擺。十分酥癢難過。真是有趣。大里笑道。如今着我手了。就把毯來挿進。一氣盡力重抽了七八百抽。金氏閉了眼。昏昏暈去。只見陰精大洩。原來婦人家陰精。比男子的不同。顏色就如淡桃紅一般。不十分濃厚。初來時節。就像打噴嚏一般。後來像清水鼻涕一般。又如泉水汨汨的沖出來。大里就蹲倒了。把口去盛吃。味極甜。又清香。比男子漢的毯來得多一半。大里笑道。真是天下極奇的模樣了。我今日才知道婦人陰精是這樣的。把舌尖盡數舐吃。金氏開了眼。醒轉來道。我今日毯心裡異樣酸癢。

眞眞熬不得。●比一向此不同。就像有數萬個尖嘴蟲。在毯心裡亂咬。癢起來直鑽進骨髓裡去。又熱又酸。你越抽。我越過不得。方才來了陣。纔覺好些。把頭向●地下一看。道。方纔有好些流出。緣何地上不見哩。大里道。都是我把口盛吃了。你還不知道。金氏道。真是魂飛魄散了。那裏還知道。正講話的時節。金氏道。不好了。又發作起來了。又像方才一般癢起來了。快拿毯來。大里又把毯插進。重抽●千餘道。今日定要射得你爽快哩。金氏口裡咿咿啞啞。吱吱呀呀。叫道。心肝。快些抽。不要歇。今日決要快活殺●了。我實過不得。又見眼閉口開。暈去了。陰精大洩。大里又把口來盛吃。比頭遭一發多了。金氏醒來。道。真是好笑。若說起今日毯裡這快活。要做個甚麼神仙。便是刀在頭上殺。也只是快活。●不知道了。若還我的毯。只管是這樣癢。●怎麼得他結束來。這等●陣。實是出一身冷汗。口裡舌頭和手腳都是冰●冷的。他在這裡看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泄寶

見地下有這許多狼藉。必定愛惜我。你如今只是●來了。待我吃還便罷。大里笑道。今日我只要心肝快活。是這等竭力奉承。你倒埋怨我。且看我這一根鐵棍●樣大的●。不放在你這騷毯裡。叫我放在那裡。今日定用做你不着。等我戲得爽利。包你定不射殺了。金氏道。說得我又癢起來了。快些拿●來。因又插進亂墩●七八百墩。研了百來研。搗了百來搗。金氏道。如今來的。不許你吃了。你好生把茶盞接來。等我看看。大里道。曉得。又着力往上面骨梗邊刮●一陣。搗●一陣。又往下面近屁眼的所在。撇了●。着實擦了一陣。又篤了一陣。才放●在毯中間。盡根剝頭抽了百數扯。金氏口中只是叫道。心肝。我要死了。我今是熬不過了。我怎麼詭戲得這樣快活呢。大里見金氏又有些酥暈。忙把●兒拔出。拿了角先生插進去。盡力緊抽。又抽了幾百抽。金氏暈去。忙取茶盞接在毯門邊。只見這回●。發張開。兩片喘動。就像馬鼻頭割開。

般。陰精裡頭湧來。滾滾流出。接了半茶盞。大里看他道。怎麼有這樣知趣的婦人。我又有這樣受用的造化。便把毬兒捏弄。又把毬（毬）心攪挖。方纔罷手。正是。

世間樂事無如此。

只患精神盃氣○。

却說金氏來到灶上。毬門兩片腫起來。走路有些礙人。暗笑道。如今做出來了。明日我的心肝回。來看。怎麼好。定要被他笑了。忙叫丫頭賽紅。今日趙官人在我房裡。安排酒進去吃。你們兩人。可換了乾淨衣服來伏侍。叫阿秀。你先拿燈去。阿秀應道。曉得。連忙拿燈到房裡。大里攔住阿秀。親一口嘴。道。你娘在那裡。阿秀應道。在灶上。大里扯住阿秀道。你在此住。等我弄一弄。阿秀道。娘要打。慌忙走出。笑對賽紅道。娘今日關了門。在房裡一日。我道做些甚麼。原來又是他在房裡。我娘這樣一個。標致人物。虧他受用。賽紅道。我又道趙官人這樣標致。後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濯室

生。虧娘受用呢。正是。

男子風流人共愛。

嬌娘俊俏一般同。

只見金氏辦了一個精緻攢盒。開了一罇二白酒。備辦完了。叫賽紅拿了攢盒。阿秀拿了酒。同進房來。大里揀了金氏。叫道。我的心肝。要你這樣費心。就在床前擺了一張小八仙桌兒。大里上面坐。金氏下面坐。賽紅灑酒。兩人對飲了十數盞。大里道。我不會吃悶酒。就下來和金氏同坐下。抱了金氏在懷。手拿了酒盃。手去摸金氏的腿。道。我的心肝。緣何是腫起來這樣的疼。也不疼。金氏笑道。不要你管。你且吃酒。就把酒口裡含了。送過在大里口裡。連送了四五鍾。大里道。我要把酒鍾放在心肝裡。灑了酒吃。發快活。金氏道。你要這等。有什麼難呢。就叫賽紅去拿團團的沒奈何大玉杯來。金氏脫得衣裳光光的。仰眠在凳上。叫阿秀賽紅高擡起了脚。把枕頭又墊起了屁股。把鍾

兒正正放在毯裡。大里連吃了四五盃。道。有趣有趣。好個盛酒的盃盤。金氏道。不好了。弄得毯裡又是日裡一般酸癢起來了。●大里道。正要你癢。等我再盛些。精來衝酒吃。金氏道。這個其實妙。把盃拿出去。快拿過來。你一邊弄。一邊吃酒也好。大里道。我只管抽了一百抽吃酒。盃。金氏道。使得。便叫阿秀。●道。你記數。數到一百。賽紅就瀾酒。大里氣重抽了一百。吃了一盃。金氏道。我毯心裡癢得緊。可快些。重重的抽。大里就狠命緊抽亂送。阿秀那裡數得來。大里笑道。我抽過一百多了。你還不知道麼。金氏道。如今吃兩杯便是了。大里道。如今待我自家記數。●且看抽多少。你娘的精纔來。大里又盡根抵住毯心。抽的有一個時辰。便叫賽紅道。我也不耐煩記數。且流水瀾來。一連吃了十幾盃。金氏笑道。抽了一千多了。緣何毯裡只是癢。不見來呢。你可再重抽些。大里又緊抽緊頂了幾百回。金氏道。如今過不得。要死了。只見面皮雪白。

繡榻野史

卷四

七

思無牙濯寶

手脚冰冷。口開眼閉。暈去。大里穩不拔出。忙把茶鍾●盛在毯邊。陰精照舊滾出。流了大半茶杯。賽紅阿秀笑道。這是甚麼東西。大里道。這你家主婆的驕精。被我藉出來的。你兩個少不得停一會兒。也是這等射出哩。賽紅見金氏不醒。慌問道。如今怎麼了。大里笑道。這樣養漢的驕精等●我射殺了罷。要他做甚麼。就把口對了金氏口。接氣一歇。金氏漸漸的睜眼動手。又好一會。方醒轉來。一身冷汗。笑道。這一遭。比日●裡又快活些。來得十分爽利。只是我手脚要一些。的力也沒有了。你快快扶我起來。大里抱了坐在腳膝上。金氏見桌上茶鍾裡的精。驚問道。怎麼只管有這許多。又問賽紅●道。有酒在裡頭麼。賽紅●道。沒有。金氏道。怪道我是這等爽利哩。就倒在小金盃裡。看有多少。竟滿了一鍾。這個東西。映了金子的顏色。一發清瑩得可愛了。大里拿了。一口吃乾。道。瓊漿甘露也不過如是了。倒來有三鍾多。大里俱吃乾了。金氏道。真

個好笑。古人說得好。口裡啞。腰裡搭。鞋裡夾。憑你一隻襪子。抵子。雲。也定要把腦門擠出濕湯湯。如今我很命啞你舌頭。要你動心火。搭你的腰眼。要你毯。忍不定。鎖你的襠。要你癢麻。只見你襠頭越脹起來。再沒有。此流出。真個作怪了。如今也要你的來些。與我吃。大里笑道。你弄得他來。憑你吃。金氏兩手捏了襠。道。古怪東西。難道有這些熬煉的。把口來咬啞。飭捲一回。又不見來。金氏。賽紅阿秀。你兩個來品啞。定要弄他來。兩個不肯。金氏叫道。丫頭還不來。我也啞了。爭得你兩人。賽紅對阿秀低聲笑道。一向家主公。張也不許我們張一張。如今等我飽看飽吃哩。便輪流品啞。賽紅品得牙床懶。阿秀啞得口水乾。大里不見有些動靜。金氏道。奇得緊也罷。我平日極歡喜看人弄的。你可把賽紅來弄弄。等我看看。大里道。賽紅一定是黃花。我的襠忒大。只怕。時間難弄哩。金氏笑道。這狐狸精。前日見我往娘家吃生日酒。

竟和我的人弄了半夜。我回來打上一頓。又聽得說我昨晚走出在書房的時節。又和他弄了一夜。毯帳定然弄寬了。還不脫下了衣裳。等趙官人弄哩。賽紅道。羞殺人。扭着身。不肯走攏來。大里道。這分明是笑家主婆了。難道你娘不怕羞麼。一下就推倒在凳上。金氏道。也替他脫了光光的弄。大里就把賽紅渾身衣服脫光。原來賽紅看了這一日。毯裡頭騷水流出。褲子都濕透了。大里解下。金氏看了。笑道。這丫頭像是撒了尿。大里道。方纔茶鍾裡的。難道也是尿。賽紅把手掩了嘴。笑將起來。人里把毯揷進去。也不見他說痛。因笑道。東門生這兩夜就弄得這般大。一夜戲過幾白遭了。賽紅道。偷也偷過幾回。如今娘也是這樣的了。大家沒得說罷。金氏笑道。這丫頭倒會塞嘴。阿秀道。着實射好了他。趙官人的是貴毯。不要射他這賤毯。只做娘睡了罷。大里道。也是他。遭造化。你不要來爭。就挂進大半根。賽紅叫道。裡面試頂得

慌。抽出去。抽出去。大里道。不要做聲。你快活。一連緊抽三四百抽。賽紅口裡作起聲來道。噯呀噯呀。人里道。我也要戲他的精來。挺了腰。盡力抽送。直盡了根。賽紅不覺暈去。也像金氏殺。金氏笑道。這丫頭迷迷癡癡的了。大里道。他牙關咬緊。兩腳放下。也要來了。金氏把茶鍾接在邊邊。只見毬皮張開。陰精滾出。只接得酒鍾兒。比金氏的少大半。金氏道。我如今醒眼看醉人。原來婦人來時。這樣好看。大里道。心肝來時。還好看哩。毬門比他開一半。喘動像馬鼻頭。牽牽的。大里心中想道。陰精自家來的少。用藥來的多。多了一定傷人。金氏把賽紅的陰精要大里吃。大里心下想道。若吃他的。金氏必怪我。拿過手來。傾在地下。金氏道。怎麼。大里揀了金氏道。我心肝的心裡愛得緊。便吃何妨。若他的醞醞醞醞。我怎麼好吃得。金氏道。我的心肝。原來這等愛我。我今日等你射得七死八活。我也甘心了。大里道。我的龜不

能得他軟。硬得緊。怎麼好。我的心肝可再拍了。●待我弄一弄。金氏道。不瞞你說。我的毯心裡還是酸癢要射的。只是毯門邊實腫得疼痛。弄不得了。我目●遲此。遲此。你便和阿秀也弄一弄。大里道。好丫頭。我不歡喜。只是射在心肝毯洞裡。我纔快活。金氏道。難得你這樣情意。不要說毯裡痛。●便真個射殺。●我。我也肯的。這時節奏紅已醒轉來。赤條條的在旁邊穿衣服。口裡只管笑。阿秀也指着他笑道。你好受用哩。金氏道。我兩腿像打折一般。再拿不起。叫兩個丫頭。每人擡起我一隻腿來。大里細把毯一看。只見兩片翻轉紅腫。裡面的皮都擦碎了。毯心塊肉。就像雄雞冠一般突起。又如火燠蒸的一樣。熱烘烘的。看了也可憐。叫道。我的心肝。我看了心疼。把口來餵。金氏道。輕些。餵弄一回。大里心中想道。定要安排他討饒。纔放他。又把毯插進去。盡力重抽。金氏熬住疼痛。抽了百餘抽。擡住大里道。如今忍不過了。我的心肝。便討你

饒了罷。大里心內道。他的毯。等我射得爽利了。一發把屁股來弄一弄。方纔得我滿意哩。便摟住金氏道。我的心肝。看你苦的面。便饒你。只是我的毯。再不肯軟。你毯說弄不得。等我弄弄屁股。肯也不肯。金氏道。毯屁眼。是我極怪的事。他每常要弄。不知被我罵了多少。如今我的心肝要弄。只是你毯大得緊。恐怕裡頭當不得。大里道。我當初被你老公戲了多少。記得十四歲的時節。弄起一分疼痛。他只把饑唾多搽。漸漸熟了。就覺得寬鬆。你兩個成親前夜。還來弄我作別。我興動。前頭精也流出。他將一半吃在口裡。一半搽在我屁眼上。就發滑。通了。金氏道。既如●此。多多搽些。口饒才好。大里道。曉得。正是。

前門攻破毛山洞。

再入臂尖探穴深。

畢竟大里要幹後庭花如何。且看下卷便知。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泄寶

批評

大里用藥久歇，全氏不知，竟貪歡取樂，甚至陰明紅腫（腫）可怪了笑。

四卷終

校記

● 擺原作「把」，按種德堂本改。

● 哨力原上「私路」，按種德堂本改。

● 社原作「把」，按種德堂本改。

● 領原作「造」，按種德堂本改。

①「穩」原作「對」，據靜德堂本改。

②「鋪」字原無，據靜德堂本加。

③「底」字原無，據靜德堂本加。

④「了」原作「即」，據靜德堂本改。

⑤「和你」原作「即付」，據靜德堂本改。

⑥「胖」原作「耶」，據靜德堂本改。

⑦「來」原作「不」，據靜德堂本改。

⑧「穩」原作「就」，據靜德堂本改。

⑨「穩」原作「做」，據靜德堂本改。

⑩「穩」原作「起」，據靜德堂本改。

⑪「穩」原作「平」，據靜德堂本改。

⑫「饒」原作「說」，據靜德堂本改。

●「像」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穩」原作「他」，據種德堂本改。

●「筋又就」原作「斤又涇」，據種德堂本改。

●「烘烘」原作「烘了」，據種德堂本改。

●「顛」原作「頭」，據種德堂本改。

●「着我」原作「弄起」，據種德堂本改。

●「把肩作」犯「」，據種德堂本改。

●「昏昏」原作「昏不」，據種德堂本改。

●「水原作」，「泊泊」原作「」，據種德堂本改。

●「開」原作「前」，據種德堂本改。

●「得」原作「付」，據種德堂本改。

●「向」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抽」原作「加」，據種德堂本改。

●「活殺」原作「得來」，據種德堂本改。

●「活」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的」原作「伯」，「毬」原作「非」，「管」原作「官」，據種德堂本改。

●「這等」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冰」原作「不」，據種德堂本改。

●如今只是「原作」可今「你」一字，據種德堂本改。

●「提」原作「甲」，據種德堂本改。

●「敬」原作「敬」，據種德堂本改。

●「刮」原作「向」，據種德堂本改。

●「拿」原作「得」，據種德堂本改。

●「般」原作「窮」，據種德堂本改。

繡榻野史

卷四

思無牙泄寶

●「回」原作「曲」，據經德堂本改。

●「忙」原作「也」，據經德堂本改。

●「個」下原衍「」樣「字」，據經德堂本刪。

●「道」字原無，據經德堂原本加。

●「開」原作「收」，據經德堂本改。

●「心」字原無，據經德堂本加。

●「覺」原作「信」，據經德堂本改。

●「了」原作「忍」，據經德堂本改。

●「秀」原作「雲」，據經德堂本改。

●「」原作「身」，數「原作」判」，據經德堂本改。

●「某」原作「紫鍾」，據經德堂本改。

●「等」原作「身」，據經德堂本改。

●「日」原作「白」，據順德堂本改。

●「紅」原作「你」，據順德堂本改。

●「紅」原作「道」，據順德堂本改。

●「根子」原作「抵了」，據順德堂本改。

●「趙原貴」要「字」之下，據順德堂本改。

●「光」原作「公」，據順德堂本改。

●「掩」原作「線」，據順德堂本改。

●「幾」原作「已」，據順德堂本改。

●「說」原作「」，據順德堂本改。

●「遺」字原無，據順德堂本加。

●「暖」原作「頂」，據順德堂本改。

●「挺」原作「挺」，據順德堂本改。

●「覺」下原衍「不覺」二字，據種德堂本刪。

●「邊」原作「呖」，據種德堂本改。

●「必」下原衍「一」字，據種德堂本刪。

●「羅羅」原作「里里」，據種德堂本改。

●「我的心肝可再拍了」原作「我的口再拍了心肝的」，據種德堂本改。

●「且」原作「直」，據種德堂本改。

●「痛」原作「痛」，據種德堂本改。

●「殺」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變」原作「變」，據種德堂本改。

●「滑」原作「滑」，據種德堂本改。

●「如」原作「則」，據種德堂本改。

繡榻野史卷之五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烈日當空。照萬方。

春風。送暖。百花香。

兩餘（除）草色。盈晴綠。

蜂蝶紛紛。過短牆。

却說金氏照依小官。般把屁股迭出。靠在床邊。大里伸了舌頭。把金氏屁眼舐濕。金氏道。你怎麼這樣愛●我。這個所在。那個肯舐的。大里把龜慢慢挿進。金氏却是頭一次。痛得難過。把牙齒咬得軋軋響。眉頭蹙了半歇。大里問道。你怎麼裝這個模樣。金氏道。不要管我。你只是射。大里道。心肝。像●是有些疼。不快活呢。金氏道。我只要你快活。我心裡歡喜。我便割殺人進痛。你也不用管的。大里放龜進去一寸。便不動蕩。

金氏道。怎麼不抽。大里道。只恐心肝怕痛。金氏道。若弄屁股不抽。男子漢有甚麼趣。不要管我。憑你弄罷。金氏摸自家毯和屁股。只隔一層皮。後邊動前邊也有此趣。淫水流滑。叫大里把毯取出。却把淫水只管揉進去。一發滑溜了。大里道。好知趣的心肝。便緊緊抽拽。只不盡根。原來金氏屁股裡肥膩得緊。才抽了四五百抽。就有白油一般。黏在毯頭上。毯旁邊帶出一塊來。大里叫金氏回頭來看。金氏問道。這是甚麼。大里道。這叫做丫。油。有這東西。屁眼裡纔滑溜。心肝的屁眼。比小官的更妙。更比毯鎖得快活。又問。金氏道。你看見我昨日寫與東門生的帖麼。金氏道。看見。大里道。我書裡有些意思。你曉得麼。金氏道。不過要射得毯破的意思。大里道。你還猜不完。我說犁虜廷。搗巢穴。是弄你毯破。說入不毛。你毯是有毛的。屁股是無毛的。我今弄你屁眼。這不是深入不毛麼。金氏笑道。天殺的。今日都被你應了嘴了。你如今一發着實抽。

抽他。來罷。天也要亮了。大里道。只怕你嫌腿頭忒。裡面頂得慌。盡力
插上四五百抽。一下拔出。竟把洞宮帶出三四寸來。大里道。甚麼東西。
金氏低頭看道。這是洞頭。你盡力抽。便扯出了。不好看。怎麼好。大里道。
等他拖出。做了一根尾。肥也好。金氏道。不要取笑。不像模樣。屁孔裡
甚是迷悶。又有些疼痛。怎麼樣弄得進去纔好。大里道。我的心肝。射得
你可憐。拖出冷了。便難得縮進去。我有個計較。就蹲倒。把舌頭舐。舐。
抵。抵。金氏道。這個離離所在。誰肯把舌頭舐。我感你這樣的心情。
我死也甘心了。大里細看這洞裡頭。只見有一塊黑。的帶出來。大里
道。裡面黑的甚麼東西。金氏回道。是紫棠。大里道。這是我用過的。你怎
麼曉得。金氏道。不瞞你說。家中新討這餘桃。是京中慣做小官的。我前
日間。他因得明白。這個帶出來。屁眼迸開難過。大里道。屁眼又不好
弄了。我碰硬得緊。再不見越來。你再把阿秀等我弄。弄罷。金氏道。阿

繡榻野史

卷五

思無牙泄寶

秀模樣兒倒好。只是年紀小些。快過來。阿秀道。趙官人東西大得緊。要弄得痛。只看得。只看得。金氏道。少不得遲早些。定等趙官人弄。還在我面前戲哩。我正要看看兒。賽紅道。方才笑了我。如今輪到你身上了。還不脫褲哩。阿秀道。我看娘和趙官人弄。我也動心。只是恐怕當不起。金氏道。你且脫了褲。賽紅把阿秀脫得精光的。立在旁邊。阿秀便要跑。被賽紅把抱住。金氏道。拿他上凳來。我揪了他頭。賽紅忙把他腳來扳開。不許顫動。阿秀道。就像個殺豬一般。怎麼好呢。大里看了。笑道。好個小娃兒。毛也。根兒沒有。把手去摸。摸道。也有尿樣的流出。只是毬還不曾戲動。今日趙官人替你開了黃花。金氏道。他人小怕痛。先揉些饑睡兒。大里道。開黃花。全不可把饑睡揉。若用饑睡揉的。就不。是男子漢沒本事的例。樣了。如今趁他有些騷水。射進去倒好。便挺腰把。送。阿秀就叫天叫地起來道。痛得緊。輕些。慢些。賽紅

把阿秀的脚狠命一拍。大里一送。突的一聲。竟進了大半個龜頭。阿秀道。不好了。射殺我了。只見鮮血湧出。阿秀叫道。娘說聲。定用饒了。裨頭便刀割的。一。般。監。將開來。又像裂開一般。真個痛得緊了。大甲道。只有龜頭余此。稜下邊小得此了。阿秀道。再不要。進去了。大里又一送。禿的一聲。把一個大大的龜頭都放進去了。阿秀頭和手脚。亂顫起來。道。如今戲殺了。桶紮緊。真個難過。血流出來。夾龜子流下。滴滴的不住。金氏道。這丫頭好痛。賽紅道。趙官人。發都射進去罷。金氏道。你這丫頭。向。并寬的。還容得去。他是初次。怎麼當得。只再進一寸。夠他受用了。阿秀叫道。趙老爺。金奶奶。定用饒了。再進去不得了。大里輕輕拔出。裨面也是疼痛的。那知大甲故意抖出此。就付。裨邊連根墩。桌的。聲。直射進半根去了。阿秀大叫一聲。道。如今死了。亂顫一陣。賽紅再不肯放他。脚緊緊夾住。只見阿秀口裡道。痛殺了。大里道。便饒

他盡根。只抽。二百抽罷。就抽出。送進。●阿秀道。不好。再不要動了。大里不管。着實抽了五六十抽。只見滿地血流。眼淚汪汪的亂滾。面如土色。漸漸的死去了。金氏道。快饒了他。這丫頭這樣沒福。略進得半根繩。就弄得暈去。慌忙拔出。把阿秀扶起。坐了一歇。纔醒轉。●來道。噯呀噯呀。痛得緊。開眼道。趙官●人忒狠心。若再墩進些去。連小腸都斷了。如今痛得難熬。定用饒了。又見滿地是血。對賽紅●道。趙官人把我傢伙弄壞。一世沒用了。金氏道。且去睡罷。賽紅道。方纔笑我。我却快活。你怎麼就等趙官人射殺了呢。阿秀道。毯有大小。你的毯已經弄過。自然寬大。大里與金氏又調笑了。一回。各自歸房。恰好東門生回來。看見金氏在那邊把毯驗看。用溫水洗淨。東門生道。你如今快活過火了。怎麼弄得這般樣兒。連忙替他洗了幾遍。又用綿子打濕。輕輕推進毯裡繳洗。只見兩片毯門。登時腫消。內面破皮登時●紅散。爽利如舊。

了。金氏看了東門生洗得這般殷勤妥帖。潛然流下淚來。東門生驚問道。因甚麼。金氏含着淚道。婦人家養漢。是極醜的事情。丈夫知道老婆不正。又是極恨的。不是殺。定是休了。我今弄出這樣極醜的形聲。你又不殺我。不離我。又怕我要死。還這般待我。只因愛我得緊。方肯是這樣。你愛了我。我倒愛別人。我還是個人呢。叫我又羞又恨。怎麼過得。我決吊死了。東門生也流淚道。我心肝有這樣正性。倒是我污了你的行止。我怕你病。要安排藥你吃。你倒要吊死。若心肝死。我也死了。再不要說這樣話。占人道得好。成事也不說了。金氏道。我恨大里這個狠心人。你如今再不可和他來往了。我若見他。肉也咬吃他兩口哩。東門生道。便今日惡識他。也便宜他了。只是氣他不過。金氏思量會道。我有計了。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裡捉金烏。

東門生道。什麼計策。金氏道。他白白戲了你的老婆。你弄他家裡的毯。還算扯直。只是他沒有老婆。如今他的娘。纔三十多歲。又守了十多年寡。安排得他的娘。等你弄。我心裡纔過得去哩。東門生道。他戲你的屁孔。我方纔回來。先到他家裡。他正睡熟在醉翁椅上。我就戲得他醒來。他也著實奉承。想是把你家數學去。這回比前。發有趣。只是我沒用。把●他洞宮拖不出。這個仇也作報了。若是大里的娘。原也標致。只是壞人貞節。心裡不忍。他的娘。又不是容易惹的。金氏道。你還這等仁心。呸。若依我計較。不怕●他的娘。這隻毯。不等我心肝射穿哩。東門生道。且看你本事。金氏道。大里極怕娘的。你對他娘說。某處有個好館。爲他要他娘。催大里起身。大里不敢不去。若大里說起我。你就說被他弄壞了毯。再弄不得。必須將息兩個月再來。他必定信了。他若去時。一定說丟娘不下。你就說。老堂在家冷靜。獨自難過。接來我家同住。既是通家。

走動的好兄弟。他娘必定肯來。那時我又差你出門。另有絕妙計較。自然包你上手。正是。

全憑巧語花言騙。

引誘頭（獨）居寡婦人。

東門生道。極妙極妙。我湖州正有一個舊主人家來接我。薦了他去。好麼。金氏道。正好。東門生早景（晨）起來梳洗完了。選到大里家來。恰好大里又不知甚麼好男風的。哄他去宿了一夜。正不在家中。就直進裡邊見了麻氏。麻氏陪吃了茶。問道。姚家哥那裡來。曾見大里麼。東門生道。昨日不在書房。我只道他到家。因此特過來。湖州有一個書館。有三十兩束修。節儀在外。來請小姪去教書。只因有事在家。不得脫身。特來薦阿弟去。麻氏聽說。叫聲。天殺的。不好了。近來我兒子新搭上兩個光棍。一個是瓊花觀前姓常名奮。人都叫他做越齋。專哄小官。因此把甚麼越王營糞的故事起個號兒。一個是迷樓腳邊。金巡漕的公子金蒼。

繡榻野史

卷五

九

思無邪淫寶

蠅人都叫他做隘字。也極好小官。因此提句糞蟲隘裡鑽的俗語。起個號兒。想必是這兩個光棍哄去了。我因他遊蕩。再不老成。正要叫他去尋個館。心裡正苦沒計較。這等極妙。東門生心下也吃醋。便應道。這常奮是房下的近鄰。金蒼蠅●是房下的內姪。一向曉得這兩個是光棍。只怕阿弟戀着他不肯去。麻氏道。不怕他怎的。我分付他一定去。多謝你的好意了。東門生道。阿弟去後。老姆在這裡冷靜。薪水又不便。請到小姪家裡同住。姪媳婦又好朝夕陪伴。小姪也常要人出外邊去。老姆去又好照管。麻氏道。這麼使得。多謝多謝。再等我與兒子商量。●東門生辭了回家。大里方才歸來見娘。麻氏變着臉道。你又和這兩個光棍去哄了一夜。不到書房裡去。姚家哥方到此了。湖州有個書館薦你。你可收拾行李去。大里見娘看破他的行徑。好不羞人。假應道。去便去。只怕娘冷靜哩。麻氏道。姚哥哥說。你去後。要接我到他的家裡。却不冷靜。

你只管去。大里見娘定要他去。來丟金氏不下。來捨不得這兩個光棍。便道。娘要去同伴。省使用。又熱鬧。極好。只是兒子後生家。不會教書。麻氏氣起來道。男子漢出路。讀了書教書。這個是常事。我生了你十七八年。還不會掙一些兒東西來孝順娘。做甚麼人。大里忙道。娘不要氣。兒子曉得。明後日。就去罷了。辭了麻氏。一逕跑到東門生家裡來。東門生正立在廳前。大里道。哥。莫非怪我麼。怎麼在我的娘面前。催我遠遠出路呢。東門生一手扯住大里。進廳坐下。道。阿弟。昨日我回家裡來。阿嫂正穩睡在床。我笑他做出了例樣。又你稱。你的本事真個好。怎麼怪你。昨日有一個人來尋我。說湖州有一個上好的館。原來是我舊主人家。我因自家今年有事。特特薦與阿弟。你得了也好使用。怎麼反疑我起來。大里道。多謝哥哥好意。只是丟阿嫂不下哩。東門生道。我要對你說。阿嫂被你弄了半口一夜。毯皮都碎了。毯門都腫了。正

繡榻野史

卷五

九

思無牙泄寶

欄得流濃。(膿)便好起來。也要得兩月。你在家又弄不得。你便去。不必掛心。且去坐了兩個月回來。極妙。大里連忙作揖道。哥有這等好心。我怎麼不去館。如今且等阿嫂將息幾時。問他怕也不怕。東門生道。阿嫂騷。少不得用你這根鐵錘對付他。如今他毬裡又生了毒。你且好去。你家下不消費心。我就去接阿姆過我這裡來供養了。大里道。這樣好意。怎麼當得。東門生道。阿弟差了。阿嫂被你弄了。就是老婆一般。你的娘。不就是阿婆麼。媳婦供阿婆。有甚麼當不得。大里道。既如此。多謝了。我就去收拾行李。大里別去。金氏立在廳後。聽了大里的話兒。道。天殺的。還要弄我哩。就叫東門生。你可去接了麻姆來。東門生又到大里家。只見大里行李都收拾了。東門生去請麻氏。麻氏道。等兒子一起身。就過來。只是打攪不使。東門生道。通家骨肉。說那裡話。催了麻氏把自己隨身鋪蓋衣服收拾。麻氏也應了。大里道。我今日去了罷。麻氏道。你

去不可貪酒浪蕩。專心讀書。我自在家。裡替你尋親哩。大里道。曉得。對東門生道。我娘在哥家裡。甚是安穩。我今年得了好館。極快樂了。感兄長的恩。真個不盡。只是兩個月後。准准歸來望哥了。東門生道。專等專等。大里又輕輕對東門生道。我同你去別阿嫂。東門生道。阿嫂病在床。上。老姆又就去我家。你又不便。我替你說盛情。便了。你且積養六十日精神。再來射他。大里笑道。既如此。多多上覆他。叫他到兩個月後。收拾乾乾淨淨的等我。東門生笑道。正是。大里就別去了。麻氏。又別了東門生。叫小廝挑着行李出門。往湖州去了。正是。

誤入牢籠計。

權爲處館人。

青氈聊托足。

湖地作西賓。

却說東門生把蟠擡了麻氏。和他丫頭小嬌。同到家裡來。金氏裝扮出去接。他還覺得有些困倦。時時吃些人參湯兒。見了麻氏。道。婆婆久

別了。麻氏道：多承你官人接我來，只是我心裡不安。金氏笑道：只是怠慢婆婆。麻氏道：好說。金氏叫賽紅、阿秀辦了好些菓子，吃了一回。東門生也不來陪，只有金氏一個在旁邊坐。麻氏上面坐了，就當真婆媳一般。麻氏道：我來打攪你家，每日只當家常茶飯，決不可因我這般盛設。金氏道：婆婆不消分付，只是粗茶淡飯兒。就另設一間房安下過了一夜。清早東門生起來，說要到鄉下探一個親去，將近十五十六日纔回來。別了麻氏。這是金氏教他這樣告別。實緣在冷靜房內，麻氏只道果然去了。晚間，金氏到麻氏房裡來，道：今夜他不在家，奴家怕冷靜。今晚來陪婆婆睡。不知婆婆肯也不肯。麻氏道：這樣極好。金氏輕輕分付賽紅去請東門生睡，叫阿秀辦夜飯過來。和麻氏對吃。麻氏只有三杯洒的量兒。被金氏再斟，吃了六七杯。道：姚大嫂，我醉得緊了，去睡罷。金氏道：收了夜飯，就來替。麻氏脫了衣裳。麻氏道：大嫂

請便就把自家外邊的衣●服脫了。上床問道。大嫂。各頭睡罷。金氏道。正要和婆婆說些閒話兒。同頭睡纔好。吼氏畢竟酒醉了。真性拿不住。就說道。我十來年沒人同頭睡了。今晚和大嫂話得興粗。兩人同睡。甚覺有興。正是。

假作婆媳同頭睡。

未免思夫情興生。

畢竟金氏怎麼引誘金(麻)氏。如何開言。下卷便知。

批評

金氏不顧生死。龍爭虎鬪。竟像討饒。此時不日絕大里。不許往來。與夫同偕白首。何得復生計策。致有一番醜態。甚矣淫婦之罪大也。

校記

●「愛」原作「弄」，據種德堂本改。

●「像」原作「樣」，據種德堂本改。

●「丫」原作「子」，據種德堂本改。

●「問」原作「同」，據種德堂本改。

●「他」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把」原作「肥」，據種德堂本改。

●「心情」原作「心怕」，據種德堂本改。

●「黑」原作「思」，據種德堂本改。

●「問」原作「可」，據種德堂本改。

●「戲」原作「武」，據種德堂本改。

●「趙」原作「日」，據種德堂本改。

●「立」字加任，手新堂堂本改。

●「獄」原作「緊」，據種德堂本改。

●「不」字原無，據順德堂本加。

●「女」原作「如」，據種德堂本改。

●「痛」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盪」原作「刮」，據種德堂本改。

●「要」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遣」原作「拔」，據種德堂本改。

●「就」往原作「趙」，據種德堂本改。

●「抽」出「送」造「原作」，五屈「送」，據種德堂本改。

●「扶」原作「飲」，據種德堂本改。

●「轉」原作「飲」，據種德堂本改。

●「官」字原無。據程德堂本加。

●「賽紅」原作「塞紅」，按程德堂本皆作「塞紅」，此本改爲「賽紅」，而並改改盡，漏留下底本痕跡。以下仍有數處作「塞紅」，連改，不贅。

●「却」原作「邪」。據程德堂本改。

●「登時」原作「頭時」，據程德堂本改。

●「弄」原作「樣」。據程德堂本改。

●「恨」原作「怕」。據程德堂本改。

●「排」原作「枕」。據程德堂本改。

●「把」原作「我」。據程德堂本改。

●「怕」原作「相」。據程德堂本改。

●「嬌」原作「晚」。據程德堂本改。

●「墨」原作「星」。據程德堂本改。

④「氣」原作「去」，據種德堂本改。

⑤「日」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⑥「哥」原作「可」，據種德堂本改。

⑦「鵲」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⑧「肉」原作「解」，據種德堂本改。

⑨「讀書」原作「改功」，據種德堂本改。

⑩「家」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⑪「情」下原扣「盛情」二字，據種德堂本刪。

⑫「挑」原作「唾」，據種德堂本改。

⑬「吃」原作「危」，據種德堂本改。

⑭「兒」原作「田」，據種德堂本改。

⑮「了」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繡楊野史

卷五

思無牙涸寶

● 今「原作「平」」。續經德堂本改。

● 「字」原無。續經德堂本加。「文或同」，小醫。

● 「來」字原無，據經德堂本加。

● 「替」原作「怕」，據經德堂本改。

● 「衣」原作「五」，據經德堂本改。

新刻繡榻野史卷之六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死屍雪裡難遮護。到頭馬脚終須露。漫說及人知。行人口似

匣。(碑) 求君莫說破。說破如何過。可笑復可憐。方知不

值錢。

右調菩薩蠻

金氏心裡道。這婆子。今夜定要撩撥他心動。又向麻氏道。婆婆脫了衣服睡罷。我們穿了衣服。便睡不着了。麻氏道。脫便要脫。只是怕生。金氏道。婦人和婦人家睡。怕甚麼生。麻氏就脫了衣裳。赤條條的向床裡邊睡了。只是各被睡。金氏道。今夜有此冷。我要和婆婆。被兒睡。一邊說。

繡榻野史

卷六

四

思無牙涸簪

一邊就把身子鑽進麻氏被裡來。麻氏也難推他。只得同被睡了。麻氏酒醉得昏昏的。忽然嘆口氣。金氏道。婆婆怎麼嘆氣。麻氏道。我和大嫂同睡。倒惹得我想起當初的人。這等嘆氣。金氏道。想他做甚麼。當初公公過得好麼。麻氏道。剛剛與我做親三年。他就沒了。金氏道。公公沒了。到如今十多年了。不知夜間想他否。麻氏笑道。怎麼不想。只是命苦。無奈何了。金氏道。因甚麼想他。定不是少衣穿。少飯吃麼。麻氏笑道。大嫂睡了罷。不要問甚麼。金氏不敢做聲。只見麻氏呼呼的睡去。金氏叫了兩聲婆婆。不應。便輕輕把手往他小肚底下摸。只見胖胖的一個毬兒。周圍都是些毛。細細軟軟的。摸到他毬門邊。又突起圓圓的兩片兒。不十分吐出。滑滑的縫口兒。又沒有一些濕。金氏心有(裡)想道。這倒是天下頭一樣妙毬了。定要等我丈夫弄一弄。把手到毬裡頭輕輕一挖。只見麻氏呼聲的一個翻身。竟仰●眠了。又把一隻腳豎起。

隻脚膀拍了。金氏叫道。婆婆。又不見應。輕輕把饑唾塗在指頭上。往麻氏毯邊擦了。正好毯拍開。就將饑唾揉了無數。弄得毯門邊濕漉漉的了。麻氏只管鼾聲不歇。金氏把指頭到毯裡搜一搜。又把饑唾放些進去。只見毯裡外都濕透了。金氏把自家汗巾頭結那個真正緬鈴兒。解下來捏在自家手裡。就麻木起來。金氏心裡道。且試他一試。便拿到麻氏毯邊。順了那濕滑口兒。下撇進去。輕輕把麻氏豎起的腳放倒。替他緊緊夾住。又把自家腿壓他兩隻腳上。不等他動。麻氏夢裡覺得毯內麻癢。又有些酸跳。淫水只管流來。像撒出尿的一般。流了滿席。緬鈴在裡頭亂滾。一發快活當不得。麻氏漸漸醒來。口裡只管道。快活快活。脚要動。又被金氏狠命壓住。又噯呀幾聲。方才十分醒轉來。叫道。大嫂嫂。金氏道。婆婆。做什麼。麻氏笑道。我要起來。金氏道。夜深黑暗的。不要起來。麻氏道。等我動動。金氏道。因甚麼。麻氏道。大嫂把脚壓住。

我快拿過了。金氏道。我吃了幾杯酒。醉得緊。不耐煩動。婆婆推落罷。麻氏着力推。金氏着實撇住。再推不落。麻氏●笑起來道。大嫂。腳像生根的一般。我有些過不得。金氏道。婆婆把手去摸摸席上。因什麼這樣濕的。麻氏笑道。大嫂。我下面有些痛。金氏笑●道。痛難道倒有水流出來。還是有些癢哩。麻氏笑道。大嫂。我不瞞你說。下面有些酸癢。不知因甚麼是這樣的。金氏道。還有些麻木麼。麻氏笑起來道。大嫂。你怎麼知道呢。一定是你放甚麼東西在我裡頭了。我真有些麻癢。金氏笑道。婆婆。我有一個東西叫做緬鈴。我自家叫他賽龜頭。這是我受用的。因婆婆長久不得這個●食吃了。好耍兒。放在婆婆腿裡。麻氏道。原來大嫂捉弄我。快些等我拿出了罷。金氏道。再等婆婆快活。●歇兒。又把麻氏的腰搗了兩搗。●只見緬鈴在裡面。發鑽滾。麻氏便是正大的人。到這時節也有些難忍了。麻氏道。罷了。罷了。大嫂弄得我酸殺人了。金氏

却不去挖出。心裡想道。這婆子心動了。因對麻氏道。有什麼妙處。若是男子把龜放進鞋裡。抽千百來抽。這透骨酸麻。比這個賽龜頭還十分爽利呢。麻氏笑將起來道。大嫂。你忒說得村。●難道男子漢抽得這許多。這時節。麻氏說這句話。心裡也有些亂了。却有三分火動。金氏笑道。當初公公在日。難道不曾試過。男子漢不濟者五六百抽。尋常的一千抽。好本事的。萬抽也有哩。麻氏笑道。我只是不信。我記得十五歲。到趙家做新婦的時節。頭夜他和我睡。先把龜吐來搽在下面。又把指頭着實在裡。●邊挖。挖得我痛殺人。他把東西只在下面略擦着皮兒。他就來了。一來就軟了。後來把指頭夜夜挖。挖得我下面的開了此。只見他的東西剛剛放進。略動一動。又來了。一來了又不動了。過了半年。遭遭做事。定先放了饑睡。纔放他的東西進去。也有三四抽來的。也有五六抽來的。極多的十三四抽。我問他。你怎麼也有一二抽來的。也有

十二四抽來的。他說道。男子漢七八抽極多。兩三抽的還多哩。我到十三四抽纔來。這是極算長久。人●多不會的。如今大嫂說一千抽。定是百多遭湊來算數了。金氏笑道。婆婆一向被公公騙了。做人一世。也圖個快活纔好。(說公公是有名的。叫做望門●流涕。又叫做遞飛帖。這等說。●使硬●也不十分硬。便放進氈裡。此也沒趣。婆婆真苦了半世。麻氏道。裡面麻癢得緊。拿了出來。金氏道。放在裡頭正好。不要動他。此時麻氏也有五六分動火了。那騷水只管流出。金氏道。既公公這樣不濟。怎麼早亡了。麻氏笑道。有個緣故。我十六歲生了兒子。下面的也不十分緊了。他的東西進去。也不覺得擦人了。常常做事。我也不推●他。他來得極勤。來一遭。定是手●脚冷去。後來夜夜和我弄。我也有此兒快活。只是才有些快活。他又來了。就縮去了。甚是沒趣。他也很命弄我。弄得身子弱了。夜間又要夢遺。我只得摸着他硬的時節。我就扒上

套着。我在他身上略墩兩下。他又說來了。我又只得扒下來。後來他漸漸成了怯症。火動的時節。東西也硬。只是略抽抽就來。來的都是血。就暈去死了。這病都因我身上起的。我怎麼不想他。金氏道。婆婆差。我們婦人家生了一個娃。有無數好處。癢起來的時節。癢得舌頭裡流涎。竄起來的時節。麻得口兒裡裝聲。都因那種會抽會搗。奴家常和丈夫弄。還定弄得快活。又有一個表兄弟。和奴有一手兒。常常走來望我。偷閒就和他弄弄。不要說別的。只見他一根繩對了奴家的毯。竟是盡根一篤。篤在毯心裡。快活得死去了。奴家不瞞婆婆說。死去歇。方纔醒來。渾身都是麻癢的。奴家尾毯骨裡一陣酸。就汨都都流出紅水來。真個是快活殺了。麻氏笑道。大嫂怎麼做這樣的勾當。金氏道。這纔一世沒病。若是撞着男子。漢是望門流涕的。婦人家後來還有病哩。麻氏道。難道有甚麼病。金氏道。男子幾抽就來的。陰陽不接。

繡榻野史

卷六

思無牙泄寶

婦人家陰氣就鬱住不通了。年深日久。定生閉結的大病。須要取置他纔好。麻氏道。如何取置實(是)好。金氏道。定用等男子漢着實一弄。弄得滿身爽利。方絕了後來的病痛。麻氏道。這怎麼使得。金氏道。我倒有一個便法兒。婆婆倒好受用。麻氏口裡不應。只因緬鈴又鑽。村話兒又聽得多了。火一發。有七八分動了。金氏道。方纔奴家說的表兄弟。生得十分標致。丈夫不在。●家裡。奴家常叫他來夜間同宿。等奴家明日晚頭叫他來。和婆婆睡也好。麻氏笑道。這怎麼使得。金氏道。待明日夜裡。吹黑了燈。叫他進房來。等他和奴家睡了。婆婆在旁邊睡住。等他弄我一會。奴家只說起來小解。奴家一起來。婆婆輕輕換上床去。他只知道是奴家。婆婆再不要做聲。等他弄完●了。婆婆就起來。依舊●到先眠的床上睡。奴家就扒上床。和他弄了。那時節。婆婆滿身通泰。他又再不知道婆婆名節不失。又絕了生病的●苦。好麼。麻氏道。我守了十二年

的寡。難道今日破了妝。金氏道。婦人家守節。起初還熬得。過了四年。就有此身子不快。到春天一二月間。百花開放。天氣又和暖。弄得人昏昏倦倦。只覺身上冷一陣。熱一陣。腰上紅一陣。腿裡又震一陣。連自家也不曉得。這是思量丈夫的光景。二十多歲。年紀小。血氣旺。夜間容易睡着。也還熬得些。到三四十歲。血枯了。火又容易動。夜裡翻來覆去。沒個思量。就過不得了。夏天洗浴。洗到小肚下。偶然挖着。身打震。蚊蟲鑽。蚤虱咬。再睡不穩。汗流下腿裡。半癢半痛。委實難過。秋天風起。人家夫妻都關了窗兒。坐了吃些酒。談談笑笑。偏自家冷冷清清。孤孤悽悽。促織的聲。敲衣的聲。聽得人心酸起來。只少得一個人兒。樓着睡。到冬天。發難過。日裡坐了對火爐也沒趣。風一陣。雪一陣。冷清就去睡了。棉被裡也冷。外邊又薄。身上又單。脚下又像是冰一般。那得熱。烘烘的樓一個在身上。便是老頭兒也好。前邊兒纔守得幾

繡楊野史

卷八

思無牙泄寶

年後頭還有四五十年。怎麼捱得到老。思想改嫁。體面不好。結交情人。又怕人知道。好不難呢。如今婆婆假裝了奴家。好要子和他弄一夜。等他着實幹得婆婆快活。也強如繡鈴弄癢。也不枉了做人一世。若怕東門生知道。奴家做了這樣人。怎麼說得。若怕阿叔回來曉得。奴家又難對他說。憑他怎麼總不知道。不如等奴家叫他弄一弄看。只怕婆婆後來戀住了他。不肯還奴家哩。麻氏笑道。如今被你哄得我心動。我也顧不得丈夫了。大嫂。我做入三十多歲。從沒得方纔歡進的東西。這樣快活。那裡知道還有千來抽的。我年紀雖未曾老。若只弄一遭。也不怕他受孕了。要便教他來的。時節拔出了。金氏笑道。婆婆。男人穩。全是來的時節。比尋常越加紅脹。塞滿在毯心裡。抽來抽去。真個暈殺哩。婆婆若怕有身。我有當初做女兒時的打胎藥。儘好吃哩。婆婆放心使了。這時節說得麻氏一分火動。笑道。真個又比賽龜頭快活些。我恨當初嫁

錯了老公。白白的誤了我十多年青春了。金氏道。如今快活起。也不遲哩。便把手在麻氏小肚邊搖一陣。只見細鈴在裡面又亂滾起來。弄得麻氏遍身酥癢。忍不住。把脚一動。金氏一時間壓不住。細鈴在外。

一滾。就溜了出來。麻氏道。大嫂。真個快活。方纔溜出的。等我摸摸看。摸着了細鈴。道。圓圓的。怎麼裡面會滾動。金氏道。這是雲南緬甸國出產的。裡頭放了水銀。外面包了金子一層。又燒汗一遍。又包了金子一層。這是七層金子裹的細鈴。●裡面水銀流走。●震得金子亂轉。麻氏笑道。大嫂必定常用他的。金氏道。這畢竟是個死寶。●隨處是活寶哩。又把細鈴擱入麻氏裙裡。這時節。麻氏也就沒止經了。一來火動。一來要爽利。任憑金氏摸他的。他也不來扯開金氏的手。金氏道。婆婆。若不是奴家把賽龜頭暗地裡塞進去。一世不得。●你受用了。弄了。●回。人又明了。大家扒起來。一邊叫賽紅搬早飯來吃。●一邊叫阿秀伏侍麻氏梳

頭完了。麻氏只管嘻嘻的笑。正是。

慾火勝勝難禁遏。

幾亡名節要操持。

金氏徑走到冷靜房裡。對東門生道。你深夜間把養紅射得快活。我倒費了力氣。替你取置哩。如今有十分像了。好事。只在今夜裡。東門生道。心肝。你怎麼計較。金氏道。且慢慢。對你說。只是今日夜裡。兩更鼓的時節。燈吹黑了。我叫養紅請郎相公進房來。你就要進房來。上床做我弄。我若要起來撒尿。你就要放我起來。我換大里的娘上來。你也不消做聲。只是着實弄。等他來了。要動身。你便放他起來。那時我又換上床來睡。歇。你就起身。出了房門。到這冷靜房內睡了。這樣做事。萬分極妙。東門生道。多謝心肝。我。依你。我方纔吃了固精壯陽丸。一百多粒。今晚包不腳出。金氏道。好倒好。只是你常常和我戲的時節。怎麼不吃些。兒。東門生道。方纔特特尋來的。金氏道。也罷了。轉身走到

房裡對麻氏道。今晚那話兒約他來。麻氏道。這個事做便是這樣做。就是杭蘇人做買賣一般。金氏道。怎麼。麻氏道。這不是調得好包兒。金氏在房裡笑話了半日。就把東門外許多春意圖兒發出來擺了看。麻氏看完一張道。這樣要子。倒也有趣。金氏道。今晚他來。待你椿椿做過。到好。婆婆要依我昨夜的話。包婆婆快活。還要謝我哩。麻氏道。依你依你。只怕做出醜名頭來。金氏道。包婆婆不妨看看。午又過了。又吃些晚點心。却見阿秀張燈。又見賽紅搬飯來了。金氏問道。昨日賽紅頭。婆婆收好麼。麻氏笑道。借用用。肯麼。金氏笑道。只怕硬攪弄了。這個東西也不稀罕了。兩人笑了一陣。只見金氏先出房門外。輕輕分付賽紅道。我二史叫請郎相公。你可請家上公進房來便是了。金氏回身對麻氏道。我的表兄方纔來了。二史鼓奴家叫他進自家房裡來。婆婆可過我房裡。旁邊眠床上睡了。等奴家走起撒尿時節。婆婆扒上我。

床裡睡。這可是神妙法兒。定不像掩了耳朵吃栗子的。麻氏笑了點頭道。只是羞殺人。金氏道。說那裡話。奴家原不是端正的。婆婆不曾有些兒破綻。●今夜要點兒弄一弄。除了奴家。那個知道。便是兩個丫頭也。只知奴家和他幹事。這正叫做瞞了兩頭打中間。却不是將錯就錯。麻氏笑道。被你弄得我心浮了。如今便憑●了你罷。夜飯吃過。金氏拉了麻氏過自己房裡來。打發跟麻氏的丫頭小嬌。仍舊在麻氏房裡去睡了。阿秀●整備了兩張床的鋪蓋。金氏請麻氏睡了。麻氏道。大嫂請上邊床卜睡。金氏也不推辭。兩人只●是笑。各自上床睡了。麻氏在床上翻來●覆去。那睡得●着。只見外邊人靜。看看進樓上打了●鼓。金氏叫道。賽紅。可請鄺相公來。賽紅早已會意。把燈●一口吹滅。到冷靜房裡請了東門生。走到房門口。麻氏就聽見了。一頭跳起。坐在床上聽。只見他大踏步到上面床前。金氏故意做輕聲道。一向他在家裡。沒有工夫

會你。真個想殺了我。金氏說了一回。東門生再不做聲。只見床上擊擊
曼曼。弄起來了。金氏口裡只管道。心肝。射得我快活。麻氏在旁邊木上
聽了。怎麼忍得。驀水流了許多。只得把繡鈴撒進去了。一回。只聽得金
氏。發裝起嬌聲來。道。鑽得我快活。麻氏這時。節火動得緊。咬了手
指。也還忍不過。心裡道。他只管自家快活。就忘記了撒尿。我怎麼再忍
得。一刻呢。起把床榜上敲了一聲。聽得金氏道。心肝。且慢些弄。我要
起來撒尿。麻氏聽了。急忙走下床來。金氏早已走下床。在馬桶裡
撒尿。撒完了。來扯麻氏的手。麻氏就赤條條上床來。金氏走到旁邊
床上睡了。正是。

巧計詐換無人既。(見)

怎奈東門早已知。

畢免(竟)麻氏與東門生如何取樂。且看下卷分解。

繡榻野史

卷六

思無邪淫

批評

寫婦守節全在清心立志。若經挑撥，使易搖動。金氏巧計，誘服一試。

致使喪名「節」，未必非大里之報應也。

六卷終

校記

①「惹原作「息」，據繡榻堂本改。

②「把「原作「人」，據繡榻堂本改。

③「仰原作「他」，據繡榻堂本改。

④「自」字原無，據程德堂本加。

⑤「據」原作「梓」，據程德堂本改。

⑥「夾住」原作「矣住」，據程德堂本改。

⑦「氏」字原無，據程德堂本加。下文或同，不贅。

⑧「笑」原作「大」，據程德堂本改。

⑨「這」原作「之」，據程德堂本改。

⑩「個」原作「余」，據程德堂本改。

⑪「」字原無，據程德堂本加。

⑫「把」原作「加」，「腰」原作「膊」，據程德堂本改。

⑬「村」原作「羽」，據程德堂本改。

⑭「裡」字原無，據程德堂本加。

⑮「八」原作「火」，據程德堂本改。

繡楊野史

卷六

思無牙涸簪

●「門」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及下文加。

●「說」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硬」原作「便」，據種德堂本改。

●「推」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手」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着」原作「在」，據種德堂本改。

●「差」原作「產」，據種德堂本改。

●「無」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趙」原作「巷」，據種德堂本改。

●「水」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來的」原作「的來」，據種德堂本改。

●「在」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完」原作「穿」，據程德全本改。

●「舊」字原無，據程德全本加。

●「的」字原無，據程德全本加。

●「和緩」原作「時」字，據程德全本加改。

●「思」原作「爾」，據程德全本改。

●「清清」原作「濟濟」，據程德全本改。

●「執」原作「執」，據程德全本改。

●「的」下等「」，據程德全本改。

●「時」字原無，據程德全本加。

●「外」字原無，據程德全本加。

●「鈴」原作「銀」，據程德全本改。

●「國」、「流」字原無，據程德全本加。

●「乳」字原無，「泌」原作「模」，據種德堂本改。

●「事」原作「似」，據種德堂本改。

●「慢慢」原作「慢慢氏」，據種德堂本改。

●「被」原作「了」，據種德堂本及下文改。

●「陽」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意」原作「竟」，據種德堂本改。

●「硬」原作「了」，原作「頭」，據種德堂本改。

●「郎」原作「郎」，據種德堂本改。

●「我」原作「來」，據種德堂本改。

●「上」原作「奴」，據種德堂本改。

●「姦」原作「姦」，據種德堂本改。

●「等」原作「羞」，據種德堂本改。

●「珂秀」原作「何丞」，據種德堂本改。

●「只」原作「巳」，據種德堂本改。

●「來」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得」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快」原作「伏」，據種德堂本改。

●「」，「原作」，「」，據種德堂本改。

●「麻」原作「床」，據種德堂本改。

●「馬」原作「赤」，據種德堂本改。

●「赤條條」原作「赤粗條」，據種德堂本改。

繡榻野史卷之七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風流自在。還了生何花相債。如此奇謀。雲雲雨雨得自由。
略施巧計。能使嬌居來失節。笑滿恩情。兩個畫堂春自生。

調曰減字木蘭花

却說麻氏剛扒上床。東門生心曉得是麻氏。就把腿向腿縫裡亂搗。麻氏流水把雙腳翹起拍開。東門生把毯挿進去。麻氏再不做聲。東門生壓在肚皮上親一口。嚙。托舌頭伸過麻氏嘴裡。麻氏只得含了。又把舌尖只管把麻氏舌根拱一拱。麻氏也只得把舌尖伸過東門生口裡來。東門生一口吮住。只不肯放。就狠命抽了一百餘抽。只見麻氏快

活爽利。是從不曾得這等着實。便把東門生緊緊夾住了。雙腳緊緊鉤住在東門生背脊上。東門生知道他騷發。越咂得他口頭叮叮嘴響。金氏聽了。心裡道。他倒好受用哩。只是被我捉弄得有趣。東門生興發亂抽。眠床搖得擊擊憂憂。麻氏再忍不住。只得叫道。噯呀噯呀。東門生提起雙腳。狠命墩他。約莫有四五百抽。麻氏騷水彪彪流出。却忍不住說道。快活。快活。酸殺人了。東門生早已要來。只行故意不動。提一口氣。忍住了。越。麻氏越裡攪得緊。只管搖來搖去。擠一陣夾一陣。道。我的肉。怎麼不動。東門生又墩了五六十墩。麻氏忍不住叫。道。心肝勾。我死也甘心的。東門生見他騷得緊了。心裡道。如今使知道是我。他也不管了。因問麻氏道。快活麼。麻氏騷興大發。那裡來聽他聲音。便道。真快活。哥哥罵他進此。東門生故意拔出。只把龜仔往門擦擦。麻氏發癢得難熬。竟忘記了自家是寡婦。便把自己屁股只管撮起向

上。東門生把毯略提一提。麻氏又把毯翕上來。不肯離了毯頭。東門生就盡根抽了。百多抽。麻氏咬得牙根憂憂響。東門生知他快活。又把毯橫寫一陣。亂搖一陣。麻氏叫道。快活殺了。我親親的爹。我的乖乖的兒子。金氏聽了。只管好笑。連忙忍住了。東門生抽一回。又歇一歇。因此毯還不來。若在金氏手。鎖了一回。定來了。幸喜麻氏不曉得鎖。滑滑濕濕壁壁。直把兩隻腳豎起。憑東門生亂墩。墩得麻氏忍得不住。叫道。我死了。不要償命。東門生又啞麻氏舌頭。一邊攪舌頭底下的甜津吃。麻氏忙把裡口唾捲送過東門生吃。東門生吃了。氣又抽了。二百多抽。麻氏就咬牙暈去。東門生又抽一陣。只見席上像醃醃的東西。流了許多。東門生的毯子有些漸得痛了。把一條汗巾抹了。又擦乾了。毯頭放進去。毯裡只是水來。再不見住。東門生心裡道。這騷毯。虧他守了十多年寡。只見麻氏道。這一陣快活。就像耳內把消息銑的一般。

我受了親爹厚情。我怎忍得瞞了你。我如今只得直說了。我不是姚大嫂。是趙大里的娘。麻氏大嫂昨夜說你會弄。便等我替他來。弄一弄。怎知道果然抽得這樣長久。又擦得這樣來的。我廉恥顧不得了。又道。
「道」我。時情興被。你射得我快活。你只不可向人說道。壞我的名頭。●東門生一邊捧一邊道。原來是你。我。時間錯幹了。就要拔出。麻氏抱住道。我既被。你弄了半夜。還有甚麼過意不去。一發弄來了纔好。金氏在旁邊床上叫道。婆婆說出本相來了。我也不消躲過。婆婆也。不要走起了。就跑過上面床裡來。●麻氏道。大嫂如今顧不得羞了。我被你哄得快活了。金氏道。正好。東門生因金氏走過來。把麻氏着實抽送。金氏抱了麻氏。親一口嘴道。婆婆好麼。麻氏道。真是世間極快活的事了。我也不諱這樣好爽利。就把舌尖伸出。金氏啞了一回道。我替他啞舌頭哩。東門生對金氏道。你不要在這裡攪。等我戲完了他。

又戲你。●麻氏道。正是。只見麻氏把兩手扳住東門生的腰。把兩腳高高擡起。在東門生肩上来。東門生就跪了起來。挺了腰。穩上套了鵝毛簞兒。着實墩了一百多墩。麻氏只管叫道。爽利。爽利。金氏道。婆婆吃力了。你來了罷。麻氏道。我倒不吃力。只是我要他和你弄呢。東門生道。你如今這等知趣。一向怎麼熬了。麻氏道。不瞞你說。我一向毯裡酸癢。只好把手去挖。怎麼比得你弄呢。金氏道。且不要閒話。儘着弄婆婆便了。東門生興發。氣抽了四五百●抽。金氏也火動。把手去摸東門生毯子。笑道。這兩個鵝卵石。打得黃門都痛了。麻氏也不答應。把毯亂顛亂動。倒迭起來。東門生又抽了二百多道。要來了。金氏道。正好。麻氏道。我夠了。你來了罷。●見東門生又狠命的。橐橐響。急抽一陣。約有一百多。又着實盡根往毯裡亂墩亂研。麻氏也快活得緊。大聲叫道。我的心肝肉兒。我真個要癢殺了。金氏道。輕叫此。東門生忍不住。就一擡兩擡。來在

麻氏毯裡。麻氏把腳放下。緊緊抱住東門生在身上。東門生道。可好麼。我有本事麼。麻氏道。我丈夫從不曾到十扣。怎知道今夜裡有這樣快活。我一日不死。一日在這裡。怎麼捨得心肝肉兒呢。我年紀是三。十歲了。模樣還不老。情願嫁與你罷。只不知你年紀多少。家中有老婆麼。東門生道。我今年也是三十了。言●已定。我決要你做老婆。金氏笑道。丟我在那裡呢。麻氏還不知是東門生。便道。我嫁了他。許你來望我的時節。和他偷偷罷了。我如今明白對兒子說。娘守不過要嫁了。那時你來聘娶我。却不是好。東門生道。多感你的厚情。只怕你日裡不認得我。金氏道。認便認得。只怕認得的時節。倒不肯嫁哩。麻氏道。怎麼這樣說。等我擦乾淨了。和你走起點了燈。白話一回兒也好。金氏道。不消動。你兩個抱住睡了。我叫阿秀點燈來。阿秀正因聽了射毯。醒了。再睡不着。便走起吹火。東門生只管和麻氏親嘴。把軟毯在毯裡還揉兩揉。

金氏道。你會打個連珠麼。東門生道。我會我會。揉了一陣。龜兒也漸漸硬了。麻氏道。我真個是餓老鷹。再不見肚飽呢。只是當面偏肯。我今夜憑我的丈夫罷了。正說話間。却好阿秀點了燈來。揭開帳子。照。麻氏見是東門生。羞得臉紅。只得笑起來。我被大嫂騙了。金氏道。何妨哩。你怎麼要等點燈來。方纔知道是我丈夫。你兩個叮叮咚咚說了幾時話。還聽不出聲音麼。麻氏道。快活的時節。那裡辨得這許多。東門生道。方才你說是我的老婆了。再不要論甚麼的。又抽了一陣。麻氏道。被你兩個用心機。壞了我的名節。罷罷。我如今。憑你弄了。不知爲甚麼你起了這一點心。東門生道。是你模樣好。麻氏道。決不是。你實對我說罷。金氏道。你的兒子曾來和我睡。用要藥把奴家弄了一日一夜。我都說（腫）了。奴家恨他。因此騙了你來。等他戲還哩。麻氏笑道。呀呵。這個畜生。原來倒有這等本事。真倒強爺勝祖。只是累了老娘。姚家

的老婆等我兒子弄。趙家的娘又等你丈夫弄。一般醜事。大家說不得了。正所謂。

我不淫人妻。

人不淫我婦。

我方好人妻。

人反好我母。

東門生這時節。也有些軟了。便拔出來擦乾。金氏道。大家頭兒睡罷。三人共個枕頭兒睡。正是。

一男二女多歡樂。

却似當年春意圖。

以後朝朝夜夜。東門生把麻氏弄一陣。又換過金氏弄一陣。十分快活。却也費力支持。那麻氏騷。發起來。心裡倒嫌金氏來分他受用。金氏見自家老公和麻氏合了。心裡也是不甘的。東門生整日弄這兩個歪貨。却也有些不耐煩。心裡道。養紅的毯。纏了大里。盜過一發。做出我龜頭小了。我便偷他。沒一些兒巴臂。阿秀這丫頭。我倒十分中意。耐耐大

里又把他●黃花開了。我心裡又愛他。又恨他也只索罷了。只有跟麻氏來的這個小嬌。人物兒生得儘好。畢竟●等大里弄開。我倒不如先偷了他。也當一嘗新。丟了爛豬肉。換些燕窩●菜吃。却不可口麼。只是麻氏照管這小嬌得緊。恐怕我和他弄了。就分了戲●他的精神。這怎麼好。我有個道理。只不使麻氏曉得便了。正是。

得龐望蜀心無厭。

素一樓新興自住。

却說那小嬌年方十四歲。身材儘長大了。模樣兒粧得嬌嬌娜娜。又

向聽得東門生和他家主婆弄得整夜響。又看見東門生常常出了毯。

要金氏和麻氏捏弄。當吹簫一般耍子。心也有些癢了。又常常問●那

賽紅阿秀。相公和娘做甚麼。只聽得口裡叫快活。●非兩個又細細教

了他。發有此兒發騷。只是怕麻氏打。不敢走近東門生身邊來。一日

早起。東門生還睡在床上。要尿瓶。小嬌往外頭揭了來。東門生樓住。親

繡榻野史

卷七

思無邪淫寶

了一個嘴。小嬌笑了一聲。正好麻氏和金氏在窗下梳頭閒話。不曾聽見。少停。兩個一同拽了手。往房外閒走。●東門生方洗面。叫小嬌扯袖。就往小嬌懷裡摸摸。覺得鐵實。却又圓占占的。着實一捏。小嬌亂叫起來。阿秀連忙來問。東門生道。我踏了他的腳。也遮過了。只見金氏和麻氏。扯東門生到小軒兒裡。吃了早飯。自家坐在東門生腳膝上。單裙掀起。把東門生襠套在自家毯裡。揉了一回。麻氏又把毯拍開。要東門生摸。東門生摸那毯毛兒。只見騷水流出來。好嬉兒把手接着。流了一手。麻氏定要東門生吃。東門生只得愁着眉吃了。大家興發。又轉到房裡。弄了半日。東門生因空心吃了蛤蚧丸。因此毯再不來。金氏見麻氏不肯讓他。就催他吃午飯。東門生巴不得歇。就扒起來。三個並坐了。說笑話兒。酒到。東門生道。一向三人吃悶酒。今日要開懷吃一個大醉。便行起一個急口令來。金氏道。憑你。麻氏道。也好。東門生先吃一杯。說令酒。

道。

芭蕉蕉芭。有葉無花。一經霜打。好像南塘部洲大明園浙江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錢塘縣西湖邊藕花居靜寺裡

西廊下一直進去黑亮芭裡面老和尚一領的破袈裟。

金氏道。說不來。東門生道。許你三口氣道。麻氏道。那記得這許多字樣。東門生又說了幾遍。金氏道。我會了。只見說●起就差。一連說了十來遍。罰了十來杯酒。麻氏錯了兩●句。罰了兩半杯。金氏道。我也有個好令兒。先唱歌後說急口令的。東門生道。你說。金氏吃了一盃酒。●道。

月子彎彎照九州。也有幾人歡樂幾人愁。也有幾人高高樓

上飲好酒。也有幾人挑擔上他州。樓下吊子個牛。樓上放子

個油。樓下牛拽倒子個樓。打翻子個油。壓殺子個牛。捉個牛

皮賠子個樓。牛油賠子個油。賣牛個客人哭得兩淚交流。

東門生道。這是我曉得的。一口氣念去。一些兒也不差。只吃完了面前一鍾酒。麻氏念了五六遍。只是記不完全。竟罰了一滿杯。麻氏只得吃了。麻氏道。你們兩個都會行令。難道我倒不會。我也說一個兒。金氏道。憑你說來。麻氏把半鍾酒吃乾了。道。

一個怕風的蜜蜂。一個不怕風的蜜蜂。這個怕風的蜜蜂躲

在牆洞裡。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扯那個怕風的蜜蜂出來。那

怕風的蜜蜂罵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我偏怕風。躲在牆洞

裡。你不怕風。怎麼扯我出來。

東門生道。好。等我念去。也差了兩三個字。罰了兩三鍾。金氏一發差得多。也罰了五六鍾。東門生又謝麻氏的令。要麻氏吃一鍾。麻氏再三推不去。只得吃了。麻氏原是酒量不濟。一時罰吃了這許多。便昏昏大醉了。東門生道。今日做個一家歡。叫賽紅阿秀小嬌過來。我賞你每人二

杯酒。賽紅阿秀也只得吃了。小嬌道：「滴也不會吃。決不肯吃。」東門生道：「便饒你罷。」又來勸。金氏醉了。當不得十分苦勸。又多吃了三四杯。金氏道：「我去睡了。」若坐在這裡。便要吐了。麻氏道：「我醉得慌。頭又疼得緊。怎麼就像●磨轉。也倒身向床上睡去了。」只見賽紅阿秀迷迷糊糊的。也不來收拾杯盤碗碟。一個個倒在地上。小嬌看了。只管笑。東門生心裡道：「我好計也。」一家兒都醉倒。還怕誰哩。一把手摟住了小嬌。來有些醉興。則膽大。三則蛤蚧丸還未過氣。一心要射進小嬌。裡去。小●嬌也有些怕痛。就亂推亂掙。東門生道：「你的家主婆醉倒了。你又少不得定奪。趙官人弄我的。種梗兒小。種頭兒又尖。再不痛的。等我弄過了。省得你後頭一時問難受大租的苦。」小嬌狠命推不開。只得讓東門生抱在旁邊床上。替他脫了裙。將手去挖那種兒。好個受用的東西。東門生興發。將種射進。小嬌也因情頭（寶）初開。淫水流出。花心

又張。毬門又緊。東門生急抽了幾陣。小嬌十分疼痛。東門生洩如注。正是。

初時怕痛還推却。

到此方知滋味甜。

却說東門生正把小嬌取樂。不期賽紅走到床邊。打小嬌大腿上兩三拳。小嬌跳起來道。不好了。嚇得東門生也扒起來道。是誰。賽紅罵道。小狐狸。虧你幹出這樣事。少會兒你家主婆醒來。活活的敲死你呢。小嬌羞得不做聲。東門生道。罷了罷了。看我的面。大家不要嚷了。省得娘醒來。啣氣。連忙扯了賽紅道。等我和事罷。也扯下褲來。賽紅心裡正用得着。也不推他。奈東門生方纔毯來過了。一時間硬不起來。就像當初書房邊索過進房的模樣。着力索弄。略略有些硬。便挺着腰。研了兩研。却也研得進去。賽紅笑道。好東西。怎麼算得和事。東門生只得趁有些硬。慌忙抽起來。倒有些趣兒。小嬌着了裙褲。扶住。●賽紅在床邊上弄。正

好興發。忽然金氏醒來。就看見了東門生和賽紅的樣子。便罵道。野丫頭。這等無禮。東門生連忙丟了賽紅。金氏竟走下床來。揪了賽紅耳朵。打上兩個響風大耳瓜子。道。誰許你這樣大膽。又罵東門生道。呆東西。眼前也當不過。還要尋野食吃哩。麻氏聽得。金氏罵響。也驚醒了。問道。因甚麼。金氏道。我們睡了。他們脫成精哩。麻氏就一懷疑着小嬌有甚麼緣故。使問阿秀道。小嬌和相公頑耍麼。阿秀道。正因小嬌和相公睡。賽紅看見。就奪過來。被娘瞧見了。麻氏大怒道。了不得。這小小姦徒。也思想迷相公。不由分說。竟把小嬌揪了亂打。又打碎桌子上許多碗碟。小嬌也。不敢做聲。東門生陪笑道。我好要子。攔他們。不要計較了。正是。

只因破底風流事

兩下怕爭不肯休。

東門生夜裡又兩下討饒。弄硬了腿。先把麻氏弄一陣。麻氏又連忙

抱什要幹事。東門生只得拔出。又射金氏的毯。剛剛塞進毯頭。麻氏又來爭奪。東門生真個把性命陪他。纔得一家安穩。正是。

若不兩邊來討好。

如何比（彼）此得和平。

畢竟金氏麻氏與東門生趙大里怎生結果。且看下卷便見。

批評

趙大里把賽紅阿秀奸淫。嬌就與東門生幹事。以此易彼。並無半點便宜。

校記

●「趙」原作「趙」，據經緯堂本改。

●「發」原作「法」，據經緯堂本改。

● 暖牙暖時 原作「呀暖呀暖」 某種德堂本改。

① 四「原作」抽」，據種種堂本改。

② 彪彪「原作」髮髮」，據種種堂本改。

③ 叫「原作」耳」，據種種堂本改。

● 離「原作」就」，據種種堂本改。

● 夥「原作」道」，據種種堂本改。

● 壁「原作」通」，據種種堂本改。

● 他來「原作」這」字，據種種堂本加改。

● 被「原作」道」，據種種堂本改。

● 向「原作的」，據種種堂本改。

● 頭「原作」色」，據種種堂本改。

● 「一邊」原作「便」字，據種種堂本加改。

●「被」原作「予」，據種德堂本改。

●「也」原作「有」，據種德堂本改。

●「來」原作「矣」，據種德堂本改。

●「你」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百」原作「有」，據種德堂本改。

●「罷」原作「見」，據種德堂本改。

●「脚」原置「下」字之下，據種德堂本改。

●「可」原作「呵」，據種德堂本改。

●「言」原作「年」，據種德堂本改。

●「甚麼」原作「麼甚」，據種德堂本改。

●「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人」原作「中」，據種德堂本改。

●恨他「原」，「翠色」，據種德堂本改。

●來「下原初」，來「字」，據種德堂本刪。

●祖「原作「死」」，據種德堂本改。

●他「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竟「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哉「高」原作「廠窠」，據種德堂本改。

●戲「字原無」，據種德堂本補。

●問「原作「涼」」，據種德堂本改。

●延「原作「痛」」，據種德堂本改。

●了「原作「子」」，「房」原作「男」，據種德堂本改。

●說「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兩「原作「的」」，據種德堂本改。

繡榻野史

卷上

凡例

思無牙泄寶

①「吃了」，「盪酒」五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②「那怕風的」原作「了不怕的」，據種德堂本改。

③「工序作」，據種德堂本改。

④「勸原作乃」，據種德堂本改。

⑤「像原作樣」，據種德堂本改。

⑥「小」原作「還」，據種德堂本改。

⑦「住」原作「值」，據種德堂本改。

⑧「耽得」原作「被」字，據種德堂本加改。

⑨「多」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⑩「也」原作「道」，據種德堂本改。

⑪「計原作說」，據種德堂本改。

繡榻野史卷之八

李卓吾先生評

醒世主人校閱

詩曰

風雨相兼至。

燕鶯難啞來。

若非春有主。

幾誤落蒼苔。

却說金氏一日對麻氏道。你日日把我丈夫偷去了。便是常得弄弄。怎算得夫一妻。你又多我。我又有些多你。恨不得東門生一個人變了一隻老鷹。有雙丫頭的繩纜好哩。麻氏道。這也不難。我有個絕妙的計策兒在此。因對東門生道。我只大得你三年。大嫂也只大得我兒子三年。據我主意。如今寫個信寄到湖州去。叫我兒子急急回來。我與你

做了一對長久好夫妻。大嫂便與我兒子做了老婆。一家快活過光陰。却不是好。金氏道。我只恨當初弄得我太剋毒了。難道我還等他弄不成。麻氏道。你也不必計較了。你依舊好同東門生弄。只是名頭上配了大里罷。若這個事情不露出來。現成受用。若被人告首了。大家不能個暢快。正所謂。

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

大家忍耐。

方免閒愁。

却說東門生聽了麻氏一番言語。果然寫一封信寄到湖州去。大里見了。不勝歡喜。連忙辭別了館束。收拾行李。晝夜趕回家來。見了東門生與金氏。東門生忙對大里道。你去之後。阿(嫂)日夜將息。大嫂從不曾弄過。如今已經好了。我與你前番弄過以來。自你主(走)後。也姝好幾時不弄了。常言道。胡亂過。自有飯落肚。認了真。冷水沒得吞。今晚你照

舊扒在他身上射毯。我扒在你背上弄屁股。這叫做一團和氣。你道好麼。大里和金氏齊應道。使得使得。在麻氏面前。只說在人家吃酒去了。正是。

自古貪花人所常。

未聞將妻換龍陽。

可惜不過傳神筆。

描畫當年取樂場。

看看日頭落山。東門生別了麻氏。竟到金氏房裡來。只見他收拾衣服。鋪好被褥。賽紅拿一盆熱水放在面前。大里替金氏洗毯。金氏替大里洗屁股。都搜挖得乾乾淨淨。賽紅遞過手巾。大家接來揩了。金氏忙叫賽紅。頓些酒來吃幾杯。纔有些興。賽紅盛一碟熱水泡濕的紫菜。一碟新鮮的海蜷肉。擺在琴桌上。吊了一瓶揚州有名的鄉販細花燒酒。立在旁邊伺候。金氏見這紫菜。嘿聲一笑。大里問道。怎麼好笑。金氏道。這紫菜。晚間你倒用得着。大里道。這個是我小時節做起。做得多了。自然

也不消用得。只是個餘桃。怎麼教得你這樣明白。金氏指着東門生說道。三年前他不在家中。我在門上看看。見兩個頭髮披肩的小官坐在地上。我因他模樣生得好。就像女兒一般的俊俏。開口問他。你們兩個是那裡來的小官。怎麼坐在這裡。他回道。我們是浙江寧波人。進北京去的。我又問他。你這小小年紀。進京去做甚麼。他又說。趁這年紀。進京去做小唱。把屁股去好賺錢哩。就把祖傳的家數。細說了遍。因此曉得明明白白。你前番戲我屁股的時節。我依他用了。果然沒有齷齪帶出。真個絕妙的大里聽說。因對東門生道。你若乾淨。我靠在床沿上。多塞些進去。金氏道。我算你們饒我不過。自家也塞起來。一碗紫菜。剩得沒多。人只得把海蔘肉吃了兩三壺酒。脫了衣服上床。金氏分付賽紅。不要吹滅燈火。金氏把個軟軟枕頭墊在腰下。拍了脚。仰睡在床上。毯裡就有些騷水流出。大里捏了毯便弄。東門生

扒在大里背上。忙叫慢動。就將金氏流滴滑涎。揉在屁股上。把繩直聳進去。大家搖動。大里動。動。東門生也動。動。動了數百動。東門生定氣道。今日我們像個搬西廂了。大里道。怎麼。東門生道。這不是法聰和尚與徒弟疊蓮蓬麼。取笑了一陣。東門生又向金氏道。有趣麼。金氏道。趣倒有。只是壓得重些。東門生道。我在上邊壓。下邊的繩。進繩裡。吏着實。金氏道。我兩個皮肉黏連。偏是你不黏連。便叫大里道。你不要怪。就把東門生攪到頭邊。親一個嘴。啞住舌頭不放。東門生笑道。舌頭倒黏連了。下頭依舊不黏連。金氏道。我有個妙計。不知趙心肝肯否。大里道。你們原是一對兒。我怎不肯。金氏又對大里道。你且把繩拔出來。大甲便抽出了。金氏叫大里在底下。金氏伏在大里身上。將繩套入繩裡。又叫東門生把繩放進金氏屁孔裡。金氏道。姚心肝從不曾射我的屁股。今日等你嘗一嘗。東門生笑道。今日我們又找浣紗記了。大里問

繡榻野史

卷八

思無牙泄寶

道。却怎麼。東門生道。這不是吳王遊姑蘇臺唱的呀。看前遮後擁哩。取笑了一回。只見大里伸了自家指頭。●上塗此儼睡。搽在金氏屁眼邊。弄得滑滑的。却又把東門生的龜放進去。金氏問道。好也不好。東門生道。好便好。只是家伙不大。帶不出洞宮來。又取笑了一回。大家動了回。東門生道。我癢了。要來了。金氏道。鑿鑿。糟糟的所在。又不會受胎。洩在裡頭。●做甚麼。發做我不着。我曾兄古時節春意圖裡。有武太后和張家兄弟。兩人做一個同門及第的故事。你兩個是好兄弟。正好同●科。就學張家兄弟。奉承我做個太后能。便叫大里拔出龜一半。把東門生的龜揪進一半。金氏對大里道。你讓他鬆半節兒地方。等他來在這裡頭。豈不是兩便。若是齊來。都受了胎。一定生個雙生。定然一個姓姚。一個姓趙。我就做了兩家太祖婆了。正是。

懷孕未知男還女。

受胎却是二人●精。

東門生和大里依了金氏。捱捱挨挨。放將●進去。却也有些逼得緊。金氏笑道。自從有毬到如今。●那裡有新老公舊老公。齊受用的。便是張家兄弟。也只是愛惜他的官哩。怎如得眞眞親老公兩個。齊弄進。眞是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便是。

中篝遺羞不可說。

淫書垂戒到如今。

一個又動了一回。磨了一回。東門生和大里都癢起來。越都要來了。都着實一發。金氏騷癢難當。道。我要丟了。尾毬骨上癢了兩陣。只差得寫兩篇兒。着實一發。洞的一聲。金氏毯眼上骨頭兩邊迸開。金氏道。不好了。兩片門都大開了。東門生和大里毯●正大洩。只得抽出此兒。只見陰精和些鮮血。夾了兩個的陽精。直衝出前門後門中間夾道兒。就像糊鉢和爛粥鍋潑翻了的。人身上滑做一團。濕做一塊。東門生和大里也驚起來道。甚麼顏色。是這樣的。就笑得肚腸吊了。金氏忍住了。

跟淚。只得笑道。我今日只當生個兒子一般疼。明日有了雙生就罷了。若是沒有。你兩個好好都做兒子。叫我做親娘。大家又笑了一回。金氏道。等我將息將息。●毯裡傷了。就輕輕拭了毯血。兩個都扒開。並頭睡了。金氏紅腫疼痛。只得咬定牙根。自放而已。正是。

貪淫不顧身生死。

興盡悲來自古聞。

却說麻氏見東門生不回來。開了門兒等他。忽然聽得笑響。忙叫小嬌去大里房中看看來。小嬌看了。回話道。官人在那裡和金嫂子頑耍呢。麻氏聽了這句。也沒工夫問大里也在裡頭麼。上身穿了一領青紗。找●粗單褂。下身只着件湖羅裙兒。徑跑大里房內來。罵道。這樣時候。還在這裡做甚麼。又罵金氏道。沒廉恥的東西。有了一個。還要一個。金氏忿不過這句話。便應聲道。老不知羞。虧你說得出。這又不是你結髮的老公。還要爭哩。麻氏就氣得哭起來。罵道。小妖精。歪辣貨。就是這樣。

無狀了。把東門生揪了亂打。道：「狗亡八，你等他罵我麼？」東門生再不敢做聲。任憑麻氏一陣興打。麻氏又啣天大哭起來。道：「狠心亡八，叫舊老婆罵我麼？」大里恐怕聲響，只得勸道：「娘使罷了。我家事幹，原沒有清頭。若被人曉得了，大家沒趣。」東門生道：「你打也打得夠了，不要氣了。」就用手扯了麻氏過自家身邊來。麻氏只是啼哭回家來。東門生只得又弄硬了種討饒。他心內只是不歡喜。正是：

妻妾同床猶吃醋。

何況苟合不端人。

清早起來，金氏也有些沒意思。就同大里到麻氏床邊來討饒。說道：「是媳婦衝撞婆婆了。」任憑婆婆怎麼樣打罷了。麻氏方纔有些笑面。誰知那鄰舍人家都有些曉得了。說：「清平世界有這等異事。」正逢學院出巡到揚州地方，便有一學霸要出首姚同心趙大里二人行止有虧。正是。

繡榻野史

卷八

是無牙淮寶

帳中捉風人皆曉

皮鼓包購總有穿

趙大里慌了。就與麻氏金氏商量。約了東門生。挈家兒逃走。到業堆山裡住了。山裡頭起了六七間小屋。漸漸快活過日子。麻氏早有了三個月身孕。後來同東門生快活了二年。倒生了兩個兒了。因不曾滿月的時節。和東門生日夜弄弄。冒了風寒。染病沈重。竟嗚呼死了。後人有詩嘆曰。

一朝失節愛風流。

半世身亡赴冥幽。

魂魄不能重聚首。

鬼門牆上恨悠悠。

金氏因騷得緊。弄得了宮不收。再沒有兒了。漸漸成了怯弱的病疔。整日要大里弄。夜裡又常常夢見鬼和他交感。年紀到了廿四歲。畢竟因骨髓流乾。成了。個色癆病。竟嗚呼死了。正是。

陽間缺了風流婿。

陰府新添淫婦魂。

後人亦有詩嘆曰。

貌美資浮一女娘。

故令勾引小官郎。

若非歡樂無休歇。

焉得夫妻不久長。

那裏紅阿秀都嫁了個丈夫。誰知又是好色之徒。終日嫖妓宿娼。才得就如乞○丐。殺○無計可思。(施)竟打(將)賽花阿秀。轉賣做小娘了。正是。

主母不端身早喪。

丫頭又復入言樓。

後人有詞一首。勸人莫去奸淫婦女。詞曰。

紅粉佳人已誘切莫與他爲偶。轉眼不多時。惟見骸枯骨朽。

知否知否。休去尋花問柳。

右調如夢令

却說麻氏金氏已死。賽紅阿秀已賣。只有小嬌領着麻氏的兒子。在山

繡榻野史

卷八

是無才泄寶

裡冷冷清清得緊。大里日夜夢見金氏來纏。心中十分驚怕。和東門生商量道。只管在這裡住。甚是冷靜。不如往別處寄籍科舉倒好。東門生道。也說得是。就起身同去北京。早有那些鄉人把他兩個事情都傳遍了。人都道。這兩個也不是人。是活禽獸。沒人肯見他。只得起身回來。到德州地方。大里遇了疫氣。忽然死了。正是。

會花不滿二十歲

頃刻身歸地府間

後人亦有詩嘆曰。

龍驤子弟堪誇

竟把臂尖換女娃

遍尋春方圖久戰

誰知却是眼前花

東門生哭得昏天黑地。道。我的好兄弟又死了。老婆又死了。真個是人離家破了。只得把大甲燒化了。收了骨頭回來。東門生對了小姪。整日愁苦。再沒心去射弄。正是。

昔日如同醉夢中。

此時想起心悲苦。

一日午間。因沒情緒。在桌上打盹。忽夢見一個母豬。又一個公驢子。

個母驢子。跑到面前來。東門生驚問道。是誰。母豬就作人一般說話道。

我就是麻氏。那母驢子也說道。我就是金氏。公驢子道。我就是大里。東

門生道。你們怎麼都到這裡來。那母豬說道。我只因生前與你幹了這

樣事情。死後到陰司。關土怪我失了節。又生了兒子。罰我做一隻母豬。

等我常常生產得苦。母驢子又說道。我生前原不該結識私情。閻王怪

我歡喜與別人弄。又喜野老公。又道大里專把春藥搽種。不顧別人生

死。太刻毒了人的老婆。因此罰我二人變做兩個驢子。那母驢子是極

要弄的。只是不能夠弄。公驢子龜又大。只是一世再不能夠同母驢子

弄。公驢子又說道。好苦好苦。只好在路上趕來趕去。再不能得像活的

時節。快快活〔活〕的了。今日因我的娘還思想你。特特的同來托夢

哩。東門生又驚又哭。問道。你一個都罰做母豬驢子。但不知我怎麼樣了。你可曉得麼。公驢子又道。前日陰司裡問這樁官司。道。你容縱老婆養漢偷人。要罰做一個烏龜。我替你狠命爭起來。道。都是我們三個不是。不要連累了他。我的骨頭也多謝他收回了。這就是極大的陰陽了。判官查簿。只見收骨屍的事果然是真的。閻王道。你們一個都是吃着他的。還不曾報答他。後頭要把這隻母豬等你殺來吃。我們兩個驢子要等你騎。方算報得完哩。只見一陣冷風過去。早不見了三個畜生模樣。東門生大叫一聲。驚醒轉來。原是一場大夢。正是。

陰司判斷無私曲。

報應昭昭在眼前。

東門生又嘆又苦道。報應的道理。果然是有的。若只管冤報冤。恣報恩。起來。那裡有結煞的日子。就一個悄悄到舊家裡來。收拾些細軟東西。又取了銀子。來到即空寺裡。請了幾位有道行的禪師。懺悔了一個

的罪過。又揀了一個小人家的清秀兒郎把小嬌嫁了。又把兩個兒父付他收養了。那小嬌的丈夫安分經紀。又勤又便。倒也好過。正是。

萬貫家財容易敗。

一八勤儉振家聲。

却說東門生因夢中見此業報。後悔當初原不該去弄小官。倒把妻房讓他奸宿。自家又去好淫他的娘。致有今番苦楚。因此自家再不騎驢。又戒了不吃豬肉。正是。

從前做過事。

目下一齊來。

及早回心轉。

已經成禍胎。

日。麻氏大里金氏又來托夢道。多承你懺悔。我們罪輕了。不久又好托人身了。東門生心裡也歡喜。只恨自己罪孽深重之極。竟剃了頭髮。着了袈裟。出了家。到即空寺裡去做一個新參徒弟。法名叫做西門。人叫他做西門。整日看此經卷。吃此素齋。過日。又在寺裡空園結一個

小小庵兒。上面釘了一個匾。寫四個人字。摩登羅刹。這四個字。出在佛經。人見的。方纔曉得。東門生明了心。見了性。方是真正結果。後人有詞嘆曰。

姚趙二人不正。麻金一對尤一。賽江阿秀各分離。留得小嬌

到底。業境變成驛路。狂徒洞却夫妻。拋家寄子證苦

提討個回頭滋味。

東門生常把自家事勸世間的人。要人都學好。因此上好事的依了他的話兒做了。一本通俗小傳。個個人看了。也有笑的。也有罵的。憑他罷了。這是一箇小傳兒住。頭占方束曰。善哉。東門生之以悔終也。不然。與彼二人何異也。或曰。麻金趙固畜道也。而傳之者。不免口舌之報。則奈何。方束曰。其事非誣。其人則托。警世戒俗。何關罪惡。

批評

東門生亦畜類也。不過因其收骨事，遂免落劫太上口。禍福無門，爲（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信然。

繡榻野史全傳終

校記

● 底「原作一應」，據種德堂本改。

● 在「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 「賺」原作「難」，據種德堂本改。

繡榻野史

卷八

思無邪集

●「把」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整」原作「情」，據種德堂本改。

●「羅」原作「草」，據種德堂本改。

●「有」原作「你」，據種德堂本改。

●「頭」原作「摸」，據種德堂本改。

●「塞塞」原作「這這」，據種德堂本改。

●「頭」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人」原作「人」，據文義改。

●「放將」二字原無，據種德堂本加。

●「從」原作「長」，「往」原作「準」，據種德堂本改。

●「鴛」原作「成」，據種德堂本改。

●「皂」字原無，據龍德堂本加。

●「找」原作「秀」，據龍德堂本改。

●「只是」原作「憶憶」，據龍德堂本校入。

●「乞」原作「上」，據龍德堂本改。

●「身」字原無，據龍德堂本加。

●「州」原作「出」，據龍德堂本改。

●「恩下原句報恩」字，據龍德堂本刪。

●「底」下原衍「頭」字，據龍德堂本刪。

●「的人」原作「下的」，據龍德堂本改。

●「住」字原無，據龍德堂本加。

思無邪滙寶 ①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附錄

「明・《花營錦陣》」

花營錦陣

武林養浩齋繡梓

心

好色也



此有人

馬身方

家俗不曰堅乎

求之所欲

一馬而為接其

家子然之狀

一馬而為接其

性之謂道也

婦乃其性也

能一馬而為接其

也欲求之也

矣哉憤

一乃心 歲而斗雲

相倍於子之壽

一乃心 歲而斗雲

云則坐立

一乃心 歲而斗雲

者皆在

一乃心 歲而斗雲

示之

一乃心 歲而斗雲

以爲約

一乃心

一乃心 歲而斗雲

一乃心

一乃心 歲而斗雲

治

一乃心 歲而斗雲



如夢令

一夜雨狂。雲闌濃興不
知宵永。露滴牡丹心骨
碎。卽酥鐸。難動情重情
重都。白華胥一夢。

桃源主人



夜行船

眠花臥柳，情如你一般。
酥胸不覺，羞羞羞，羞羞羞。
漸偏嬌，款款嬌，款款嬌。
郎，莫便道空位。
風月再章。



望海潮

車馬得園芳情歡倦受人
別是風光與穎與倒白
春分山窗中滋味深長
低首望孤陽任浮沉一似
浪動帆張眼多疑化魂驚
難與一丹商量

秦樓客



翰林風

唐上六盈集滿車雅富年少
潤光瑕為棉蓄薇影色猶醺
未試析凌危花雪似金羞半
推脫不比尋常浪風月回頭
低喚快些兒丁寧休與他人
說

南園學士



法曲獻仙音

花前雕欄喜生香院樂奏九
成暗倦口品洞簫千聲花鏡
不與鳳笙韻管細吹輕點
春風情無限暗無限畢竟是
兩傷重中怎瘡得兩人飢飽渴
念鷄子撲翻身方過了一天心
願

探春詞



鵲踏枝

牡丹亭榭香霧旦羅難攀
小兒得來底窈窕步雲梯
輕是玉僧敲法鼓輕是款
款情無限云紅軟輕搖同
庭院無處不曉紅燈亂一時
如何細細敲

萬春王



古人捧露盤

日和長風正暖好相親解屋
索試展芳情雲邊新捧一
枝輕攬牡丹陰牡丹香露滑
滴濕透花綢半是推車上塵
多是松栢盤根兩相看滿目綠
腰肢勝動錦屏花更教軟頰
遠教娛漸入佳境不願上春心

風流司馬



鳳樓暮

春展百花叢魚水紅圓兩情
濃荔枝綉履鳳頭紅雙
堅當火中別玉梅守懷佳一
竅暗相通好一似梳杆趁
風鳥宿池島僧敲月下道人
衣撞金鐘汗透紅綢未已靈
臉漸張慵遠銀滋味肯放
忘
忘
忘



風中柳

綠柳陰濃掩映桃
卷人西景
芳妍在懷撩亂軟搖
霍
玉把妝柯倚面柳枝
搖柳
腰輕顫
喘經嬌
聲怯
不離耳畔更誰著
黃鸝聲
喚春柳爭春好風
吹却
願沒箇真閑人
倦

掌書儒



一翦梅

共言庭院晚。曉風涼。好乘餘興別。追風父斜。柳絮投瓶。口滑輕搖。蓮足撥牽。長顛。寫何風。不尋常。一程風情。兩番自由忙。箇中誰更著。殷勤。不是情郎。却是情娘。

煙波釣叟



探春令

春寒如海無山泥趁
和天氣展芳烟試探
心似倦蝶翩跹睡
斜
韓玉奴僅以爲劣
心如醉爲情氣濕透
帕上不是相思淚

柳芳主人



解連環

狂郎去過喚佳人
偶臥隔山
取火摩肩乳震手
以前攀
把處還把一枝斜
度柳腮
轉貼吮朱唇亂曳青
股好似
玉連環到富字連誰能
解破

醉月主人



浪淘沙

輕解薄羅裳，共試蘭湯。
雙雙戲水鴛鴦，水底輕霞
聲，不斷浪暖桃香。喜與
太顛相顧，幾搖紅翠蓮霞。
斜映波光，最是消魂時候
也。霞濕花房。

五洲仙客



倒懸蓮

白殿多情尋常上郎身
傾倒玉腕枕郎肩挑腮櫻口
歛相連顛奪顛顛奪顛
搖曳衆心不倦倒溜清泉水
一線好箇抑腰束三眠三起不
知休羞羞羞羞羞羞羞羞羞

留客客



鵲橋

仙

玉股齊舒纖腰半展兩人意
眼紅無柰時借角小了繫魂
香趁絲山枕 靈犀緊
轉牡丹金吐蝶惆悵撐波不定
恰如烏鵲去填橋渡生女兩情
相罄

玉樓人



眼兒媚

軟綃鋪綉倚玉嬌玉股
倩郎挑金蓮纖約牡丹
膩一着理滑微瞬秋波
嬌不語此景倩誰描難描
只羞雲鬢翠解桃顰紅

潮

楊花人



挽綠韁

喜遙見國於寂寥肯細
饒學駢什馬騁最都
白飄搖汗挹紅珠顛危
墜春已解但同卷內兩
疎灑平燕
方冬司馬



醉扶歸

乳燕穿窬飛去盡
永攬兩人情
頭畧解
綉紅裙
相隨夢
鳥禽
風摺羅衣翻不定
看短行
夢魂出力
久相扶
在
情向者無

使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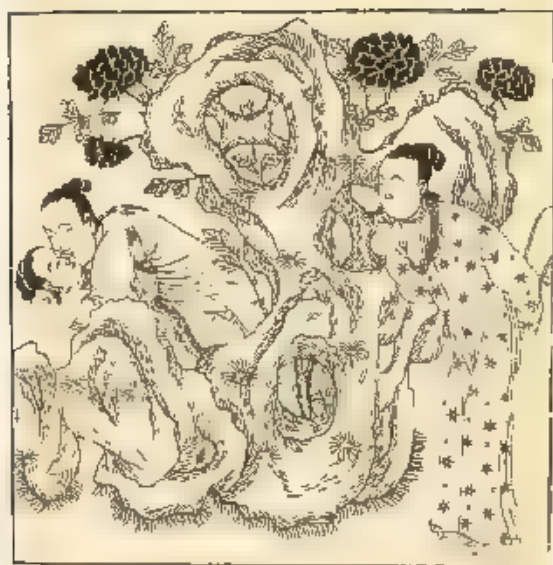


後庭宴

半榻清風一庭明月書齋
多會情難說美人元自更
多情夢似箇翰林風月回
頭一嘆廿春却勝酥胸緊
貼尤重滯雨聽嬌聲輕酥
跡竹影蕭蕭挂花香拂

醉

仙



巫山一段雲

柳弱不勝春。花瘦禁風。
雨多索盡絳。無歡狂後。
箇遮蘭露。惱殺惜窺。
人相與。饒情趣。假山貌似。
隔巫山。心齊難採。位。

遠生



撲蝴蝶

錦屏春煖暮狂郎留戀
床斜倚長窗暈霞綉
俠
波踏碎心香
拚取當時
浪煖穿楊枝
昔展紅心
顯直任他破的
費軍中人
倦一來一往
許多回
鏖戰
馬蹄蹀躞
東西
深處
翻翻
近
處喚道
是沒羽箭

看情癡



魚遊春水

風流魚在衣醉是教情情
東家弱體難拘一任東風搖
曳翠橫眉黛遠山聲紅褪
鞋帶白蓮瓣如冰如江心魚
遊春水

吳文英



東風齊着刀

綠展新窠紅舒蓮的度院深
沉香心揜亂棋手到圍林堪
翠芳叢蔽日繞脩竹慢講閑情
綠陰裏香蓮豈承玉笋半夢
托當愁難禁情女伴暫作由
凡花猶壽風不定歡、影歸空
不管腰肢久曲更難听怯、鶯啼
休離、因醉乘好風輪到伊身



一捧蓮

荷風醒暑倦。蓮葉蒲團把。
禪機慢闡。駕蓮航。接介殷。
勤。開玄門。壯來方便。你身
看。我。身。看。你。團。余。頭。做。
圓。滿。慈。心。慈。苦。海。無。邊。喜。
殺。那。善。根。種。福。

司卷吏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I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FRANCE, déclare auteur, Taiwa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udit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50)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L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I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cNEI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tembre 1994

探櫃器

本书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知识工程计划LR4-1067—C.N.R.S.资助。著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李海夫(美籍华裔)。本书由本所中理成员、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张治浩先生所主持翻译。《明清之际小说丛书》第五十卷，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86.10.27.11.55）

由圖 8

豐永吉

HMF 9:10

思無邪滙寶

結論

杜班頓 Glen DuBoisbridge (英) 英國牛津大學中文講座教授

總策 Patrick Heenan 策劃 梁國治 馮永健 吳志基 馮錦堂

傅月童 Donald Holman 的 30) 英倫皇家研究所 同 理 任

夏克·提C⁺ H₂ 1.5 μm 光谱 美国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

伊藤雅光, L. Idetani (海) 前掲四国大学法學部文庫 NO.6

曹世文 Andrew Law (ed.) 法蘭克與馬爾中法系討論

剛性補償 中頻及低頻響應不良時採用此種補償法

鹿波瑪 P. van der Loo (美)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劉仲輝 Y. W. Yue (ed.)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

原文王: Jacques Paternotte 制 准備冠冕及飾物匠師

● 中译英 Andromeda Plate 附 希腊女神安德洛墨达 附 希腊万神殿图

李國清 Boris Blais (中) 當選國際自由黨領袖

渡邊 野太郎 Hatanaka Taro, 日 自治医科大学名誉教授

● 品牌：中德北德福尔达理工大学联合研究所开发

主 機

陳慶堃

主編 陳永平 李國士

上海海關及稅務司署 調查員

王秋楠 鳳城創刊大學第三

南京大學歷史系 趙世瑜教授

2010

王三慶 武物不覺中主筆

康恩·維平及品牌經理工作

改 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部王世昌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22(2009)01-0045-05

主編 謝國興 副主編 謝國興 謝國興 謝國興

胡惠川, 中國大學生區及自推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執行要旨

陳永華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繡榻野史／(明)呂天成著．一初版．一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 [民84]
面：公分．一(思無邪匯寶；2)
ISBN 957-8592-39-6(精裝)

857.4

84007715

思無邪匯寶(貳)

繡榻野史[醉眠閣本／本藏本]

發行人／葉貴英

總經理／蔡松田

主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譯／吳秀梅、羅文翠

美編／許淑菁、孫秀琴

校對／湯秀蘭、李英嬌、楊淑儀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14F

電話／(02)7730868

傳真／(02)7764299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錦麗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版／1995年8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全書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室：精裝)

ISBN957-8592-39-6(單冊：精裝)

